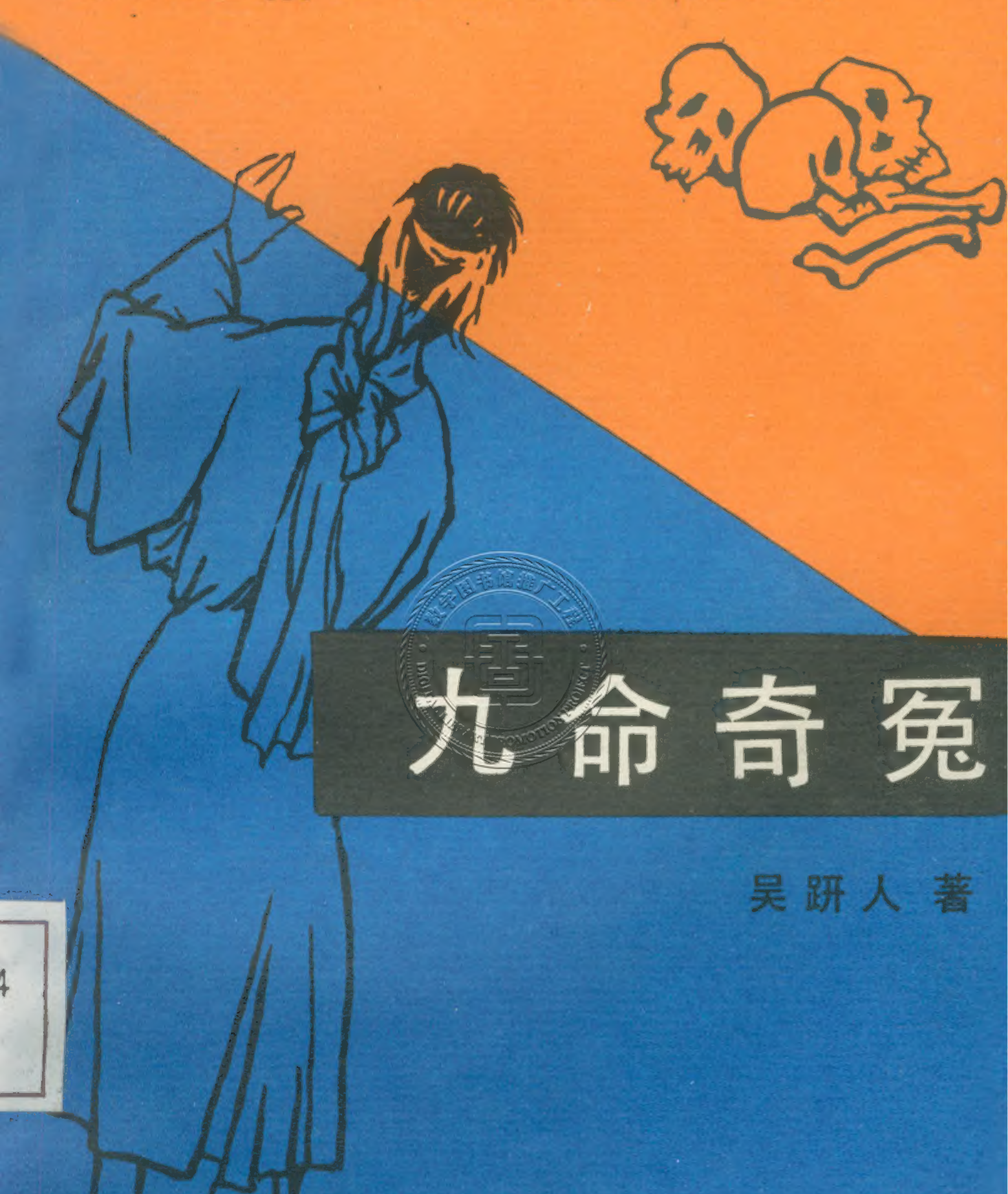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九命奇冤

吴趼人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主编 夏传才·

九命奇冤

吴趼人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编辑说明

近代文学，即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在中国革命史上，它起过启蒙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进步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艺术传统，在题材内容和文学形式两个方面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在内容上，它以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为基本主题，自觉地使文学成为现实政治社会批判的工具，或直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密切配合维新运动；或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宣传鼓动。在文学形式上，它突破旧有形式，语文合一，趋向通俗化和多样化。这些改革，形成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由于近代文学自觉地为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服务，因而要求文学必须注意不同层次的读者，力求通俗化。通俗化的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白话文，文字浅显，易读易懂，形式自由，表达方便；一方面利用广大社会阶层所熟习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倡导“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和“小说界革命”，并亲自写白话小说；著名革命家陈天华、秋瑾也利用通俗文学形式，或写白话小说，或写民间唱本；还有许多作者运用戏曲、话剧等形式。当时通俗文学呈现繁荣的景象，起到宣传变革，鼓舞士气，开通民

智，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

近代通俗文学面向广大社会群众，这个层次的文学，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进步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近四十年来，我们偏重于研究高层次的“正统”文学，而对近代通俗文学却很少研究。

近代通俗文学包括白话小说、戏剧、民间故事、唱本、民歌，数量众多。以影响最广泛的白话小说而论，人们一般只谈到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其实名称可考者近五百部，其中确有一些优秀和比较优秀之作。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民间故事和民歌，各种弹词唱本和地方戏曲脚本，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我们过去注意不多，当代读者很少知道。由于时日长久，又经十年动乱，大部分材料散佚，为了向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实际的作品资料，我们就目前接触到的资料，编选这套《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这套资料以编选实际作品为主，附录有关史料，编选的原则是：

一、编选在旧民主主义各次运动中或在社会上有影响，以及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或革命家的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除了它们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具有史料价值。

二、编选重要作家的各种较好的作品，这样，除了已经流行的该作家的代表作，读者还能读到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助于对这些作家的全面了解和研究。

三、编选的作品要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或艺术价值，

内容比较健康，或写作上有某些可以借鉴之处，具有可读性。当然，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看到作者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对它们内容上的错误和缺点，要作必要的分析说明，对极个别描写过黄的语句作必要的删节；凡删节之处均应作出标记。

四、现在已经广泛流传的作品（如四大谴责小说）；有的作品在建国后曾经印行，但经过三十年，读者已很难得到，而又确有研究价值，当酌情编选。编选时将根据原本，重作校订。

五、每种作品有序言，包括作者介绍、版本和整理情况、内容评介。

由于我们见闻不广，限于我们学力不足，编选未必得当，整理难免不妥，评介或有错误，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指正，以便改进工作。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选小组



前言

《九命奇冤》是“我佛山人”(吴趼人)重要的代表作。它是根据清嘉庆时粤人安和所著《梁天来警富新书》(又名《七尸八命》)改写而成的，全书共三十六回，最初发表在《新小说》上，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至次年(1905)十二月印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共三册。以后的翻印本有：一九二六年九月世界书局本，由魏冰心标点并作序；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文化出版社本。此书三十年未曾再印，读者已不易得到，为提供研究，我们重作校订，并附录有关研究资料。

《九命奇冤》自发表至今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对于这部较成功的作品，人们却论述不多。一般人认为，《九命奇冤》是改编前人的作品，而且写的是雍正年间的故事，没有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的现实面貌。然而，也有的学者曾经肯定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在建国之后，刘大杰不但注意到《九命奇冤》在作者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把它和作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提并论，明确地指出《九命奇冤》是“借历史上的公案，加以新的内容，来攻击当时黑暗地狱中的贪官污吏”(《中国文学发展史》)，这确是中的之论。《九命奇冤》不仅是清代末年一部重要的借古事揭露现实的“谴责小说”，而且在艺术上有其突出的成就。

本世纪初正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期，风雨飘摇中

的清王朝已满目疮痍、腐烂不堪。但统治阶级并无图治之思，却自欺欺人地为本朝所谓吏治严明、官吏清廉的清明盛世唱着挽歌式的赞歌。其实，拨开虚假的帷幕，就是清统治者所引以为荣的“清明盛世”，也不过是徒有其表，名不副实的空架子，吏治的腐败也早已是有清一代封建王朝的痼疾。吴趼人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在小说第一回里便明确告诉读者：“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这位雍正皇帝，据故老相传，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于国计民生上，十分用心，惩治那婪官污吏，也十分严厉，并且又明见万里，无奸不烛。……然而这个故事，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却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弄得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却不迟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岂不又是一件奇事？”其实奇事也并不稀奇，作者在小说中作了细致而深刻的描写，他无情地抨击和揭露了这“顶好的吏治”，也尖锐地讽刺和否定了“英明神武的皇帝”的政绩。作者“要写的是最清明的时代最黑暗的事”（阿英《晚清小说史》）。清明盛世尚且如此，现实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这岂不是用反衬方法，一笔写出了雍正皇帝的“清明”，一笔又写出了现实地狱一般的黑暗真相吗？

《九命奇冤》描写的是一桩屈死九条人命的特大案件由发生、发展，历尽艰难曲折，最后终于使沉冤得到昭雪的全部过程。实际上这一案件的是非曲直是再明白、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事件从发生到最后的解决，却经过了几年的功夫，经过了若干个有望又无望、无望又有望的回合。围绕这场人命官司的逐步升级，作者那犀利、冷峻的目光紧紧注视着那个掌握子民生杀大权的时代窗口——衙门。且不算小说第二十四

回写梁天来家田禾被抢，凌贵兴只花二十两银子便买通了个黄千总，致使强徒被纵、梁家遭殃。从梁家闹出七尸八命的这桩大案，经过了知县、太守、按察、巡抚、制台等无数个官衙，这其中除了两广总督孔大鹏是个清廉刚正之士，其他诸如黄知县、鲍师爷、刘太守、焦按察、李巡检、杨制台等人，没有一个不是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难怪作者面对这黑暗地狱，要发出"广州城里没清官，上要金银下要钱；有钱就可无王法，海底沉埋九命冤"的悲叹了。钱能通神，大小官吏无一不受"财神摆布"，这是当日官场上的公开秘密。但关节打通、收受贿赂之后，各衙门的表现又花样翻新、各有千秋。象黄知县、刘太守及焦按察，虽然故沉冤案，但在受贿之后仍阅一阅呈子，开堂听一听审，作作表面文章；而新任总督杨制台在接受了被告凌贵兴的千金重礼之后，居然连原告梁天来拦舆递上的呈子，看也不看，便"在轿里掷了下来"。仅此一件便可看出官吏的枉法渎职达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

金钱、银子在封建末世衙门中的巨大神通，善良、慈祥、饱经人世的凌氏老太太起初就看得十分清楚。早在梁家屡屡被抢被砸、梁氏兄弟遭劫挨打的时候，她就规劝儿子能忍则忍，决不要冒险去打什么官司，因为历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经验是痛苦的，痛苦得令人不寒而栗。作为长子，宽厚、温和的梁天来当时听了母亲的谆谆教诲之后并没有完全确认衙门中这唯一的信条，他要争一口气，与横行霸道的恶人斗一斗。因此，在闹出七尸八命的官司之后，他含冤一次又一次地上控，但几乎毫无例外地一次又一次地败诉。在历尽艰辛，弄得几乎全家破败的最后时

刻，他也不得不哀叹“此刻世界上只要有钱，谁还讲理呢！”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一次又一次向人们宣示：“清明盛世”就是如此“清明”。

围绕“财神摆布”这一命题，作者在信笔暴露衙门中贿赂公行、贪赃枉法的同时，也捎带描写了科考中买卖关节的丑恶内幕，小说第三回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描写：

> 陈大人道：“老兄没有干过这等事，无怪不知此中玄妙。譬如讲定了价钱，只要他说给你几个字，你就牢牢地记着，等下场的时候，你却把他说的那几个字嵌在首先的破题里面，他看见了，自然就取中了。”……贵兴道：“不知要多少价钱？”陈大人道：“中一名举人，是五千银子，我作中人的，也要一千五百的酬劳。要是想中经魁，却要一万银子，我的酬劳也要三千，这是我这里的实价。”

此次凌贵兴真得破费大大的一笔，虽然受骗上当，连个举人影子也没捞到，但通过这一件事，科举弊端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如果再把它和《官场现形记》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类似题材的描写对照一下，那么事件本身的真实程度将进一步使我们确信无疑，也将使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作者在描述这一历史故事时所追加进去的当代因素。

这部小说演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它不但曲折生动地描写了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且也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在不很长的篇幅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出现了三四十个，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具有一定典型性的要算丧心病狂的土豪劣绅凌贵兴了。这个凌贵兴，曾经“下帏读

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上了算八字的骗子马半仙，因了这个马半仙胡诌的几句“风水”话，又加上地痞流氓凌宗孔里外挑拨，凌贵兴便一层深似一层地陷入灭绝人性的无边泥潭。起初，当个人的贪欲和无耻还没有极度膨胀、恶性发作的时候，他似乎对自己的所谓仕途不顺并未过多计较，只是认为“是我的晦气罢了，怨什么风水！”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愚蠢和贪欲齐头并进，一起发作，达到无法克制的疯狂程度，什么姑亲表兄、理智人性、仁义良心、名誉道德，都被他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的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变成了与人形不同的兽类；而是从一个书香学子逐渐变成一个仅存人形而几乎淘空内心一切善良、美好东西的躯壳，并且死心踏地，至死未思悔改和自拔。我们看到的是：挖掘梁家的坟头，他不解气；捣了梁家的后墙，填了梁家的鱼池，他不甘休；栽赃陷害，劫了钱打了人，他意犹未尽；直到火攻石室，熏杀七尸八命，还仍为没能杀死梁氏兄弟而愤愤然。更为下流的是小说第七回写凌贵兴竟用打一巴掌给一担米的办法，唆使潦倒已极的老实人凌易行痛打仇人梁天来。这一笔可谓绝妙，它写来看似平常，但稍谙世事的读者一眼便可看出作家构思这一情节的匠心。就是这么一个并不显眼的情节，凌贵兴手段之恶劣、灵魂之肮脏、人格之卑琐，便活脱脱地呈现出来了。

纵观凌贵兴性格发展变化的历史，其踪迹是比较明显的。这里有外部原因，譬如凌宗孔的挑拨煽动、引诱纵恿，区爵兴的出谋划策，点化指导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决定因素还是在凌贵兴自身。作者不但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悬接照应恰到好处。如小说第二回写梁朝大病故后梁氏兄弟与凌

贵兴平分"广源字号"财产，最后分剩下的二十四个玉石花盆的情节最为典型：

> 于是两人各各写了投票，交了出来，邀了证人，当众拆开。天来出的是一百零五两，贵兴只出了八十两。天来马上去兑了一百零五两银子，亲手交与贵兴，贵兴不觉后悔起来，对天来道："这两样东西，弟倒也心爱，只因一向在家读书，不知物价，所以出得贱些。如今我多加五两，共作一百十两，请表兄让与弟用如何？"天来本是无可无不可之人，当下正欲答言，尚未开口。那旁边一个作中证的老伙计道："这可使不得！当众投票，是极公正之事，此刻票已开了，又来加价，起初又何必投票呢！"……贵兴迫于众论，不得已接了天来的银子，怏怏不已。

这个细节不但写出了此时凌贵兴恶霸兼无赖气质的某种端倪，也预示了他今后性格发展的大致走向。果然，小说第十二回写了凌贵兴支使凌宗孔抢走梁家从"广源字号"分到的二十四个玉石花盆。这一笔既是小说情节上的照应，也是对凌贵兴性格发展的前后呼应。这样写就使凌贵兴这一人物性格的发展不但开始有厚实的铺垫，而且结果也自然而符合逻辑。凌贵兴这一形象无疑是"我佛山人"对近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除了凌贵兴之外，作者还较成功地刻划了"赛诸葛"区爵兴和"落地蜈蚣"凌宗孔的形象。他们是凌贵兴的两个得力的帮凶兼爪牙，是土豪劣绅豢养的走狗典型；同时他们又一起扮演着教唆犯的角色。两个人一文一武、一软一硬，二者合

在一起，在凌贵兴罪恶的人生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并不亚于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之于拉斯提涅，只是有时他们表现得比伏脱冷更无耻，也更明目张胆。作者对其使用笔墨不少，性格描写有比较鲜明，唯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两个人的性格自始至终变化不大，没有什么发展。

小说中没有写出成功的正面人物形象，就是作为凌贵兴直接对立面的、贯穿小说始终的主人公梁天来，给人的印象也不深刻。他的性格特征可简单概括为宽厚和忍让，犯而不校差不多是他的生活准则。因此为了恪守封建传统道德规范，自己差一点成为这种封建传统道德的牺牲品。小说中关于梁天来的全部描写，对读者来说，动人的不是他的性格和形象，而是他悲惨而曲折的身世遭遇。

《九命奇冤》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谴责小说"。它虽然还带有某种从讲唱文学脱胎而来的痕迹，但从总体上看，作品所体现出的小说观念是较新的，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略优于同时代同题材的其他作品。

首先，小说在情节叙述上打破了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采用倒叙的方式，把整个故事中最紧张、最动人的情节提到小说的开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情节悬念，一开篇便紧紧吸引住了读者，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这种结构方式似乎是受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的影响，它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代表作《复活》，托尔斯泰从小说开篇玛丝洛娃被提出狱、接受审判把读者一步步引向十九世纪末期的俄国上流社会，通过痛快淋漓的揭发与暴露，从而尖锐批判了沙皇政府统治下的虚伪的道德和法律。而吴趼人则从小说开篇凌贵兴攻打石室把我们一步步引向二十世纪初叶中

国封建末世的一道道衙门，用他那犀利之笔代替拚杀之刀，刺破一层层腐朽和罪恶的帷幕，把丑陋和罪恶向世人作了赤裸裸的展览，这是《九命奇冤》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成就。

其次，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采用对比与互补的方法，衬托和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刻划人物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有意把人物分成系列、组成对子，随着事件的发展，在对比或互补中揭示人物性格。大而言之，如书中描写的作为敌对双方的梁、凌两家就构成了鲜明对比，梁姓是良家平民，含冤忍让，凌姓则是土豪恶霸，仗势欺人。小而言之，书中的人物，如同是本家族中的代言人，梁天来和凌贵兴就形成了对比，梁天来宽厚真诚，柔中有刚，凌贵兴则丧心病狂、色厉内荏；再有同是凌贵兴族叔，凌易行和凌宗孔也形成对比，凌易行老实木讷、知错即改，凌宗孔则寡廉鲜耻、无恶不作；还有同是两广总督，孔大鹏和杨制台也对比鲜明，孔大鹏清廉刚正、仗义执法，杨制台却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小说在描写过程中有时为了突出某人的性格特征，往往利用另外一个在某些方面可堪与比肩、但又不甚相同的人物作为其性格特征的一种补充，从而使要突出的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和鲜明，如凌贵兴一方的凌宗孔和区爵兴，梁天来一方的施智伯和张阿凤，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

再次，小说有时以作者直接站出来阐发议论的方式抒发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这些议论一般分寸适当、运用得体，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小说第七回作者对迷信骗人的议论和第九回对凌易行妻郑氏的议论，不仅观点鲜明正确，而且

后情节的过渡上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至于这部小说的缺欠和不足，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讲，它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坏贪官、好皇帝思想，同时对农民起义也时有歪曲和诋毁（如小说第九回借正面人物桂仙之口把梁山英雄同盗贼强盗相提并论），这是作者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在艺术描写方面，小说有些地方描写过于张皇，武侠兼神话的色彩比较明显，这就使一幕凄惨的悲剧无端涂上了喜剧色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说的价值。

（王长华）

目　　次

第一回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

“哙！伙计！到了地头了！你看大门紧闭，用什么法子攻打？”“呸！蠢材！这区区两扇木门，还攻打不开么？来，来，来！拿我的铁锤来！”“砰訇！砰訇！好响呀！”“好了，好了！头门开了！——呀！这二门是个铁门，怎么处呢？”“轰！”好了，好了！这响炮是林大哥到了。“林大哥！这里两扇铁牢门，攻打不开呢！”“唔！俺老林横行江湖十多年，不信有攻不开的铁门，待俺看来。——呸！这个算什么，快拿牛油柴草来，兄弟们一齐放火，铁烧热了，就软了！”“放火呀！”劈劈拍拍，一阵火星乱迸。“柴草烧他不红，快些拿木炭来！”“好了，有点红了，兄弟们快攻打呀！”豁剌剌！豁剌剌！“门楼倒下来了，抢进去呀！”“咦！怪道人说梁家石室，原来门也是石的。“林大哥！铁门是用火攻开了！这石门只怕火力难施，又有什么妙法？”“呸！众兄弟们有的是刀锤斧凿，还不并力向前，少停，凌大爷来了，倘使还没有攻开，拿什么领赏！”“是呀，我们并力攻打上去，不怕他铜墙铁壁！”好忙呀，刀儿，锤儿，斧子，凿子一齐乱下。“好了，我这里打下指头大的一点来了！”“我这里芝麻大一点也没有动呢！”“哎！攻了大半个时辰了！我老林打家劫舍，也不知经过几百回，却没有经过这样为难的事，兄弟们不要白费力了，没个法儿，用软梯上去吧！”“不中用！这一个石室，没有天井，就有两个窗

户，也不过一尺来高，四五寸宽，哪里进得去！”“那么，我们掘地道来！”“也没用，这个牢房，是我老子在世的时候承造的，他常常说起，说这牢房底下，四围打下了一丈二尺深的沙桩呢。”“这可难了！”轰！轰！轰“这是三响号炮，凌大爷到了！”“凌大爷，这石室攻打不开，还求示下！”“吓！你们在我跟前夸了嘴，此刻闹到骑虎难下，难到就罢了么？”“大爷不要动怒！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快点说来。”“好在大爷不是要取他的钱财，……”“我大爷有的是铜山金穴，要他钱财做什么？这个不消说得！”“只要结果他一家性命，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不须打破他这牢房，便可以杀他个寸草不留！”“也罢！我本来只要杀了他弟兄两个，争奈他全不知机，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的了！老林！你就施展你那妙计吧！”“兄弟们搬过柴草来，浇上桐油，就在这门前烧起来，拿风箱过来，在门缝里喷烟进去，……阿七！你飞檐走壁的功夫，还使得么？”“老实说，我虽然吃了两口鸦片烟，这个本领是从小学就的，哪里就肯忘记了！”“既这么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都用柴草塞住了，点上一把火。”“可以，我就干这个。”“凌大爷！这里有马鞍，你且坐在上风一边，看俺老林成功也！兄弟们快来动手！”好热闹呀。怎见得？——

毒雾迷天，浓烟匝地，风过处红火焰焰，火低时黑气腾腾。添柴草的奋不顾身，遑问焦头可虑；拉风箱的乱抒双臂，不辞烂额之劳。四壁厢犬吠鸡飞，一霎时神号鬼哭。尽任他锣声震地，官军赴援无人，只听得炮响连天，贼徒声势愈大。桐油烟臭恶难闻，向石门缝中钻去；催命符容情不得，从阎罗殿上颁来。叫尔室中众人，化作冥司群鬼。纵不

似北京的挂炉烧鸭，也要做江南的异味薰鱼。

“这会烧够了两个多时辰了！大约此刻已有四更多天，这牢房里的人，是活不成功的了！凌大爷！我们散吧！”“好呀！这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旋歌’，走呀！打轿子过来！”哄哄哄一阵散了，这一散不打紧，只是闹出一段九命奇冤的大案子来了。

哎！看官们，看我这没头没脑的忽然叙了这么一段强盗打劫的故事，那个主使的什么凌大爷，又是家有铜山金穴的，志不在钱财，只想弄杀石室中人，这又是什么缘故？想看官们看了，必定纳闷；我要是照这样没头没脑的叙下去，只怕看完了这部书，还不得明白呢。待我且把这部书的来历，以及这件事的时代出处，表叙出来，庶免看官们纳闷。

话说这件故事出在广东，我闻得各处的人，都说广东强盗多，广东果然强盗多，这句话我也不能代广东人讳；但是大凡做强盗的人，无非是些无赖地痞，亡命少年，从没有坐拥厚资，名列缙绅，也去做强盗的道理。然而这件事，却是一个坐拥厚资的人去做强盗，并且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阀阅名门的子弟，却也是纳监读书，充做书香人家的人。似他这等人，也做了强盗，岂不是一件奇事？并且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这位雍正皇帝，据故老相传，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于国计民生上，十分用心，惩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严厉，并且又明见万里，无奸不烛，至今说起来，大家都说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然而这个故事，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却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弄到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却不迟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岂不又是一件奇事？

要知道这件奇事的细情，待我慢慢一回一回的表叙出来，便知分晓。

第二回　广源店股东拆股
马鞍街星士谈星

却说广东素称繁盛之区，向来商贾云集，百货流通。从前海路未通，往来北省的人，多是取道江西。这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南雄岭。这南雄岭是广东省南雄州所属的地方，过往之人，都要在此地经过，因此朝廷就在这个所在，设立税关，征收关税。南雄地方，就成了个南北通衢，客商辐辏；那些多财善贾之流，多在那里开行设店。

内中单表一家绸缎铺子，招牌是“广源字号”。这广源是郎舅两个合伙开设的，一个姓梁，名叫朝大，一个姓凌，名叫宗客，都是广州府番禺县人氏。这凌宗客就是梁朝大的妻舅，郎舅二人，情投意合，生意十分茂盛，后来宗客在别处发了一票大大的横财，先就回到省城去安闲度日。所有南雄生意，都归与朝大经管。不料乐极生悲，这凌宗客发了大财之后，安享得没有几时，就呜呼哀哉了。遗下一子，名叫贵兴，表字祈伯，向来下帏读书，纳粟入监，以为考乡场地步。此时丁了忧，正好庐墓读礼。谁知过得年余，梁朝大在南雄，也一病身亡。朝大两个儿子，长名天来，次名君来，其时正在番禺谭村居住。一朝得讣，不必说，自是星夜奔丧而去。到得南雄，料理丧事已毕，细查近年生意，却是日见清淡。兄弟二人商量道：“母亲年纪已高，我们不便远离，设店在此，没人经管，也不成事。凌表弟他向来读书，未必肯来经理，

不如写信通知与他，请他来此，眼同盘顶与别人。盘出多少现银，我们照老股公摊，一来免了这头牵挂，二来得了现银，我们回到省城，也好再图别业，想凌表弟也未必不肯。”商量定了，就写了封信，去通知凌贵兴，贵兴得信，果然来了。

兄弟两个，再把上项主意，诉说一番，贵兴也点头应允。当下三人定了主见，就招人盘受，不多几天，交易都算清了，自然都是二一添作五的分了。只剩下二十四个玉石花盆，及一堂花梨木椅桌，因为议价不合，还没有受主。天来同贵兴商量道：“我们不能为了这两样东西，只管耽搁，好在这个大家都用得着的，不如我们两家分了吧。”贵兴道：“好好的全副东西，分散了就可惜了！不如我们两个投票估价，出得价高的，拿出钱来，拿了东西去，拿不着东西的，可得了那价钱，岂不是好！”天来道：“表弟高见不差。”于是两人各各写了投票，交了出来，邀了证人，当众拆开。天来出的是一百零五两，贵兴只出了八十两。天来马上去兑了一百零五两银子，亲手交与贵兴，贵兴不觉后悔起来，对天来道：“这两样东西，弟倒也心爱，只因一向在家读书，不知物价，所以出得贱些，如今我多加五两，共作一百十两，请表兄让与弟用如何？”天来本是无可无不可之人，当下正欲答言，尚未开口，那旁边一个做中证的老伙计道：“这可使不得！当众投票，是极公正之事，此刻票已开了，又来加价，起初又何必投票呢？倒是当面讲价的好了！与其开了票之后，再来加价，又何必开票呢？不是徒然多此一举么？并且凌世兄当面加得，梁世兄自然也当面加得。倘使梁世兄也是心爱此物，也加起价来，岂不成了个争端么？依我看来，还是依投票之价，梁世兄得去为是，免得因此些微

小事，你两家中表，起了争端。此是老夫愚见，依与不依，听凭你们二位尊裁！”众人齐声道：“老丈之言甚是！倘不如此，我们今天承邀作证人，也是白白多此一举了！”贵兴迫于众论，不得已接了天来银子，怏怏不已。当下诸事停当，表兄弟三人，一同买舟返省。天来兄弟，自回谭村不提。

且说贵兴与天来分手之后，只叫家人雇人挑了行李回去，他自己却散步街头。偶然走过马鞍街，只见一家门首，围着许多人观看。贵兴抬头看时，只见那家门首，挂着一面簇新招牌，写着“江西马半仙，专参六壬神课，兼精命相，阴阳地理”十九个字。贵兴看罢，心中暗想：我向来在此走过，未见有此，想是新到的，何妨前去领教他一回呢？想罢上前，分开众人，走到门内。只见屋内摆着一个课坛，上面坐着一人，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布长衫，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对襟马褂，颈上还围着一条玉蓝绫子儿硬领，黑黑儿，瘦瘦儿，一张尖脸，嘴唇上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八字胡子，鼻子上架着一个玳瑁边黄铜脚的老花眼镜，左手拿着一支三尺来长的竹旱烟管，嘴里吸着，鼻子里一阵一阵的烟喷出来。右手拿着一柄白纸面黄竹骨的折叠扇，半开半合，似摇不摇的，身体在那里晃着。隔着那眼镜上的两片水晶，看见他那一双三角眼睛，一闪一闪的，乍开乍闭，贵兴向前拱手道：“先生请了！”马半仙听见招呼，连忙呵了一呵腰，左手放下烟管，把鼻子上的眼镜除了一除，嘴里也说：“请了请了。”一面说着，也向贵兴打量一番，只见他生成一张嫩白脸儿，滴溜滴溜的一双小眼珠儿，薄薄的嘴唇儿，高高的颧骨，露露儿的鼻孔，头戴细黑布的瓜皮小帽，上头缀着个核桃大的蓝帽结子（粤俗：素服，帽结用蓝不用白），帽檐上

面，却缀上一块天蓝宝石的帽准，身穿细机嫩蓝布长衫，手执一把宫扇式的纨扇，脚上蹬一双挖花京式素鞋，那鞋底儿足有一寸多厚，举止浮动。打量过了，心中早有了主意，一面低下头来，在桌子底下拉出一把凳子来，说声“请坐”。贵兴也不谦让，就便坐下，嘴里说道：“先生敢是初到敝地，难得多才多艺，特来请教算一个八字。”马半仙道：“如此请教贵造。”贵兴便将生辰八字，一一告知；半仙戴上眼镜，提起笔写了出来，起了四柱，侧着头，看了一会，又轮着指头掐了一会，放下笔来，除下了眼镜，捋了捋胡须，打了一声咳嗽，双眼望着贵兴道“贵造是一个富贵双全的八字，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已有二十多年，似这般八字，却也不会遇过几个。还记得十五年前，小弟到北京去，有人拿了一个八字来算，我算得他非但富贵双全，并且才兼文武，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只有一件奇怪，他到了晚年，有一步运，遇了七煞阳刃，据飞星划度算去，恰好那两年，又是丧门、披麻、亡神、白虎、暴败、天狗、天哭等星宿，应该不得善终，要过刀而亡的。然而好的我就依书讲命，一齐说了，到了后来那一步运，我只得说是恐怕要有点小耗失，起居出入，要谨慎些。你想我们江湖上人，只这句话，就是教人趋避的了，然而算的时候，我可并不知道是哪个的八字。到后来方才有人告诉我，说是年羹尧大将军的八字。那时我自己还不相信，怎么像年大将军那样荣华富贵，会过刀而死呢？这个八字一定算得不灵了，一定是我的功夫不精了。谁知康熙皇帝驾崩了，如今这位雍正爷登位，不多几时，就把这位年大将军杀了！那时小弟才敢自己佩服自己，一点儿也不会算错。今日看了贵造，功名富贵，虽然未必及

得到年大将军那样，然而不是恭维的话，这状元、宰相、封侯伯，是逃走不去了，并且越到晚运越好。不说别的，就是这日坐文昌，主生贵子，这一层那晚运是不必说的了，据这么看去，贵造比年大将军还高十倍呢！”

一席话说得贵兴手舞足蹈起来，问道：“请先生批个大批，要多少笔金呢？”半仙道：“据贵造而论，一生事业不少，一个大批，说不尽许多，不如批个成本的好。”贵兴道：“就批个成本，不知要多少笔金？”半仙道：“小弟这里的规矩，平常人来算，批成本是五钱银子，若是大贫大贱的八字，我算出了，就一文不要，送他一本，等他好趋吉避凶。要是大富大贵的命，也要叨光酌加一点，我可是不争论的，只看来人器量如何。俗语说的好，‘量大福大’，我也不必争，那大量的人，也断不会难为我的。”贵兴拍手道：“好好！我就送你一两银子笔金，费心同我批个成本，但不知几天可以批得好？”半仙道：“批成本的，不是含糊可以了事，先要考定太阴、太阳、经纬，追究胎元、胎息，参考七政、四余、飞星、划度，还要装地盘神煞，考查流年小限，以断定一生衣禄。大约十天之后，方可应命。”贵兴道：“不要紧，就是十天，十天之后，我叫人来取就是了。”说罢，送上一两笔金，半仙也不推辞，就便收了，又说道：“倘不见弃，小弟还当奉赠一相，是不取相金的。”贵兴道：“先生真是多才多艺！招牌上还有阴阳地理，想必也是高明？”半仙道：“不敢！小弟在家乡时，单就因为看风水看的灵，因此人家送与小弟一个诨号，叫做‘钻穿石’……”

半仙还要再说时，忽见一个小厮走来，对着贵兴请了个

安，道：“大爷回来了，为何不到家里去？隔壁陈大人来拜候呢。”贵兴听了，便立起来，辞了马半仙，带着小厮回去。

不知陈大人是什么人，来拜贵兴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接京函陈大人卖关节　除孝服凌贵兴考乡科

却说凌贵兴别过马半仙，带了小厮，回家而去，一路上细问："陈大人找我有何事故？"那小厮名唤喜来，说小也不小了，年纪也有十五六岁了，贵兴向来以心腹相待。当下喜来便答道："小人也不知有甚要事，自从大爷动身的第二天，就来过，小人回他说，大爷到南雄去了。他问几时回来，小人回说不知，从此之后，他三天一次，五天一次的来打听。今天看见行李回来，他就过来了，在书房坐等了许久，不见大爷回去，小人便出来寻访，正在没有寻处，恰好遇见大宅那边的易行太爷，说是看见大爷在这里算命呢，小人便寻得来。"一面说着，回到家中，贵兴即到书房与陈大人相见。

原来这陈大人是浙江人氏，本来是一个翰林院编修，放过一任学政，因此人家都叫他陈大人。后来因为犯了清议，被御史参了一本，奉旨革职。他革职之后，羡慕广东地方繁华，就到广东住下。赁居的房屋，恰在贵兴隔壁，彼此邻舍，常有往来，此番来寻贵兴，却是另有一事。

当下彼此相见，寒暄已毕，陈大人凑近一步说道："前几天屡次奉访，又值老兄公出未回，……"贵兴便抢着问道："不知有何见教？"陈大人道："弟接了京里一位同年的信，这位同年姓王，名字呢，此时却不便说出来。明年是雍

正四年丙午乡试年期，这位敝同年，是当今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的得意门生，已经暗暗的许了他一个广东主考，因写信与弟，要卖一两个关节。弟在贵省，是个客居，这卖关节是重大的事，哪里好去张扬起来，说我有关节卖呢？因此特来与老兄商量，看有人肯买没有？”贵兴听了，暗暗欢喜道：“马半仙之言验矣！”屈指一算，自己恰好明年五月就满服了。因对陈大人道：“不知这个关节，怎么买法？有什么凭据？”陈大人道：“老兄没有干过这等事，无怪不知此中玄妙。譬如讲定了价钱，只要他说给你几个字，你就牢牢记着，等下场的时候，你却把他说的那几个字，嵌在首艺的破题里面，他看见了，自然就取中了。”贵兴道：“此刻不能同主考当面，又怎么行呢？”陈大人道：“这也容易！倘是有人买了，少不得我要进京走一次，就是我说给他几个字，也可以使得。只要我到京之后，把那说的几个字告诉了敝同年，也是一样的。”贵兴道：“不知要多少价钱？”陈大人道：“中一名举人，是五千银子，我做中人的，也要一千五百的酬劳。要是想中经魁，却要一万银子，我的酬劳也要三千，这是我这里的实价。老兄去卖得多少，是老兄的好处，我也不管。”贵兴沉吟道：“这不太贵么？”陈大人道：“看着像贵，其实热心科名的人看起来，也并不贵。并且贵省的举人，比别省来得体面，一朝中了举人，上自衙门差役，下至赌馆娼寮，哪一处不来巴结奉承，岂不威风！就是乡党有事，出来理论理论，或者同人家说件把讼事，到衙门里去，地方官也不敢怠慢……”

一席话说得贵兴兴致勃勃，便道：“既然如此，也不必去找别人，就是我来买了，岂不是好！不过单为我一个，要

劳动大人走一次北京，未免劳驾了。”陈大人道：“不瞒老兄说，弟这里已经有了两个举人了。再能有了两个举人，或者有了一个经魁，凑够二万银子，我就动身了。”贵兴直跳起来道：“大人放心！我就认了一个经魁。不知大人几时动身，便当兑银子过去。”陈大人道：“老兄禁声，这是何等事，岂可这样大呼小叫！叫别人听去，还了得么！”贵兴连忙住口，便请教何日动身。陈大人道：“老兄这里，既然应了一名经魁，弟三五日内，就要预备动身，虽然为时尚早，然而恐怕路上有意外的耽搁。二来到了北京，干停妥了，也要早日给这里一个信，大家也好放心。”贵兴又踌躇道：“万一贵同年放不着敝省主考，就怎样呢？”陈大人道：“这个自然他会打算。既是放了别人，他也可以临时转卖出去，他也落着点回用，好歹总保你这里不落空就是了。”

当下计议停当，贵兴便转入内堂，与妻子何氏相见。妹子桂仙，过来给哥哥请安道乏，问了些南雄景致。贵兴对何氏道：“好叫娘子得知，今日回家，遇了一件大喜事，娘子要准备做举人奶奶了！”何氏笑道：“乡试还要等到明年，怎么就好准备起来？并且相公还丁着忧呢，哪能下场？”贵兴道：“娘子！你怎么把日子都过昏了？我们明年五月里，就要满服了呀！”说罢，又把陈大人卖关节的话，一一告知。何氏道：“中个举人，虽然是好，只是丢了一万多银子呢。”贵兴拍手道：“娘子好没打算，你想我们凌家，向来不甚发达，明年乡科闱姓，买‘凌’字的人一定少。加以陈大人那里已经有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姓什么，我明日索性去问了来，明年闱姓，我重重的买上了这三个字，怕我不在这闱姓里面捞回来么？只怕还有利呢！”

正说话间，喜来进来道：“大宅的易行太爷来了，说给大爷请安呢。”贵兴道：“他来了无非又是借柴借米，我不见他。你只说我路上辛苦，已经睡了。”喜来翻身出去。桂仙道：“易行叔叔，光景艰难，纵使他来求借，也是不多的，自己一家人，哥哥何苦如此！”贵兴道：“妹子有所不知，这个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见了人撅起一张嘴，除了告帮求借，再没有第二句说话，我不愿意见他。不比二宅的宗孔叔叔，他一样是个穷光蛋，却是会说会笑，又肯替人出力办事，像宗孔叔叔那样，我就常常帮助他，也是情愿的。”桂仙听了，就不言语了。

闲话少提，且说贵兴过得一天，就去打了一张一万两的汇票，又取了三千两现银，到陈大人那里去回拜，一面交托这件事，要了关节的几个字，又问了那两个举人的姓，准备买闱姓，捞本赚利；又说道：“大人进京，费心代我多多拜上王大人，明年淌能中个解元，我还准备一万两的贽敬在这里呢。”陈大人照数收下，先向贵兴道喜，贵兴更是乐不可支。再过一天，又置酒与陈大人饯行，陈大人又教了他在就近买荐卷、买誊录等事，贵兴一一谨记在心。送过陈大人后，不知不觉，过了十天，便叫喜来到马半仙处取批的命本。半仙见了喜来，送茶送烟的同他交谈起来，用言语打听了好些贵兴家事，临了才说：“这几天实在太忙，还不曾批好，再过三天就有了。”喜来只得回复贵兴。过了三天，再去取来，贵兴一看，上面批的他丙午年就要发解，丁未年连捷，大魁天下，某年开坊，某年大拜。看的贵兴手舞足蹈，如同疯子一般，嘴里只说：“这位先生真说的灵！”

正在那里乐不可支的时候，他的族叔宗孔来了，说道：

“侄老爹！乐甚么呢？想是有了甚么得意的事了，何不告诉我听听，让我也帮着侄老爹乐他一乐呀！”贵兴道：“叔父有所不知，想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叫人同我算过多少命，都是说我甚么三刑、六害，甚么血光、阳刃，都是一片放屁胡说，哪里有一个灵的？你看这马半仙算的才灵呢！”宗孔接过来，识一半不识一半的看了一遍，道：“丙午……明年就是丙午呀！他说要发解，不知解到哪里去呢？”贵兴笑道：“怎么叔父不懂这个！”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发解’是说我明年要中解元！”宗孔听了，连忙深深作了一揖道：“恭喜侄老爹！”贵兴哈哈大笑。宗孔又道：“中了解元之后，怎么丁未年又要大鬼天下呢？”贵兴益发笑不可抑道：“这是个‘魁’字，不是‘鬼’字。”宗孔道：“就是‘魁’字我也不懂呀。”贵兴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这个字吗？是状元！”宗孔吓得一骨碌爬下来，对着贵兴叩头，贵兴连忙扶起。宗孔道：“阿弥陀佛！这个我也来不及道喜了！果然如此，莫说我宗孔沾了侄老爹的光了，是凌家祖宗，只怕也要沾点侄老爹的光了！”贵兴道：“岂但如此！我们广东八十多年，没有出过鼎甲，我破天荒中了个状元，只怕广东的天也光了呢！”叔侄两个，如同做梦一般，说了半天，宗孔方才说明来意，求借二钱银子买米。贵兴给了他，拜谢回去不提。

有话则长，无话便短，转瞬腊尽春回，陈大人由京中寄了信来，说是诸事办妥，准备来吃喜酒，贵兴又是一乐。等到五月，除了孝服，又过了几时，考过遗才。一日接到京报，广东正主考，果然是姓王的，副主考姓李，心中无限欢喜。等到八月初六，宗孔便来送场，一连三场的送场接场，

都是宗孔在那里忙。三场既毕之后，贵兴便天天在家中饮酒作乐，心中稳稳的放着一个举人老爷的了。更有那宗孔格外巴结，先就到招牌店里，打听做匾额的价钱，又到木行里去问旗杆木的价钱，又到刻字店里去问刻硃卷的价钱，……今天问一样，明天问一样，问了来，便去讨好贵兴，把好好的一个凌贵兴，只弄得如醉如痴。眼巴巴望到九月初八。

这一天，说是明天要开榜了，贵兴便起了忙头。不知他忙的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盼乡榜焦心似沸　讲风水信口开河

却说丙午这一年，广东乡科，定在九月初九日放榜。到了初八这一天，凌贵兴就起了忙头了，拉了宗孔，商量开列菜单，预备定酒席，请喜酒。又取过黄历来，看了开贺的日子。又进去叫何氏，预备赏报子的赏钱。新买来的京靴，恐怕不合脚，又穿上了，在厅上走了几次。这一天的晚饭，竟是未曾下咽，到了初更时候，忽然又肚饿起来。此时宗孔已经来帮忙了两三天，听见贵兴肚饿，便叫人搬上酒菜来，陪着贵兴吃酒，贵兴忽然怔了一怔道："此刻已经写榜了，不知可曾写到'凌贵兴'三个字？"宗孔道："侄老爹只管放心吃酒，写了出来，自然有报子报到的。"贵兴此刻不知怎样，忽又想到万一不中，如何是好？自言自语道："如果不中，我今番死定了！"宗孔只顾拣大块的吃，大杯的喝，却不曾留心听得这话。贵兴忽然又顿足道："果然不中，如何是好！"宗孔道："侄老爹放心，马半仙的话，没有不灵的。我前天也去算了个命，他说我一生衣禄，都仗贵人扶助，你想我这么穷，不是侄老爹照应，哪里还有饭吃，有衣穿？这贵人扶助的一句话，不是已经灵了么？此刻已经二更了，待我去叫他们里里外外，都点起灯烛来，等着人来报喜，总要灯烛辉煌，才像个喜事人家呀。"说罢，起身去张罗了一会，果然一霎时里外通明，如同白昼。贵兴不觉哈哈大笑

起来道："我果然中了，不知要累叔父怎么忙呢？"宗孔道："这是当得效劳的，侄老爹中了解元，我的脸上也有光彩了。"贵兴叹口气道："也不望解元，只要榜上有了个名字就好了。"

正说话间，忽听得门外面一声锣响，人声嘈杂，贵兴大喜，以为是报到了。宗孔更忙着三步两步跳了出去，只听得那人声锣声，慢慢的去远了。贵兴不觉一阵心乱如麻，又想道："我才头一次下场，就中了，只怕没有这等容易。但是这一科不中，下科不知中不中呢？"忽然又转念道："不管马半仙算的命灵不灵，一万三千银子的关节，早就买定了，哪有不中之理！"想到这里，心中又是一乐，忽又想道："关节上的几个字，我是已经嵌了上去，但似乎勉强些，不知王大人看得出看不出。万一看不出来，岂不坏了事！"忽又想道："这几个是极平常的字，万一别人破题上头，也无意中弄上了这几个字，倘使主考先看了他的卷，以为是我，倒中了他，岂不是误了我的事！"想到这里，不由的汗流浃背起来。坐不住，走到床上去躺下，一会又起来走走，又自己安慰自己道："那关节的几个字，只有我知道，别人哪里有这样巧，也刚刚用了这几个字呢？"忽又回想道："天下事也难说，万一果然有这等巧事，那就怎么样呢！"侧耳听听，外面已经打过三更了。嗳！我今番不去下场，此刻倒也安安稳稳的睡觉了。虽然，盼了一夜，明日穿了衣帽去拜老师，簪花赴鹿鸣宴，也是开心的！我今年只得二十五岁，到了雍正六十四年，我八十五岁，还要重宴鹿鸣呢！"想到这里不禁扑嗤一声，自己笑起来。宗孔道："侄老爹又乐什么呢？我看那些报子，真是可恶！你听听看，外面一起一起的过去

不少了，单是我们这里他不来，真是可恶，回头他来了，且不给他赏钱，先要骂他几句。你听听看，这管怕是来了！”原来外面又起了一阵人声；再听时就去远了。贵兴道：“我也不等了，睡吧！”走到内室，便和衣睡下。哪里睡得着？不到一刻工夫，又站起来，走到外面。只见宗孔躺在床上，呼呼的睡着了，独自一人，无精打彩的，对着那残肴剩酒默默的出神。坐了一会，走过去把宗孔摇醒了道：“叔父！你听听看，已经交过五更了，只怕没有望的了！”宗孔一骨碌爬起来道：“侄老爹！不说要睡了么？怎么又出来？”贵兴道：“不知怎么，只管睡不着。”宗孔道：“侄老爹！我想起一件事来了。我听见人家说，写榜是从第六名写起的，等全榜都写好了才写前五名，侄老爹中的是解元，是要末了才写的，写得迟，所以报也报得迟了。”贵兴大悟，暗想道：“我买的是经魁，还可希冀个解元。此刻解元不解元，且不管他，好歹是个经魁，高高的中在前五名，自然填榜填的迟了，怎么我不曾想起来，白白的着急了一夜，早点想起来，我倒先去睡觉了。此刻五更时候，将近要填到五经魁了，可又不能不等了！嗳！好歹再等一个更次，中与不中也可以知道了。”宗孔起来，只是拉三扯四的闲谈，贵兴只是无心理会，定了神侧着耳去听，慢慢的觉着四面绝无声息。忽然抬起头来，见天已发白，贵兴已是急的搓手顿足。忽听得门外高叫一声“新科解元试录！”（此广东风气也，放榜之前一夕，探榜者逐名探出，连夜以活字排板，全榜既成，即印出，沿街叫卖，谓之试录，时榜尚未张挂也。）宗孔连忙出去，要买一张看，那人已经去的远了，只得回进来了。贵兴叹道：“试录已经出了，总是无望的了！买来做甚么

呢！”宗孔道：“只怕那报子找不着我们的地方，也未可知，此刻只怕榜也挂出来了！侄老爹，何妨自己去看看呢！”宗孔一面说，一面觑着贵兴，只见贵兴在那里发抖呢。说道：“叔……叔父去……去看罢！我……我……我看见有点怕呢！”宗孔道：“侄老爹不要担心，等我去看来，包你一名解元，马半仙不会骗我的。”说罢去了。

贵兴气恼一番，看看天色大明，太阳已出，没好气走到房里，纳头便睡。这一睡，睡到下午方才起来，看见红纸裹着预备赏报子的银子，还放在那里，自家觉得没意思，便跑到书房里再睡，思量莫非那姓陈的是个骗子，可惜交银给他的时候，没有要个收条，不然倒可以告他。又想道：“除非他再也不到广东，倘是再来时，我一定不放过他！”心中胡思乱想，又复睡去。这一天，连饭也没有吃。一直过了三天，宗孔才来，一来了便道：“侄老爹，不要烦恼，我这两天也着实代侄老爹生气，我想内中一定有个缘故。”贵兴道：“甚么缘故呢？”宗孔道：“古语说得好，若要求取功名，要五件事俱全。那五件事是古语传下来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依我看来，据马半仙算的命，侄老爹的命运，是好到极处的了！至于积阴功一层，别的我不知道，单是我这个远房穷叔子，哪一时哪一刻不受侄老爹的恩惠，这还不算积阴功么？讲到读书呢，我常看见侄老爹出口成章，就是说句话有时也是之乎者也不去口的，还怕文章作不好吗？我疑心的，就是风水一件事，或者有什么关碍之处，也未可知。”贵兴慢腾腾的答道：“这也未必。我父亲在时，最讲究风水，所有作灶开门，都定了方向，甚至修渠小事，也选过日子，这总是我的晦气罢了，怨甚么风水

呢！”宗孔道：“话虽如此，只怕阳宅好了，阴宅未见得十分好呢，我闻得马半仙看风水的本事极好，诨名叫‘钻穿石’，何不请他去看看阴宅呢？好在所费无几，侄老爹也不是在乎此的。”贵兴道：“这等说，就烦叔父去请他来，同去看看。”宗孔巴不得一声答应了，就来找马半仙，讲定了五两银子步金，宗孔却要个九五回用，一同到贵兴家来，叫了船摇到谭村去。

原来贵兴祖坟，葬在谭村。当时船泊了岸，贵兴、宗孔、半仙，一同登岸，来到坟上。马半仙开了罗盘，看了方向，又四面看了大局，就发起他那荒谬议论来道：“尊府这一座阴宅，前后俱是高耸，中间低陷，是个‘猫儿伸懒’之局，行门放水，极合其宜，可以断得是发科发甲，丁财两旺之地。”贵兴道：“有甚不到之处，尚望指教，不可过誉！”马半仙道：“我是依书直说，毫无褒奖，从前那位点穴的先生，很有功夫，恰恰点在这龙盘之内。东边文笔既显，西边催官亦猛，后面玄武高耸，前面朱雀坦平，四围巩固，八将归堂，应有一名状元，三名进士，举贡秀才，可保屡代不绝的。”贵兴道：“既如此，何以我今年下场不利呢？”半仙叹一口气道：“最可恨的是前边那一座石室，恰在那犯煞的位上，最宜平坦，不宜高耸。不知是哪个人的房屋，倘能叫他迁让，此地便是十全十美的了。”贵兴道：“这是舍亲梁天来的房子。”半仙道：“既是令亲，当好商量，老兄……”说到此处，宗孔拉了他一把，走过几步，半仙不知何故，也跟了过来。宗孔悄悄说道：“你见了我家侄老爹，就称呼一声大爷，也不辱没了你，你怎么称兄道弟起来！”半仙忙道：“是是是！”又走过来对贵兴道：“大爷！不可惜了小

费，总要弄了过来，拆平了他，非但可保人口平安，而且科甲不绝，千万不可错过！”贵兴欣然，送过步金，打发半仙先回去。宗孔连忙跟到船上，取了回用，又回到贵兴家来，讨这差使，要去见梁天来，商量买他的石室。

不知此去买得成功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论柴米家庭现丑态　恣鼓簧中表动争端

却说凌贵兴的老宅，本来也在务德里司居住，因为他父亲发了大财，所以又在省城盖造了房屋。贵兴借读书为名，在省城住的时候居多，就是家眷，也是时常往来两面。此次因同马半仙来看风水，就便回老宅去，所以打发半仙先走。

宗孔因为去省城伺候贵兴等榜，也多日未曾回家，此时向贵兴讨了差使，一同走下山来，送得贵兴回到老宅，自己也回家一转。妻子谢氏埋怨道："你好呀！一去七八天，也不管家里没柴没米。从前天起，灶上就没有起过烟了，闹得个儿啼女哭，叫我一个守着，你却一个人在外头乐呢！"宗孔道："不要紧，我今番再到省城走一次，包你有好处。"谢氏道："呸！饿也饿死快了，还讲好处呢！一连三天了，只在门前山芋摊上，赊了两斤山芋，就当一天米粮，还望你有好处呢！"宗孔侧着脸儿想了一想道："家里还有什么衣服没有？"谢氏道："你好快活呀！还想有得当呢！要就在身上剥下来，索性大家打赤膊过日子。"宗孔道："你不要性急。首饰呢，可还有点？"谢氏听了，立起来对准宗孔脸上狠命的啐了一口，又伸出手指在自己脸上拨了两拨道："亏你羞也不羞！我陪嫁的几件首饰，哪一件不败在你手里？你曾同我置过什么来，害得我耳朵上戴了铜耳环子，头上插了铜压

发簪儿，你要，就都拿了去！”说罢赌气，果然把那铜耳环、铜压发，除了下来，劈面掼去。宗孔嬉皮笑脸的拾起来，也不言语，往外就走。谢氏哭着说道：“天杀的！你索性把他掼了，等我铜的也没得戴，披着头发，光着耳朵，只当穿你这天杀的重孝！”

宗孔头也不回，一直走到贵兴家中，问道：“侄老爹！我来请一个示，比如天来肯让那所石室，侄老爹肯出多少价呢？”贵兴道：“闻得他们当日盖造的时候，不过一千多银子。此刻我为风水起见，说不得要多出几个钱，就是三四千也不要紧。他肯卖最好，不肯时，也不可勉强。不知叔父怎样说法？”宗孔道：“此事同他们女人说，是不中用的。我打算赶到省城，到他糖行里，同天来当面说。”贵兴道：“只是又累叔父奔走，如果事成，这中费我格外从丰就是了。”宗孔道，“这有甚要紧！我即刻去张罗一件事就动身。”贵兴道：“叔父又要张罗甚么？”宗孔道：“不要说起，刚才我回家去，看看恰好柴也没了，米也缺了！”说到这里，把那铜簪儿环儿故意半隐半现的，在贵兴眼前晃了一晃道：“拿这个去当了，好叫他们买起柴米来。”贵兴道：“叔父为了我的事，哪有叫叔父破费的道理？不必当，我这里拿去用吧。”说罢，拿出十两银子来，交与宗孔。宗孔道：“明日事成，请在中费里面扣回就是了，惭愧得很呢！我也不说谢了。”说罢，辞了出来，气忿忿的跑回家中，把银子往桌子旁一掼，直挺挺的坐着，瞪起了眼睛一言不发。谢氏走到桌子旁边一看，果然真是银子，便陪笑道：“官人！当真把那铜东西换出银子来，真是本事！”宗孔也不言语，把那铜簪儿环儿，劈面的掼了过去。谢氏连忙拾起来，又陪笑道：“官

人，我们老夫老妻，无意中的三言两语，何苦动了真气！倘使气坏了你，你叫我靠哪个呢！你吃了饭不曾？可要弄饭给你吃？你喜欢吃甚么菜？我去烦隔壁王妈妈来。”宗孔也不言语，抓了两块银子，约莫有一两多重，立起来就走。谢氏等他走远了，咕哝道：“天杀的！不受抬举！我看银子面上巴结他，他倒在老娘面前闹起脾气来了！”又大声嚷道：“王妈妈，王妈妈！有空么？叫了李婆婆张嫂嫂，来打天九呀！我们那个东西又走了！大家来凑个兴儿，我要翻本呢！”

不提谢氏这里。且说宗孔离了家门，叫了一只小船，摇到省城，一径到第八甫天和糖行，来寻梁天来。原来梁天来自从南雄拆股以后，就在省城第八甫，开设天和糖行，自己带着兄弟君来，儿子养福，在行中经理一切，生意倒也兴旺。这一天，宗孔来到，名份上他是娘舅，天来兄弟是外甥，自然殷勤接待。寒暄既毕，宗孔道：“贤甥近来生意，想必兴隆，不知这糖行的利息有多少？”天来道：“利息本来甚微，不过所望销场多，就可望多中取利，亦不过敷衍罢了。”宗孔道：“此刻有一注生意，可以获到几倍利，不知贤甥愿做么？愿做的，我就说出来，不愿做的，我也免开尊口了。”天来笑道：“哪里有几倍利的生意？除非是贩古董，可奈这个，愚甥不在行。”宗孔道：“这个虽不是贩古董，却也同古董差不多，只要贤甥肯做，我便说出来，没有甚么在行不在行的。”天来道：“既承娘舅照应，又有甚么个利钱，哪里有不肯做的道理？只怕还是求之不得呢。”宗孔道：“你肯做，我就说了。我那位祈伯舍侄，今年乡试，主考瞎了眼睛，没有中他。他心中不忿，请了一位极高明的风水先生名叫马半仙的，来看阴宅风水，据说风水十分好，

应该要中一名状元，三名进士，……”天来见他忽然掉转话头，讲到风水上去，觉得不伦不类，暗暗好笑，因问道：“这是尊府的福地，才谈的是生意，怎么扯到这个上来？”宗孔道：“你不要性急，等我慢慢讲下来呀。后来又说可惜前面这座石室，挡住了风水，倘能把石室拆平了，就要马上见功的。这石室就是贤甥的尊府，因此祈伯特地叫我来，与贤甥相商，请贤甥把这石室让与他。当日你令尊翁盖造这座石室，是我知道的，不过花了千把银子。我今天来时，到祈伯那里请示，问他肯出多少钱，他一口就出了三千。我想他功名心切，就是一万，也肯出的。贤甥若是肯卖时，一万银子，包在我身上。可有一层，先要说明白，可是要三七分的，交易成了，你得七千，我得三千。贤甥，你千把银子的房子，卖了七千，不是几倍利么？”天来愕然道：“原来如此！但是这石室是先父手建，平时常常说起，他日无论家计如何，这石室不准毁卖，三代之内，必要保全。三代之外，人事变迁，也不能预为嘱咐的了。这是先父的话，此刻先父骨肉未寒，哪里就好变卖？却想不到这房子，有碍贵府风水，好不令人为难！”

宗孔见天来言语之间，似乎活动，心中暗想，以为天来嫌其分润太多，因又说道：“如果贤甥肯让，分润一节，可以从长计议，不必一定三七，就是二八，也可商量。”天来道：“不是这等说，愚甥只碍着先父遗命，是以为难。”宗孔道：“贤甥之言差矣，父命虽重，却是早已死了，与其守着死父亲的遗命，毫无好处，何如徇了活亲戚之情义，发笔财呢？”君来听得不耐烦道：“娘舅！这是甚么话？人家只有晚辈不长进，败坏先人遗业，做长辈的出来禁止，禁止不

从，还可以教训。怎么你做娘舅的，倒说出这般话来，怂恿愚甥们向不肖路上走呢！我弟兄两个，任凭怎么样，这房子是不变卖的。何况此刻靠着点小生意，还有饭吃呢，我看娘舅还是免开尊口吧。”天来的儿子养福插嘴道："说来也是笑话，人家好好的住宅房子，又是碍了风水了！考试不得中，不怪自己心眼塞，倒说主考眼睛瞎了！若要中举，何不多读两篇文章，多临两行古帖，反来要买人家的房子！须知房子底下，生不出个举人来的呀！倒是我们近来商量要起造花园，没有地基，凌表叔的房子，恰好合式，不知他肯卖给我么？”天来一声喝住，对宗孔道："小孩子的话，没有轻重，不要见怪！愚甥不敢不恪遵父命，望娘舅回去，多多拜谢祈伯，恕我有违尊命！其实风水一节，虚无缥渺，不足凭信，何必以此擾心呢！”

宗孔受了君来养福两个抢白，正没有下场，今得天来转了个弯，便一言不发，搭讪着走了。天来也不挽留，送出大门而别。

天来转身，埋怨君来养福道："就是不卖给他，也要好好的打发他，你叔侄两个，不该出言激怒他！你们可知谭村一带，乡民有两个歌谣，叫做'不怕雷公，只怕宗孔；不怕菩萨，只怕祈伯，'他两个的行为，就可想而知；这宗孔的绰号，还叫做'落地蜈蚣'，你们偏要碰到他头上，须防惹下祸来，我可不答应你们的！”一席话说得君来养福，默默无言。

且说宗孔受了一番抢白，没好气走了出来，叫了船，一口气摇到务德里司，舍舟登陆，一口气奔入贵兴家中，将天来君来养福各人说话，一字不讳，滔滔汩汩的说了出来。说

罢，暗视贵兴面色。贵兴叹道："天来表兄，能恪守我姑丈遗命，在市井之中，可算难得！"宗孔以为贵兴必怒，谁知他一点也不怒，反赞美天来，不禁愕然道："天来还情有可原，君来的话，就太岂有此理了！"贵兴道："他说的本来也是正理。"宗孔着急道："叵奈养福这厮，出言无状。"贵兴道："小孩子们，懂得甚么，何必同他计较！"宗孔道："小孩子……说小也不小了，上二十岁的人，亲也娶过了，还小么？而且天来也岂有此理！听了他儿子的话，登时也翻过脸来，说我的儿说的不错，当日凌……侄老爹，你不要动气，这是我学梁天来说的，……他说当日凌贵兴的老子，本来是个穷光蛋，多亏了我父亲提携他起来。他此刻有了几个臭铜钱，就这么放恣起来，连我的房子也要想买起来了，问他要脸不要脸？"贵兴听了，勃然大怒起来。

未知这一怒，怒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鼠牙雀角宗孔穿墉
虎噬狼吞爵兴设计

却说宗孔看见贵兴已怒，便道：“我听了他这话，代侄老爹下不来，同他争执了两句，他兄弟父子，就要动起粗来。左右邻居，都来相劝，他还当着众人，尽力的糟踏侄老爹呢。”贵兴大怒道：“无论省城，无论南雄，哪一个不知梁朝大是我父亲携带起来的？梁天来怎敢这般无礼！我与他势不两立！”说着便要往省城，与天来理论。宗孔连忙拦住道：“侄老爹何必性急！此刻去同他理论，一则他兄弟父子，同蛮牛一般，不是可以理喻的；二则侄老爹是读书斯文人，犯不着同他们去斗嘴，叫旁人看见，也失了侄老爹的斯文，何不叫旁人去出他的气呢？”贵兴道：“怎么叫旁人出气呢？”宗孔低头想了一想道：“我记得梁朝大葬的山坟，那一片地，是侄老爹你老人家送与他的，原是我凌家之地。此刻何不仍旧叫我们姓凌的人，抬个棺材去，掘去他的棺材，就葬在他那里？”贵兴道：“掘坟见棺，只怕是犯法的。”宗孔道：“若怕犯法，我们只掘破他的天罡，却不掘到见棺，他能奈我何！好歹去闹他一场，也是好的。”贵兴道：“这个事只怕没有人去做！”宗孔道：“我兄弟海顺，为人胆大，生相凶恶，若多少给他点好处，没有不肯干的。”贵兴道：“只是哪里去找那死人呢？”宗孔道：“侄老爹真是好人，何必一定要死人呢？只要胡乱去弄个空棺材就是

了。”贵兴笑道：“既如此，叔父去办吧。要开销多少，到我这里来支。”宗孔巴不得一声，来找到了海顺，告知如此如此。登时招了十多个无赖，弄了一口薄板棺材，海顺穿了一身素服，无赖抬了空棺，径奔梁氏坟地而来。七手八脚，砍伐树木，挖掘坟头。

这梁朝大的坟，原是毗连住宅的，就在屋后菜园的后面。这一天，天来的家人祈富，在后园浇菜，看见这种情形，连忙奔告老主母凌氏。凌氏听说，老大吃了一惊，忙到后面，开了后门观看，见是娘家的堂房兄弟海顺所为，不禁大怒，骂道："你们这是做甚么来了！怎样连王法都没有了！……”话未绝口，海顺手执竹竿，吼声如雷，扑将过来，骂道："老虔婆！这是我凌家之地，我侄老爹祈伯，送给我葬老婆的，干你这老虔婆甚事来，要你出来拦阻我！”

却说天来有一位叔父，名唤翰昭，住在邻近，闻声出来相劝。海顺见了，便舍了凌氏，径奔翰昭来。翰昭本是个安分乡民，从来不曾多事，看见海顺无理取闹，连忙退了回去。这里海顺带着一群无赖，恣意蹂躏一番，撇下了空棺，一哄而散。宗孔便开了帐目，到贵兴处支钱开销。贵兴一看，不多不少，恰是纹银五十两，就照数付了。宗孔拿去开发了，自己落了一大半，又拿回去骄其妻妾，自不必说。

挨过了年，宗孔的日子又穷了，又来寻着贵兴道："梁家那一座石室，阻了我侄老爹的功名富贵，我心中总是不平，夜来想得一个妙计，管教梁天来将这石室，双手奉与侄老爹。”贵兴道："不知叔父有何妙计？”宗孔道："他那石室，正对着一座土山，我们可将那土山前面，削平一块，竖起木板，在木板上面，画一只白虎，对着他那石室的明

堂。古语有两句说道："白虎守明堂，一岁几人亡"，那时他怕死人，不愁他不出卖。"贵兴道："如此叔父就去办来。"宗孔得令，连忙就去，果然在那土山脚下，竖了五六尺宽的木板，画了一只白虎，画得张牙舞爪，摆尾摇头，好不怕人。凌氏见了，又气又恼，叫人请了翰昭来商量。翰昭道："我们何不在后墙上，画一只貔貅挡着他呢？"凌氏道："除此以外，也无他法，只得就这样罢了！"遂叫人在后墙上画了一只貔貅。

看官！须知这算命、风水、白虎、貔貅等事，都是荒诞无稽的，何必要叙上来？只因当时的民智，不过如此，都以为这个是神乎其神的，他们要这样做出来，我也只可照样叙过去。不是我自命写改良小说的，也跟着古人去迷信这无稽之言，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呀。

闲话少提。却说宗孔自画了白虎之后，便日夕前来探听消息，以为梁家从此要坐立不安的了。那天看见一个泥水匠，在梁家出来，宗孔便走过去问道："请问梁家修理甚么房子呢？"那泥水匠道："不是修理房子，只因前面不知什么人，画了一只白虎，恰好对着梁宅明堂，他叫我去后墙上面，画了一只貔貅，要克制那只白虎呢。"宗孔道："画好了么？"那泥水匠道："刚好今日完工。"宗孔听了，不禁愕然。忽又问道："貔貅可以克制白虎么？不知又有甚么东西，可以克制貔貅？"泥水匠道："那可不知道了。"宗孔没好气，走回家来，思前想后，总不得一个善法，弄了那石室过来，巴结贵兴。越想越气，不觉的"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跑到外面，招了十多个无赖，径奔梁宅后面，不问情由，对着后墙一阵乱捣，登时那墙豁刺一声，塌了下

来。凌氏听见，忙到后面观看，见宗孔率领一群无赖，正在拆得兴头。因大喊道："我同凌家有什么过不去？屡次三番来骚扰我！前番海顺糟踏山坟，我也不理论了，今番索性闹上门来了！"宗孔不由分说，拿起一块断砖，劈面打来，凌氏急急闪避，未曾打中，却把一口金鱼缸打破了。宗孔见打破金鱼缸，触动了心机，登时叫众无赖，把拆下来的砖头，搬到旁边一口鱼池里，填塞起来，嘴里大嚷道："近来谭村一带，小儿多出麻疹，风水先生说，你这堵墙有碍小口，我今拆了，为众人除害，纵使告到官司，怕我输了你！"凌氏还要拼命向前阻止，当有长媳刘氏，孙媳陈氏，及孙女桂娣，一同前来劝止，扶入内室。宗孔蹂躏了多时，又抢劫了多少花卉树木，方才一哄而散。

凌氏听得外面人声已静，悄悄到后头来一望，只见拆得七零八落，鱼池填塞了一半，花盆花架，也闹得东歪西倒，不觉放声大哭。刘氏没了主意，只得叫祈富赶到省城，请天来兄弟回来商议。天来兄弟闻信大惊，连忙唤了快艇，赶回家中。凌氏一见，便大哭道："你们兄弟在外，得罪了凌家什么人，闹到这个样子！你兄弟干下来的，你兄弟还去料理，我上七十岁的人，没有几天活了，只是你们也要过个安乐日子。"天来兄弟，虽由祈富将上项事大概说知，到底还不甚清楚，只得向刘氏诘问，刘氏一一说知。天来到后面看了一遍，不觉怒道："如此，哪里还成个世界！我明天就到番禺县里，告他一状，请官勘验，好歹要罚他赔偿！"凌氏道："算了吧！岂不闻'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你兄弟的财势，哪一样敌得过凌贵兴，受了这场恶气，还不够，还要去讨一场输官司么？只不知你兄弟怎么得罪了他，

惹下这场是非？”天来便把宗孔来求买石室一事告知，凌氏闻言，只有叹气。刘氏对天来道：“婆婆不愿意打官司，官人不可违拗，再惹老人家动气，只好自己认个晦气，赶紧叫人来修理好了，仍旧到行里去招呼生意吧。”凌氏道：“媳妇说得是！这些恶棍，从此远避他点就是了。”天来无奈，只得叫了匠人来，修理坟墓，补种树木，重起后墙。过了几天，商量仍回省城，料理生意。君来道：“茶村有一笔帐，我们何妨去取了回来，再到省城呢？”天来道：“也好！”于是弟兄二人，取道茶村而去。

真是“无巧不成书”，刚刚冤家路窄，他兄弟二人，取道前行，并不留意，却被宗孔看见了，暗想这一条是往茶村的大路，他们到那里做什么呢？连忙奔到贵兴家来，乱叫乱嚷道：“侄老爹！不好了！梁天来兄弟，要告到衙门去了！”贵兴吃了一惊道：“此话何来？”宗孔道：“我碰见他兄弟两个，到茶村去，想来一定是叫人写状去了。”贵兴尚未答话，只见旁边一人说道：“放心，放心！他断不是去叫人写状。”宗孔抬头看时，原来是贵兴的表叔区爵兴。

这区爵兴本是一个斯文败类，坐了一间蒙馆，教了几个蒙童度日。平时专好结交地保衙役，唆扰讼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又略略能料点事，凌贵兴等便推服他足智多谋，上他一个徽号，叫做“赛诸葛”。当下宗孔便问道：“老表台！你向来料事如神，这回可知道他们到茶村做什么呢？”爵兴道：“茶村一带，多有苏帮客人，这苏帮客人，多半是办糖的，与他们总有往来，他们一定到那里讨帐去了。”宗孔拍手道：“不错，不错！我们何不到半路去拦截，抢了他的银子，丧丧他的气！侄老爹家财百万，本来不

在乎此，然而抢了来，我们一群穷兄弟，吃杯酒，也是好的。不知侄老爹意下如何？”贵兴道：“拦路抢夺，非但王法不容，就是旁人看见，也要抱不平的。”宗孔道：“我们多约几个人去，怕他什么？”贵兴摇头道：“不妥，不妥！”爵兴道：“纵然多约几个人，理亏也是无用。我有一个法子，要叫天来将身边所有之银，双手奉上。如其不然，即硬行抢夺，也无人敢出场拦阻。并且天来事后，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宗孔大喜，便问是何妙计。

不知爵兴说出个什么妙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假三千债抢三百银强徒得意　打五巴掌换五担米乡老便宜

且说区爵兴当下对贵兴道："如果约了多人，拦路抢夺，非但旁人看见，要抱不平，就是说起来，凌府上的人，出来行抢，也不好听。我有一计，却要写一张借票，写着'康熙四十八年，梁朝大因买受沙田，交价不敷，借到凌宗客银三千两，凑交田价，按月行息一分。'拿了这张借票，以索欠为词，他若不认时，就抢了他的银子。旁人也只知索欠，哪个敢来说我抢夺呢？"贵兴大喜，一面叫宗孔去约人，一面叫爵兴写假票，写好了，又取米尘弹染过那票子，成了旧色。宗孔已约到了凌氏一群强徒，柳郁、柳权、润保、润枝、越文、越武、越顺、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海顺、美闲，共十四人，分布要隘，预备拦截。

也是天来合当有事，倘使他兄弟收了帐，就在茶村叫了船，一径到省城去，他就没事了，偏偏想着一桩什么事来，要回家去走一遍。又因为收了三百两银子的帐，带在身上，走路不便，就叫了一只小船，摇到谭村来。那船将近码头时，天来在船上，远远望见码头旁边茶亭里面，坐着一人，正是凌贵兴，手摇折叠扇，左顾右盼。天来暗暗吃了一惊，忙将三百两银子，与君来分缠在身上。唉！梁天来这又失着了！他既然见了凌贵兴，明知道凶多吉少，就应该叫船家回转船头，摇到省城去，也就没事了，却偏偏还要投到虎口里

去。等船拢了码头，付了船钱，就舍舟登陆。只见凌贵兴在茶亭里面，一摇三摆的迎了出来。天来兄弟，要假装不见，掠了过去，贵兴哪里肯放过，高声叫道："梁老表台！请了！"天来兄弟也只好与他招呼。只见他笑吟吟的走将过来，眉目间却带着三分杀气，左有獐头鼠目的区爵兴，右有豹头环眼的凌宗孔，一个是做眉弄目，一个是擦掌摩拳，天来只得也说声"请了"，便欲走过。贵兴道："梁老表台！久不相逢，何必匆匆要去？弟有一事奉问呀。"天来只得站定了，问道："不知有什事见教？"贵兴道："从前姑丈那一笔帐，不知几时可以清还？"天来愕然道："先父有什么帐目未清？"宗孔冷笑道："侄老爹！是不是呢？我明知他是要赖的。喜得字样没有遗失，何不拿出来给他看呢？"贵兴在身边取出那一张假票来，笑吟吟的递与天来道："这是姑丈字迹，想老表台也还认得！"天来接来一看道："字迹对不对，此时且不必说，但是既然有了这笔帐，当日在南雄拆股的时候，何以不拿出来算清呢？"君来大叫道："哥哥！还有工夫同他讲理！这种借票，要还也可以，大家请到大王庙去，鸣钟击鼓，当着菩萨，我就如数交还！"

看官！看了君来这句话，好笑么？哪里有什么大王菩萨，来管你这闲账呢？不是这等说，在当日那迷信鬼神的人，大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神情。他肯叫出这句话来，正表得他是正直无私，不是赖账人呢。不比得近来风气渐渐开了，迷信的人，渐渐少了，在热心世事的人，他还在那里暗暗欢喜呢！他说好了，好了，把这神权打破了，我们中国的民智要开起来了，听天由命的话头抹煞了，实心办事的人就多了，不知刚刚不是这样说，这就叫做出人意外之事

了。怎么叫做出人意外呢？那一班奸诈狡猾之徒，他知道了鬼神是荒诞的，迷信是没用的，他却不肯在嘴里说出来，等到遇了机会，他还要借着那赌神罚咒，去行他的偷盗拐骗呢！

闲话少提。且说当下区爵兴抢上一步说道："你二位也不必强辩，也不必动怒！论理，祈伯同你二位是姑表至亲，虽然古语有'父欠子还'之说，祈伯本来念着亲情，一向不曾提起，倘使没有缓急，莫说是三千，就是三万，也不要紧。无奈祈伯近日要置办赡族义田，还少三千银子的田价，所以才来商量，不然，你想象祈伯那种肯置义田赡族的仁慈君子，他肯为了这区区三千银子，失了和气么？此刻你两位一个强辩，一个动怒，在祈伯原不要紧，只怕他凌府上各兄弟子侄，也要不答应呢！"天来未及答话，贵兴也未开言，宗孔便道："区表台的话不错！"说罢便睁圆怪眼，大吼一声道："众叔侄兄弟在哪里？"天来见神色不对，忙向君来递个眼色，意欲叫他逃走。谁知宗孔吼声未绝，早见左有柳郁、柳权，右有润保、润枝，前有越文、越武，后有越顺、越和，一齐跳将出来。贵兴、爵兴、宗孔早跳在茶亭外的石凳上，宗孔在贵兴手上，取过折叠扇，拍的一声开了，扬了一扬，大叫道："快捉住赖债贼，搜查起来！"八个人一拥上前，将天来兄弟捉住，将身上所带三百两银子，尽情搜了出来，殴了一顿，方才放手，簇拥着贵兴而去。天来兄弟，抱头鼠窜而逃。谁知到了一个转弯去处，走得急了，同一个来人扑个满怀，抬头看时，正是海顺。海顺大叫道："赖债贼在这里了！"叫声未绝，只见美闲、宗孟、宗季、宗孝、宗和，一拥而来，把天来兄弟围住，拳脚交下，又打了一个

痛快，方才呼啸而去。赶上贵兴，一同簇拥而回。

贵兴当中坐下，爵兴在左，宗孔在右，其余分列两旁坐下。贵兴便要论功行赏。爵兴递过一件东西来道："贤侄且收好了。"贵兴接来一看，却是那张假借票，爵兴道："贤侄给他看了，又不即刻要回来，我在旁边已是暗暗着急，幸得围住他时，他慌了手脚，落在地下，被我顺手拾了。这东西落在外面，终究不好，我们收起来，将来还有用处。"贵兴大喜，分付把三百两银子称开了，柳郁等以下，每人十两，尚余一百六十两。宗孔平生办事出力，爵兴计策有功，各得七十两。下余二十两，置办肥鱼大肉，美酒佳肴，叙饮庆功，欢呼畅饮了一夜。

可怜天来兄弟，被殴之后，一步一拐，挨到家中，却是痛苦了一夜。凌氏问知底里，十分心痛，也是无可奈何。养息了几天，伤痕好了，就到省城去照料生意。过了数月，天来回家省母，就在家中住了几天。一日偶然出外闲走，却又冤家路窄，遇了贵兴。原来贵兴自从纠众抢银之后，甚是洋洋得意，觉得这个玩意儿，很有趣味。虽然不是为钱财起见，然而想起那一天的情景，犹如出兵打仗一般，自己是元帅，左有军师，右有护卫，号令一声，四面伏兵齐起，那张石凳，犹如将台一般，站在上面，好不得意！终日坐在家里，实在闷得无聊，怎能够时常有这个玩意儿，玩玩就好。他终日存了这个心思，这天又在路上遇见天来，暗想天来屡次被我凌辱，当在晦气头上，怎样倒觉得他的脸上精神焕发呢！此时能再打他一顿便好，只可惜没有带人出来，若要自已动手，又恐怕打他不过。

正在踌躇之际，忽见他族叔易行，左手提着粪箕，右

手执着粪钩，远远行来。贵兴向来最憎厌他的，此时用人之际，不免招呼，遂闪在一旁，叫道："叔父辛苦了！许久不见，近来好么？"易行走近一步道："一双白手，做这最贱的营生，哪里还有意可得呢？除非你贤侄照应我，或者就可以好点了。"贵兴道："我此刻正要用着叔父的一双白手，包管马上就可以发财。"易行道："这话怎讲？"贵兴道："梁天来现在前面站着，叔父代我去打他一顿，我重重的谢你。"易行摇头道："不好，不好！天来同我有恩无怨，我如何下得手？"贵兴听了，大为不悦。恰好宗孔走到，问是甚事，贵兴告知一切，宗孔对易行道："哥哥好没思量！侄老爹是自己人，天来是外姓，纵然你受过他惠，今者何在？莫说侄老爹说了要谢你，就是不谢，这个差使也要当的呀。你看你这粪箕里，还是空的，天色要晚了，你拿什么好换钱？难道好向梁天来去讨么？"易行踌躇了半晌道："不知打了之后，怎么谢我？"贵兴道："打一下，谢你一担米，你有本事打一千下，就是一千担米！"宗孔道："你听，你听，你不打，我去动手了！"易行道："我去，我去。"放下粪箕粪钩，想了一想，走到阳沟旁边，掏了一手污泥，在脸上涂了一涂，径奔天来，举手照脸就打。天来正在站在那里闲看，忽见一个汉子，满面污泥，对着自己奔来，还疑心是个痴子。忽见他走近身旁，兜脸就是一巴掌，吓得天来不得主意，呆了一呆，接连就是两三掌，天来掩面逃走。照易行的气力打天来，就是打一千下，也还有余。只因他曾受过天来的恩惠，良心未曾尽丧，所以用污泥涂了脸，也是恐怕天来认得出他来。等到动手时，只打了几下，手就软了，天来不走，他也打不下来了。所以天来一走，他也就不追。翻

身来问贵兴道："打了几下，贤侄有数着么？"贵兴大喜道："五下五下，叔父且先回去，五担米我就叫人送来。"

易行欢欢喜喜，提了粪箕，拿了粪钩，回到家去，见了妻子郑氏，便道："娘子！快去收拾那屋子里的零碎东西，有五担米就送来了！"郑氏又惊又喜道："五担米哪里来的？"易行将上项事一一告知，郑氏听了，对着易行兜脸就是一巴掌，大哭大喊起来。

不知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明恩怨夫妻大闹　尽慈孝母子伤心

却说郑氏知道易行听了贵兴指使，打了梁天来，不觉勃然大怒，也不顾什么前后，对准易行，兜脸就是一掌。一把扭住了，死不放手，大哭起来道："你这丧良心没天理的，还有脸来对我说！你不打紧，却害得我没脸见人！你们姓凌的祖宗作了什么孽来，生出来的子孙，没有一个不是强盗！"这一哭喊，吓的易行慌了手脚，没了主意，住的房子又浅又小，早惊动了街邻众人，齐来观看，只当他夫妻寻常口角，同来相劝。有两个男子，看见易行呆呆的站着，郑氏却扭着丈夫，一味哭喊，还骂郑氏是个泼妇呢。便向易行问道："易行哥！你们为着什么事来？"易行没意思道："我也不知她为的甚事！"郑氏见塞满了一屋子的人，料想易行逃走不去，一松手，把他放了，整了整鬓发，对众人说道："今日难得众位都在这里，请你众位同我评一评这个道理！我家穷苦，是众位知道的，一年里头，总有几回灶里生不出烟来的，都靠着我们梁家那位姑太太，柴咧，米咧，银咧，钱咧，借来接济，这个众位未必尽能知道。去年我婆婆死了，家里一个钱也没有。我想家里才死了人，到亲戚家去不便当，恐怕人家忌讳，叫他到我们那位大财主侄少爷贵兴家去，求借几两银子，谁知一连去了三次，都说没有起来。第四次去，他家的人倒说大爷到省城去了。众位！这是他凌家的大财主侄少爷自

己一家人呢！那时候天气又热，眼看着躺下来的老人家，要放出气味来了！不说别的，纸钱也不曾化得一张。急得我上天没路，入地无门，十分没法，还是去求梁家姑太太。后来棺木咧，衣服咧，……没有一样不是姑太太送来。到了第二天，难得她还想到，说抬工葬费，一切都要用钱的，叫祈富送了二十两银子来，感激得我没有话说了，对着祈富放声大哭了一场……”郑氏说到这里，又大哭起来，哭了一回，又说道：“我受了姑太太这回厚恩，做梦也不敢忘记，这个我也常常对众位说的，众位也该知道！”又恨恨的指着易行道：“没廉耻的！丧良心的！这是你母亲的事，你受人家这个大恩，我问你，就是割你身上的肉给人家吃了，能报得过这个恩么？”回头又对众人道：“我们这位财主侄少爷呢，有时我们因为梁家借得多了，总是有借没还的，怕不好意思，就去求这位侄少爷，却不是睡了便是出门去了。虽然，钱是他的钱，穷是我的命，他不借我也不好怪他，也不能怨他。谁知这位财主侄少爷，今天忽然慷慨起来了，非但肯借，并且肯送了。许了这没廉耻的五担米，却叫他去把我们姑太太的儿子天来外甥打一顿。那没廉耻的今天只怕吃了屎了丧了良心的眼儿，就当真的去把天来外甥打了！众位！请评一评这是个什么道理！”众人听了就有两个对着易行狠狠的啐了两口。郑氏又道：“亏他还有脸回来对着我嬉皮笑脸的说呢！众位！他做了这没廉耻恩将仇报的事，是他凌家的种子如此，却叫我从此以后拿什么脸去见人！总是怨我命苦，嫁了这种没有廉耻的强盗男人！”说着又大哭起来道：“我不如早早死了，不拿眼睛看你，由你干去！”

说着，就歪倒身子，一头向墙上撞去，幸得人多手快，

把她拉住了，几乎碰在一个挂油壶的铁钉上。众人一齐劝道："嫂嫂！这个不是拼命的事情，有话好好的说。"郑氏道："众位不要当我是个泼妇，动不动要拼命。我进了他门，做了二十多年夫妻，没同他斗过一句嘴，也没有怨过半句穷。心中只有自己安慰自己，看他虽然是穷，却还穷得硬直，天不亏人，将来总可以望个出头的日子。就是前几天那天杀的宗孔，来约他去抢天来外甥的银子，他一口回绝了，说：'没饭吃也不干这个事，何况抢的是天来银子？就是拿刀来逼我，也不肯干的！'我听了这话，心中多少欢喜。谁知他今天平白地就变了，我不是念着公公婆婆，我要破口骂他是个畜生禽兽呢！"内中一个老人道："嫂嫂！你不要动气了，这也不是动气可以了事的，我代你们出个主意吧！易行呢，已经做错了，大凡做错了事，哪怕圣人也挽不回来的，只有认错赔罪的一个法子。此刻不如你夫妻两个，同到梁家，在你们姑太太那里，赔个罪就罢了。想来你们姑太太宽宏大量，见你们赔了不是，什么气也可以消了。"郑氏问易行道："就依了这位老伯伯的话，你去么？"

易行此时羞的满面通红，手足无措，只恨没有地缝可以钻得下去，半晌答道："去就是了！"郑氏起来，拉了他的辫子要去，众人一哄都出了门外。郑氏又托了那位老伯伯照应门户，方才同了易行出来。郑氏道："去便去，你要依我！"易行道："依什么？"郑氏道："到那里去，见了姑太太，跪了，不准你起来。姑太太骂你，不准你的脸红一红。就是姑太太恼了，拿刀割下你一块肉来，也不准你喊痛！"易行一言不发，只管顺着脚走。郑氏把手指刮了自家的脸道："羞也不羞！羞也不羞！"一路咕哝着去了。

这里众人议论纷纷，有个说易行无耻的，有个说这也难怪，他也是穷出来的，却没有一个不赞郑氏贤良。

不提这里众人评论，且说郑氏一面数落着易行，望梁家而来。恰好走出街口，遇见贵兴那里送米的，一行五六个人，挑了来，见了易行便道："易行大叔！我们大爷送米给你呢！你到哪里去？家里门开着么？"郑氏劈面啐了他一口道："谁是你的大叔？你主子才配这样叫呢！谁要你这囚粮来，快挑了回去，叫你主子拿去养喽罗，我这里猪狗畜生也吃不着这囚粮！"送米的人，不知何故，白白碰了个钉子，没好气便挑了回去，

郑氏同易行一经来到梁家，叩了叩门，祈富出来开了。郑氏同易行走进去，抬头一望，见凌氏天来等，一家人都在堂屋里坐着。郑氏一手拉了易行，抢上几步，走了进去，对着凌氏扑通一声双双跪下。郑氏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便放声大哭。凌氏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天来被易行打了几下，虽不十分痛，却也吃了一惊。跑了回来，想了一想，这个人明明是易行，想来又是贵兴主使的，遂告知母亲凌氏。正在大家议论这事，忽见易行夫妻，一同跑了进来，形状十分狼狈。天来暗暗叫苦道："不好了！路上打了不算数，要打上门来了！"及见他夫妻一言不发，跑进来，就跪下大哭，就如当头打了个闷棍一般，不知是什么缘故，连忙过来要扶起易行。谁知他膝盖底下犹如打了桩一般，哪里扶得动？凌氏要扶郑氏，也是扶不动。叫道："媳妇们快来扶起舅太太吧！我扶他不动呢！"刘氏叶氏一齐来扶，郑氏只是哭着，不肯起来，倒把他们一家人弄呆了。凌氏道："嫂嫂快站起来，有话好好说呀！"郑氏又抽噎了半晌，方才止住，勉强叫一声

"姑太太！"又哭了。凌氏十分着急，又看看易行，也在那里流泪。因说道："嫂嫂有话就说呀。"郑氏又抽噎了许久道："姑太太！我从今以后，再没有脸面见你了！"说犹未了，又哭起来。凌氏着急顿足道："嫂嫂！你这是什么话，我不明白呀！"郑氏止了哭，方才把易行如何受贵兴指使，打了天来，自己在家如何同他吵闹，邻人如何相劝，一直说到此刻特地来请罪。又道"姑太太！这件事我知道你老人家一定要生气的，但是年纪大了，不要气坏了你自己身子，请你把我夫妻两个，痛痛的打一顿，出出气吧。"凌氏道："岂有此理！嫂嫂，你快点起来，不然，我也要跪下来了。"刘氏又过来搀扶，郑氏方才起来。天来又去搀易行，他却还是死命跪着不动，那眼泪同断线珍珠一般，扑簌簌的落个不止，只差没有哭出声来。天来倒反十分过意不去，方欲开言，只听得郑氏道："姑太太！易行虽疏远些，却还是你娘家的一个小兄弟，他今天干了这忘恩负义的事，你老人家是必要教训了他！"凌氏道："何苦呢！嫂嫂，他知错就是了。"郑氏道："姑太太！今天不是我做弟媳妇的，到府上来撒泼打男人，我这里代姑太太教训了。"说时迟，那时快，凌氏身后倚着一根拐杖，早被她飕的一声拿了过来，拍挞一下在易行头上打去，回手要打第二下时，刘氏抢步上前夺住。凌氏见他夫妻如此情形，倒觉十分过意不去，回身去扶易行，易行仍不肯起来，眼中流泪不止。郑氏道："还不起来，还在这里撒你老姐姐的娇么！"易行方才起来。郑氏又走到天来刘氏前，各福了一福道："甥少爷！少奶奶！千万不要动气！这总是我做女人的不好，平日不曾劝谏他，以致如此。"天来刘氏尚未答言，凌氏先道："嫂嫂！你不

要折煞他们，你到这里坐下，我有话同你说。”郑氏走过去，坐下，凌氏执着他的手，流下泪来道：“嫂嫂！你夫妻这一来好叫我又伤心，又欢喜。伤心的是近日接二连三的祸事，都从贵兴那里来的，就是拦路抢银，殴打受伤，也都是贵兴指使我凌家的人做的。你想一班都是我娘家人，却来欺侮我夫家，我却又没有法子去压制得住。好叫我非但对着先夫有点惶恐，就是对了儿子也要惭愧。……”天来忙道：“母亲千万不可如此说，不要折煞了孩儿们！这都是孩儿们不会说话，惹了表弟生气，只是孩儿的不是，哪里好怪到表弟？母亲怎么说出这话来呢！”说着也掉下泪来。凌氏道：“没有你的事，这是我自问良心的话。”又对郑氏道：“嫂嫂，我一向对着儿子媳妇，为了这件事，总觉得自己脸上没有光彩。虽然，他们十分孝顺，非但没有说话，还时常来劝解我，你听见你外甥说的话么？他还自己担认了这个错处呢！但是他们越是这样，我这心里越是难过。”说着，不住地揩着眼泪，又道：“嫂嫂！你夫妻今天这一来，却增了我多少光彩！”郑氏道：“不来告帮求借就好了，还说增光彩呢！”凌氏道：“光彩不在穷富上，只在道理上。嫂嫂不要谈这个，我也不是为你今天来对我跪了，我就喜欢，说有了光彩，最替我增光的，是……”说到这里，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有了你这么一个明白贤慧的弟媳妇……”又移过那大拇指来，对着易行道：“又有了他这么一个勇于悔过的好兄弟，非但我脸上有光彩，连我凌家门里也有了光彩呢！总不惹人家说是凌家没有一个不是糊涂强盗！”说罢，呵呵大笑。她却嘴里虽是笑，眼泪却落个不止。到后来竟是笑不成功，哭出来了，又呛了一口，咳嗽起来。刘氏叶氏连忙过来，一边一个捶着背，陈氏

捧了痰盂过来，桂婵拿了手巾过来伺候。凌氏呛了一会道："嫂嫂！你看为了我几根老骨头，把他们忙够了，我真是过意不去呢。"郑氏道："这才是姑太太的福气呀！"

说话之间，已是晚饭时候，遂留下他夫妻二人吃饭，不一会调开桌椅。正吃饭间，忽见祈富慌慌张张来说道："不好了！宗孔舅老爷……"一句话未说完，几乎未把凌氏吓的噎住了，天来吓的逃走了，刘氏等四人慌做一团了，易行呆了，只有郑氏大怒道："这天杀的做什么！"

不知这天杀的果然做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赠衣银贤母怜贫　缢罗巾淑媛谢世

却说郑氏听见“宗孔”两字，便把双眉一竖，两眼一睁道：“那天杀的又干什么来了！”祈富道：“我们黄泥岗上，种的芋头，都被宗孔舅老爷带着几十个人一齐掘去了。”凌氏听了，只是气的摇头，说不出一句话来。祈富又道：“小的上前去拦阻，倒被他拳打脚踢的打了过来，此刻还痛着呢！”天来叹道：“掘了去，就算了，还争什么呢！”祈富道：“今日已是八月初六了，不到几天，就是中秋，要用呢。”（粤俗：中秋，于月饼外，复煮芋为饵，乡俗如此，不知其何所取义也。）天来道：“今年买来用就是了，自己家里，用得多少呀！”祈富只得退了下去，嘴还咕哝着道：“他掘又不好好的掘，把一个黄泥岗掘个稀烂。”天来只做不听见，一面还是吃饭。只见郑氏右手拿着筷子，左手拿着饭碗，呆着脸，望着凌氏，一言不发。歇了一会，将筷了一放道：“姑太太，你们甥少爷也太好说话了！怎么说掘了就算了！只管这样隐忍下去，将来越惯得他们胆子大了！嗳！这是哪里说起，他们这么闹，好叫我在这里吃也吃不安呢！”天来道：“舅母说哪里话来？虽然同是一般亲戚，好人自是好人，何必芥蒂呢！”说话间，大家吃过了饭，郑氏又对凌氏道：“姑太太！我想凌家子弟，大半都是强横凶恶的。易行在这里，天天出去，恐怕被他们教坏，我又是个妇道人家，

不能时时跟着他，想叫他离开这里，却又无处可去。我想求甥少爷，在省城同他谋一个粗工生活，叫他去做，横竖在家里也是穷，工钱是不必计较的，好叫他离了靛缸，染不着颜色……”天来不等凌氏说话，连忙答应道：“这好极了！我明天就要动身到省城去，可就叫舅父同着去，先在我糖行住下，等一有了机会，我就荐他事情。”郑氏连忙谢了，便要回去。凌氏念她穷苦，又给了她二两银子，几件旧衣服，儿媳孙媳妇们也体贴老人意思，各有所赠。夫妻二人，千恩万谢的去了。

到了次日，易行果然过来，跟天来到省城去，不多几时，天来就荐他一个事。到后来，梁凌两姓，闹了个九命讼案，等到奇冤伸雪时，一班强徒，没有一个幸免的，只有易行未曾混入强徒队里，一丝也不曾带着，这就是郑氏贤慧所致。此是后事，表过不提。

且说到了中秋那天，家家弦管，处处笙歌，好不热闹。此时正是平了“三藩”，广东经过兵变，元气初复的时候，正是从兵乱中过来，重睹升平景象。广东风气，中秋这天，家家屋上，高竖彩旗。也有七星的，也有飞龙的，五色缤纷，迎风招展。到了晚上，还高高的竖起无数灯笼，争奇斗异，好不繁华。凌氏到了这一夜，率领儿媳孙媳孙女，在庭前赏月，诸人又极意承欢。只见一轮明月初升，万家灯火齐放，好不心旷神怡。忽祈富报说，凌小姐到了。凌氏一家听说，倒吃了一惊。你道是哪一个凌小姐？原来就是贵兴的妹子桂仙，当下刘氏等只得迎出来，桂仙步入中庭，先对凌氏贺了节，然后一一相见入座。凌氏道：“自从你哥哥同我们作对之后，我们两家，只有争吵，没有往来许久了，至亲居

然变成仇敌了。今夜是什么风，吹得贤侄女来。”桂仙未曾开言，先叹了一口气道：“这也一言难尽！”说着，便扑簌簌掉下泪来。歇了一歇道：“姑妈！我父亲当日，虽然说发的是横财，却是顺理成章，自然到手的，并不是悖入之物。怎奈生了我这个哥哥，近来我看见他的举动，很是担心，恐怕不闹到灭族还不止呢！”凌氏道：“这是侄女说的太过了！他不过同我家作对，何至于像侄女说的呢？”桂仙道：“姑妈有所不知，我同嫂嫂两个，天天看着他的行为，十分担惊受怕。起先他们到姑妈这里来骚扰，什么抬了空棺材来破坏坟地咧，画白虎咧，这都是宗孔叔叔的主意。后来听说又拆了府上的后墙，这也是宗孔叔叔做的，我哥哥事后才得知道。那时我约了嫂嫂，屡次劝他，遇了他清醒的时候，还点点头。自从那天约了多人，抢了表兄的银子之后，就大不相同了。那天他抢了银子回来，我在屏后张看，只见他当中坐着，宗孔叔叔同爵兴那狗才……”凌氏道：“哪个爵兴？”桂仙道：“就是区家表叔，姑妈怎么忘记了？”凌氏道：“哦！就是他，我见你骂他狗才，倒把我闹糊涂了。他便怎么？”桂仙道：“他两个分左右伴着，还有那十多个，是在底下，雁翅儿排列着两旁坐下。他只说得一声，每人给十两银子，那十多个人，便立起来，一字儿排在下面，对他深深作了个揖，嘴里还高声唱道：“谢过大爷！”他却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等那些人谢过了，他才呵呵大笑，站了起来。姑妈！你说这是个什么样子！”凌氏道：“好呀！在家里做起戏来了！”桂仙道：“姑妈！这不成了个山贼强盗的行为么？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就变到如此。后来叫了喜来来，逐细盘问，方才知道是爵兴那狗才，不知在那里买了一部书来给他看，这部书叫做什么《水浒》，他看过一遍，

那狗才又天天来同他讲究，批评那书上的人物，说什么‘及时雨宋江，只为疏财仗义，结交天下英雄，到底在梁山泊，坐了第一把交椅，那百万家财的玉麒麟卢俊义反屈在第二。倘使他当日早早见机，怕这第一把交椅，不是他的么？后来闹到皇帝也怕了他们，降诏招安，一一授职，所以想做大官，要先造起反来……’姑妈！你想这还成个话么？他听了这些话，就同疯子一般。从前招接的，还不过是本家几个穷兄弟，近来竟有许多面生的人．外路口音的，也一般招接到家里来了。我今夜来还有一句要紧话知照，方才他又招了不少的人，在家赏月，煮了两三担芋头，在那里狼吞虎嚼。我又到屏后去张望，见有两个恶恨恨的面生人在那里。听他同众人说，等新稻熟了，叫那一班人到府上北沙那一段田上去抢割稻谷，还说：‘抢了来，你们只管大众公分，我是一颗都不要的。闹出事来，有我大爷担当呢！’为此特特赶来，给姑妈送个信，好早早防备着他。”说罢，便要辞去，凌氏道：“何妨再坐一会，就在此赏月？”桂仙道：“我是私行出来的，家中除了嫂嫂之外，没有人知道，要早点回去。”说着站起来，又对凌氏道“姑妈！我有一件事，要求姑妈照应。”凌氏问是什事，桂仙道：“万一将来我哥哥真个闹出乱子来，求姑妈看我父亲面上，照应他一点！”凌氏叹道：“他不来糟蹋我，已经够了，我哪里能照应他呢！”桂仙道：“这句话只当我白说的，姑妈且放在心里，将来或者用得着，也未可知。我今夜回去，打算痛痛的劝谏他一番。他听了便好，要是再不听时，我也不愿意再拿这双眼睛去看他了！今番回去，只怕不能再见姑妈的了！姑妈！你万事都看我父亲面上吧！”说着哭了出来，对着凌氏叩下头去，凌氏

连忙扶住道："好孩子！不必如此！也不必伤心！你姑嫂两个，好好的劝他，没有劝不好的！"桂仙含着泪，辞了回去，不提。

且说凌氏等送桂仙去后，大家叹息一番。到了明日，凌氏便请翰昭过来，告知凌贵兴要抢割北沙田稻，求他去知照各佃户，小心提防，翰昭道："他既来抢割，一定带了兵器；这些佃户，哪里抵挡得住？只好去禀报了千总衙门，请他派几名兵去防守，说不得要花点小费的了。"凌氏道："如此最好，就请叔叔走一次罢。"翰昭就到千总衙门去，报知黄千总，报说"有田地一段座落北沙地方，近日闻的有人要来抢割，求派几名兵去弹压"，却又不敢说出凌贵兴来。黄千总笑道："朝廷养兵，是捍卫闾阎的，不是带人看守田地的；我这该管的地方多着呢，倘使家家的田，都要看守起来，我这几个兵还不够呢！"翰昭无话可答。黄千总又道："这样吧，果然有人来抢时你即刻来报，我便带兵同你去拿人吧。"翰昭只得谢了出来，回去告知凌氏，大家束手无策，连那知照佃户防备的话也忘记了。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桂仙别了凌氏，回到家来，见了嫂嫂何氏，备细告知一切。恰好贵兴吃得酩酊大醉进来，桂仙不便久坐，便回房里去了。次日，一早起来，趁贵兴尚未出去，便过来同何氏两人，百般的劝谏，起先贵兴听了，尚不言语，到后来便慢慢的强辩起来。末后桂仙说话当中，带说了一句"爵兴那狗才"，贵兴便跳起来骂道："反了！反了！表叔都叫起狗才来了！伦理也灭了！你还劝我呢！"说着头也不回，一直出去了，仍旧同那一班强徒混闹。到了晚上，月色甚好，又同众强徒欢呼畅饮。爵兴定了议，从此之后，除宗孔之外，不

论何人，都要叫贵兴作“大爷”。贵兴道：“别人都可以，表叔，你是外亲长辈，我不敢当，你还是叫我一声‘贤侄’吧！”于是众人大爷长大爷短的，叫得贵兴手舞足蹈起来。正在这里乐不可支，忽听得后面一叠连声叫救命。众人大惊失色，贵兴往里就跑。

未知是何事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遇重丧恶棍大遭殃 代和事奸徒快中饱

却说贵兴听见后面叫救命，连忙飞奔进去，只见丫环仆妇，乱做一团。贵兴喝问甚事，只见何氏招手道："官人，快来呀！姑娘不好了！"贵兴吃了一惊，走到桂仙房门口一看，只见一幅罗巾，高高的把个桂仙挂起，头发也散了，那舌头伸出来有二寸多长，两只眼睛睁起来，比活的时候大了两倍。他跺了跺脚道："这是哪里说起！好好的怎么活不耐烦了！"何氏着急道："官人快解下来救呀！我们解了半天，解不下来。"贵兴便叫喜来去解了下来，救了一会，眼见得没用的了。贵兴看见他襟上，露出一角信封来，便顺手抽出来一看，信面上写着，"送梁宅姑母大人安禀"。贵兴大怒道："原来是私通仇家的。死迟了！"把那封信撕了个粉碎，赌着气走了出来。众强徒迎着问讯，贵兴略略说知。爵兴道："别的不打紧。这位表侄女，不是许了陈家的么？那小官人不必管他，只是他的老子陈泽广，不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专门代人写状词，写得好，人家都叫他做陈状元呢，先要设法打发他才好。"贵兴愕然道："这便怎么得了！"爵兴道："不过破点财罢了！"当夜乱到天明，一面买棺材，预备盛殓，一面到陈家去报丧。

这陈泽广闻报，就带了儿子，亲来吊问，一见面就道："这是小儿没福，但不知令妹得的是甚么病？怎么过的这么

快？”贵兴道：“是昨夜得的一个急病，医治不及。”陈泽广道：“就烦引路到里面，一则弟也看看，二来叫小儿也向他的未婚妻，上一炉香。”贵兴道：“这个且不敢当，先请书房里坐罢。”说罢，让他父子到了书房，因为自己不便启口，就来叫爵兴去探听口气，从中说项，往来回话。到底说到贵兴出了二千银子，爵兴却从中落了五百，陈泽广得了一千五百银子，便屁也不放一个，带着儿子去了。

里面哭声又起，是要葬殓了。何氏屡次三番，叫人出来请贵兴送殓。贵兴因为为了妹子，用了二千银子，没好气，走进来，撅着嘴，也不哭，也不说话。只见五岁大的儿子应科，哭跳着叫姑娘，哭的昏了，一跳跳在贵兴脚下，把他才上脚的一双新袜子，踏了一块污泥。贵兴兜脸就是一巴掌，打将过去道：“他死了，干你甚事，要你这么伤心？”何氏忙过来拉在一旁，哭着道：“谁像你是个没心肝的，同胞一脉的妹妹死了，泪丝儿也没有一点。此刻又没有人得罪你，你又听了哪个强盗的唆搅，却来拿儿子出气！”贵兴大怒道：“嗄！谁是强盗？你这强盗说的是谁？”说着兜脸打了一掌。何氏已经哭的伤心，此时趁势倒在地下，嚎啕大哭起来。贵兴更是怒不可遏，走近一步，狠狠的踢了两脚。一群丫头仆妇，齐来劝开。贵兴走了出来，怒气未息。一群强徒都来劝解，贵兴直挺挺的坐着，总不答话。众人见没有意思，渐渐的都散去了。只剩了区爵兴一人，花言巧语的，劝得贵兴回过笑脸来，便拉他到烟榻上烧烟解闷，向烟盘里一看道：“呀！不好了！我这一盒烟，怎样浅了许多？”想了一想道：“是了！一定你家喜来拿去了！我听说他近来很肯玩这个，罢罢，这里放不得了！九千多银子一两的东西，我哪

里供得起他偷呢？我把这半盒带在身边，这一盒满的请先侄代我收好了吧，这里再放不得了！”贵兴道：“表叔何不拿回家去呢？”爵兴道：“不行，不行！我那里闲人太多，我供应他们不起。第一是一个姓熊的朋友，叫作熊阿七，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因此我很敬重他。只是他的烟量太大，有烟在那里，无论一两八钱，不吃光了，不丢枪的。”贵兴笑了一笑，又谈了一会，爵兴也去了。

此时里面静了些，不免进去看看。只见何氏对着棺材，抽抽咽咽的哭个不住。贵兴便到房里，把爵兴那盒烟，放在梳妆抽屉里。坐了一会，没意思，又走到外面，在烟榻上躺了一会，觉得寂寞，又到里边来。何氏还是哭个不止。贵兴叹道：“可以不哭了！”看了看神形惨淡，也不觉一阵伤心，翻身仍走到外面。不知怎样，总觉得心神不定，总是他们今日散的太早，冷静的不好。忽然一阵，又觉得心惊肉跳起来。这一日总是无精打彩的，到了晚饭时候，他不愿与何氏同吃，叫开到书房里来，独酌了数杯，总是无味，饭也不吃了。坐了一会，躺到烟榻上，朦胧睡去。一觉醒来，已有四更时候，觉得有点夜寒，遂起身到里面去睡。走入内堂，看见妹子的棺材停着，碧冷冷的点着一双绿蜡烛，不觉打了个寒噤。走入房内，揭开帐子，在床沿上一坐，出了一会神，觉着更冷。暗道：“奇怪！怎么今年才到八月里，就这样冷法呢？”伸手要去推何氏，要叫他睡到里面点，谁知伸手一摸，摸着一件东西，是冰冷的，不觉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叫道：“啥！快起来！快起来！看床上是甚么东西！”叫了两声，不见答应，因说道：“怎么睡得同死人一般，这般叫也叫不醒了！”只得拿起灯来，自己去照。先挂起了一边

帐子，方才一手拿灯，一手揭帐，弯下腰来一看，只吓得他哇的一声，喊了出来，倒退不及，仰面翻了个跟头，灯也摔灭了，房里弄得漆黑。连忙爬起来，连爬带跌的出了房门，劈面又看见他妹子的棺材，越发吓的浑身都麻木了，非但走不动，站也站不稳了。拍登一声，坐在地下，连忙要起来时，那手脚又作怪起来，不由他做主，再抬也抬他不动，口里要叫时也是叫不出声，心里又慌又害怕。“这回不好了，我怎么哑了！”没奈何在地上乱爬，爬到天井里，用尽平生之力，大叫道：“起，起，起，起，起……”以后更叫不出来了。“不好了！怎么我这下颏震动起来？三十二个牙齿也叩响了？”回头看看堂屋里的棺材，不觉又抖了一抖，仍旧站不起来，只得再爬，一直爬到外面堂屋里。坐在地下，按一按心神，略为好点，那牙齿仍是叩个不住，手脚是冰冷的，身上却一阵一阵只管出汗。并力把牙根咬紧，双手捧住心头，在鼻孔里喘了一回气，觉得又好点了，就坐在地下，大叫道：“你们起来呀！起来，起来，你们快起来！”这时已是四更多天，众人正在好睡，他又在外头叫，哪里有人听见？叫了十几声，侧耳一听，仍是鸦鹊无声，没奈何只得站起来。此时好点了，站得起来了，不过脚软点罢了。一步一跌的，到外面去，要到门房里叫喜来。

此时月已沉西，天井里是漆黑的，看看又是害怕。幸得书房窗户，有一点灯影射出来。只得硬着头皮，大着胆子，走到门房门口，也来不及叫了，攒起拳头，就在门上擂鼓般打得震天响。

你道他在床上，见了甚么，就吓到这个地步？原来他拿灯一照时，只见何氏仰面睡着，头发披着，眼睛睁着，口张

着，脸上变成不紫不黑的颜色。他方才说他老婆睡得同死的一般，这可不但同死的一般，简直是死的了。这才把他吓的三魂剩了半魂，六魄失了五魄，露出这副丑态来。

且说当下他那擂鼓般的打门，把喜来惊醒了，骂道：“天还没亮呢！是哪个羔子忘八蛋呀！”贵兴没有听见，还是乱擂。喜来又骂道：“是哪个混帐东西呀！”贵兴因为擂门擂的太响了，还没有听见，擂的更厉害。喜来大怒，跳起身来开了门，谁知贵兴擂门用力太猛，这里门一开，那里就扑通一声，扑了一交，跌到门里。喜来猛不提防，被他压了个仰面一交，心中越发大怒，一手执着他发辫，这只手就是劈拍劈拍的几个巴掌。回眼一看，大惊道：“原来是大爷，该死该死！”一面搀扶起来，问道：“大爷有甚么事来？”一面细看他时，只见他面色白的同石灰一般，眼睛也直了，那气是喘个不住，心中惊疑不定，正要扶他坐下，只见他说道：“不……不好了！奶……奶奶不见了！”喜来大惊道：“到哪里去了？大门早就上锁的呀！”贵兴道：“没……没了！”喜来道：“到底到了哪里呢？”贵兴道：“是……是死了！”喜来又大惊道：“昨日好好的，这是哪里说起？”贵兴道：“不……不用多问了，叫人起来吧！”喜来嘴里答应，心里纳闷道：“怎么死得这等大惊小怪的，莫非又上吊了么？”一面就拿着灯，照着贵兴进去，便要到房里去看。贵兴只站在里面天井里道：“你先去叫人吧！”喜来便到里面，摇房门打墙壁的，叫起了一群丫环仆妇。大家方才出来，忽听得贵兴大叫一声：“呀！不好了！僵尸来了！”翻身往外就走。众人方才听说“奶奶死了”，已是吃惊；走到堂前见了棺材，又是心寒；忽然又听了这一声怪叫，只吓得哄

的一声，往里就跑，蜡烛油盏摔了满地。还是喜来胆大，飞跑过去，拉住贵兴道：“大爷！做甚么？”贵兴道：“快……快放手，僵尸来了！”喜来道：“在哪里呢？”贵兴道：“在房里哭呢。”喜来道：“哭出来了，是奶奶回过气来了。大爷放心，不是僵尸！”贵兴心中稍为安了一安。喜来一手拉住贵兴，同进来，大叫道：“大家快出来，没有僵尸，是奶奶回过来了。”众人方才一个一个的，慢慢出来，挨到房里去，原来哪里是奶奶哭，是那个睡在里床的应科小官官，因为醒了，叫他娘不应，在那里哭呢。

贵兴虽到了房里，却抵死不敢到床前去。有两个老成的仆妇，便过去先抱下孩子来，一个在何氏心口上摸了一摸道：“不中用的了！你们快来拆帐子吧！”七手八脚，就去拆帐子，却听得地下拍挞一声，是拉帐子时，在床头上带下一件东西，掉在地下。喜来拾起看时，不觉吃惊道：“呀！这是鸦片烟盒呀！哪里来的？”贵兴不觉顿足道：“罢了，罢了！”乱哄哄闹了一会，早就天亮了。贵兴一面叫人去请众恶徒来帮忙，一面到各处报丧。不一会，众恶徒陆续到了，只有爵兴未来。忽听得门外一片声嚷了进来，抬头看时，却是丈人何达安，叔丈何达先，带领二十多个何家子弟，嚷着进来道：“好好的人，怎么一夜工夫就死了？”跑进来也不理贵兴，一直到里面去了。贵兴拦挡不住，暗暗着急，忙叫喜来，飞跑去请爵兴来调停这事。

不知爵兴来了，怎么调停？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裕耕堂一场恶闹　区爵兴两次私肥

却说贵兴见势头不妙，忙叫喜来去请爵兴，自己先与宗孔商量。此时爵兴未到，一时之间，怎生应付？宗孔道："这是他自己服毒的，又不是我们灌他吃的，怕他甚么！"说犹未了，只见何达安达先两个，踉踉跄跄，走了出来，达安不由分说，走到贵兴跟前，兜胸一把扭住，大喝道："我的女儿，是甚么病死的？"只这一下，吓的贵兴唇青面白，目定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半晌说道："我也不知是甚么病！"达安一松手，趁势把他一推，贵兴立不住脚，往后倒退了几步，恰好退到一张交椅前面，把大腿碰了一碰，蹬的一声坐下。达先走上去，就是两个巴掌，打得贵兴眼中火光迸射，耳朵里觉得轰的一声。宗孔跳起来，指着达先道："哙！朋友！有话好好的说，怎么就打起人来！"达先喝道："我侄女平白地被你们谋死了，难道就罢了么？"宗孔道："嗄！你哪一只眼睛看见是我们谋死她的？是她那小贱人……"话未说完，达先早就赶过来，照脸一拳，宗孔连忙招架，两人就扯住厮打。宗孔觑个便，把达先当胸推了一掌，达先立不稳，倒退过去，恰倒在当中天然几上，把一个三四尺高的古磁花瓶，砰然一声，跌个粉碎。达先顺手在几上取起一块英德石，对着宗孔摔来。宗孔把头一低，那石从头上飞过，打在玻璃窗上。宗孔顺手拿起地上一个磁痰盂打去。

这一打开了头，达先也不打人了，拿起一座西洋大自鸣钟，向天井里一摔，砰琅拍挞，磕个稀烂，又把一个柴窑花碟磕成了十七八片。所有陈设的古玩字画，打了个落花流水。宗孔此时，倒慌了手脚。里面那二十多个何家子弟，听见外面闹了，也从里面打出来。当时凌家众强徒，见宗孔同达先撕打，本要上前相助，倒是凌美闲拦住道："做好汉的一个敌一个，不必帮手，不然打倒了他，也没威风。"众人方才止住。此时看见何家子弟出来，便一拥上前，一个接一个，逐对儿撕打，把一座四柱大庭，变做了个战场。达安只是一手执着贵兴，并排儿坐着，生怕他走了。宗孔正在赶着达先，忽然后面有人拉了一把，回头看时，却是美闲，递过一个瓦罐。宗孔接来一看大喜，赶上一步，对着达先，看的真切，举起瓦罐，照头打去，不偏不倚，正打在头上，砰然一声，瓦罐破了，豁剌剌醍醐灌顶般淋了一身粪汁。达先不觉大叫一声，这口一张流了许多粪汁到嘴里，宗孔已是走远了。达先径奔贵兴，一头撞将过去，拿起贵兴的熟罗长衫就揩。贵兴此时人急智生，反一把扯住达安不放，举起脚来，把达先一蹬，又把达安一拉，往前一送，达安跌在达先身上。贵兴仍是被他拉住，不曾放手，一齐滚将下来，三个人跌做一堆，各人身上都是一身粪花，闹了个异香满室。宗孔拍手大叫道："侄老爷！快脱衣服呀！"一句话把三个都提醒了，一齐脱下衣服。贵兴便得飞跑，要到里面去躲避。谁知里面的丫环仆妇，被何家子弟，大打大闹了一顿，赶了出来，又在外面大闹，吓得把腰门关了，贵兴不得进去。忽又听得天崩地塌的一声怪响，原来上面挂着"裕耕堂"三个字的大匾，被他们用竹竿挑下来了。这一声响，还未绝耳，忽又听

得一声大叫道："大家不得动手，我来也！"贵兴急看时，原来是区爵兴。当下爵兴一进大门，即抢步上前，将厮打的一对一对劝开。劝了这两个，又劝了那两个，劝得那两个时，这两个又打起来了，好容易把他们分开。

爵兴便高声再说道："大家不得再动手，这不是打架的事！贵兴贤侄，你坐在当中来，何家各位请到东边坐下，我们凌家人都到西边坐了，等我们好好商量。"又叫达先也坐在当中道："请阁下招呼贵族子弟，暂时平一平气，有话好说。"又叫贵兴道："贤侄！你镇压着自己人，不许再动手。"说罢便拉了达安到书房里去一看，见他浑身粪秽，便叫喜来打水出来，先请洗脸，又叫打开腰门去，取贵兴的衣服出来，先换上了。爵兴先道："令千金已经死了，并不是打架可以了事的。就是打到明天，人也不能活过来的！彼此终是亲戚，这翁婿情上何苦呢！依我愚见，叫令婿好好的赔个礼赔个罪就算了。"达安一面洗脸，一面冷笑道："阁下这话，我也很听得懂，但是阁下知道我小女是怎样死的么？"爵兴道："我也不仔细，只听见去请我的人，说是服了鸦片烟死的。"达安道："那就是了，我好好的女儿嫁给他，为甚无端端的自寻短见起来？凌贵兴他不要仗着他有财有势，好端端就可以把个老婆逼死了，却想要拿钱来堵我的口，我钱是看见过的，可引我不动！"爵兴道："依阁下便要怎样办法呢？"达安道："既然死于非命，少不免要经官相验，听候官断。"爵兴道："好！这是个好主意，我也说要这个办法，并且也不必劳动阁下去报官，这里凌家也可以去报得。但有一层要请教，不知报了官，官来验了，又怎样判断呢？阁下虽然未必读过律例，然而总是读书明理的，

试问验过之后，是自己服毒身死的，有论抵的道理么？既然不能论抵，又何必多此一验呢？况且又是个嫁出的女儿，进了他门，儿子也有五岁了。还有一层，只怕没有断令婿赔偿恤银给丈人具领的道理。就算那县官不讲律例，硬断贵兴出一笔钱，叫阁下具领。阁下虽然得了些小便宜，然而叫懂事的人说起来，何某人是借尸诈钱的，不然，就说是卖女儿尸首的。阁下情愿担这个名声么？”达安道：“这总是他凌虐不堪，这里才自寻短见呀。”爵兴道：“凌虐的凭据呢？相验起来，徒然把令千金的遗体，露天露地的，被仵作检验一番，未必寻得出一点伤痕。况且贵兴又没有三妻四妾，有了妾，这“凌虐”两个字，或者还可以凭空加得上去，你阁下可能指出一点证据来么？凌虐的证据一点都没有，这里倒有了确凿证据了。回来报了官，官到了，一面请验尸，一面请踏勘，外面打得还成个样子么？就差房子没有拆了，古玩字画，又是个没有价值的。那时分作两案办理，人命案子，不管怎么办法，自有律例。登门打架，且不论这打毁什物，贵兴未必便甘心，开起价钱来，请官断赔，不定是一万八千，你说他值不到这个时，只要你照样还他的东西。”

一席话说得达安无言可答，目定口呆。爵兴不再理他，便到外面与贵兴说话去了。歇了半晌，方才又回进来，一言不发的坐着。达安道：“依阁下说便怎样办呢？”爵兴道：“这是阁下的事，怎么倒问起我来！我看这件事，不容易办。方才我出去问贵兴的话，他并没有第二句话说，只说得一句道：‘我在老子前，也不曾受过这种恶气，’正不知你们怎么开交呢。”又冷笑道：“好没来由，把个死人撂在床上，直到此刻，还没有个阴阳先生来过，不要说别的了。”达安

道：“不必说了，还是请阁下代我调停下来吧。”爵兴道：“怎样调停呢？”达安道：“但凭阁下主意，我无有不从的。”爵兴道：“不得阁下主意，我是无从下手的。”达安道：“我也没有主意，只要小婿给我个下场就是了！”爵兴听了，出去把贵兴拉到一旁，唧咴了一会，又进来道：“我劝解了多少，此刻他情愿打毁的什物，概不追究，另外送一千银子，给阁下止泪。”达安低头想了一想，答应得迟了些，爵兴便站起来道：“阁下肯便肯，不肯时我还有事，要先失陪了！好在阁下自姓何，贵兴自姓凌，我还姓我的区，任凭你们去闹上个乱七八糟，我正好冷着眼睛看热闹！”说着要走。达安一把拉住道：“阁下莫忙，我便依了。只是小女的棺殓要从丰，七七四十九天斋醮，是不能免的。”爵兴道：“这是他凌家的体面，阁下放心，既承应允，就请先回府。这一笔钱我三天之内，代他送到。”达安道：“那么我三天之内，在舍候驾，不可失信。”爵兴道：“大丈夫担当得起，哪有失信之理！”说罢，一同出了书房。达安又到里面，对他女儿痛哭了一场，然后招呼了众子弟，一哄而散的去了。

爵兴代送出大门，翻身进来，拍手呵呵大笑道：“却被我一场舌战，赶去了也！这件事本来不好办，万一他真要报起官来相验，虽然没有甚么大不了的事，然而这一相验，不定要把表侄女上吊的事也要闹了出来。我们这等人家，前后不出三天，闹了两个自尽的，惊官动府，岂不把这面子丢尽了么？此刻只花了二千多银子，万事全消了，岂不爽快！”宗孔便道：“怎么花了二千多银子呢？”爵兴道：“达安要一千止泪银，达先要五百，其余他带来的子弟，一共二十四

个人，每人要五十，一共是二千七百两。”又对贵兴道：“方才他都答应了，只说明日打票子时，一千的一张，五百的一张，其余二十四张五十的，以便他逐人分派。”贵兴一一答应了，这才买棺材，延僧道，开丧挂孝，办起丧事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黄千总有意纵强徒　凌贵兴亲身行抢劫

却说凌贵兴自从打发丈人何达安去后，便代他妻子开丧挂孝起来。把一座裕耕堂重新收拾，延僧礼道，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众强徒借着帮忙为名，益发无昼无夜，都啸聚在凌家。贵兴没了老婆妹子在耳边聒絮，反觉得爽利。到了第三天，爵兴便叫贵兴到往来的钱铺子里，打了票子，整的散的，共是二十六张。爵兴拿了一张一千的去交了何达安，其余散的二十五张，共是一千七百两，对不住，他自己拿去用了，还落得两边都感激他。他还要到凌家来吃白饭。这个一声"贤侄"，那个一声"侄老爹"，那一边又是一片声的"大爷"，贵兴倒也觉得十分热闹，反把死人的事忘了。天天那僧道礼忏之声，与那欢呼畅饮之声相唱和。过了三七，便把两口棺材，抬到祖坟去安葬了。贵兴便纳了两个侍妾，一个杨氏，一个潘氏。丧事之中，又带着吃喜酒，真是笑啼皆作，吉凶并行。

这一天，宗孔偶然想起一件事道："我记得八月十六那一天，看见梁翰昭在千总衙门里出来，莫非他们此刻要结交官场，来同我们作对么？"爵兴道："不见得！他们这班村老儿，见了个官就吓的话也说不出来了，哪里想得到结交他呢？"贵兴道："话虽如此，也不可不防，并且我们商量要抢割他的稻谷，迟两天就要动手了。这件事，千总管得着

的，我这里一动手，他那边一报官，就是报到文衙门里，也要请他武官追捕的。这便如何是好！”爵兴道：“不要紧！这黄千总是最贪财的，只要送上他几两银子，他便叫你做老子都肯的了。”贵兴道：“只是哪个认得他，方好过付？”爵兴道：“只我就同他极相好，无话不谈的，何必求人？”贵兴大喜，就兑了五十两银了，请爵兴送去。爵兴道：“不必，不必，这些武狗，看见了一个铜钱，就笑得眼睛都没缝了，何必这许多？只要二十两就够了！这是当省的，我不能不叫你省，不比陈家何家的事，是万万省不来的呀！”贵兴就改兑了二十两。爵兴接了，就去斡旋去了。好爵兴，果然只花了二十两银子，却买了一个黄千总了，回报贵兴，自然欢喜。

这一夜，外面铙钹喧天，他里面却是洞房花烛。这风声传到了梁家，凌氏等知道桂仙姑嫂，双双自尽，不免叹息一番，只因彼此成了仇敌，也不便去吊唁。凌氏念着一脉至亲，哭了一场，方才想起，十五那夜，桂仙私行到来，临去那番话，竟是句临终叮嘱之言，难得他小孩子家，有这个远虑。后来天来回家，谈起桂仙的话，凌氏便把桂仙叮嘱，恐怕贵兴闹了大乱子，托付照应他的话说了，天来也是叹息不止。表过不提。

且说凌氏这一天，正在没事，看着儿媳们赶做冬衣，忽然哄了一班佃户进来道：“梁太太，不好了！今天来了许多强盗，把我们的田禾都抢割了！”凌氏一看，正是北沙一帮的佃户，不觉叹了一口气道：“既然遇了强盗，今年的租，且免了吧！”众佃户道：“老太太呀！多蒙你的慈悲，田租便免了，只是我们靠着过冬天，度新年的本钱，都没了

呀！”说罢就哭了。凌氏道：“你们且歇歇去吧！我再商量周济你们点便了。”众佃户谢了出去。凌氏便叫请了翰昭过来，告知此事，翰昭飞也似的，去报了千总。那黄千总皱眉道：“可巧我今天泻肚子，还没有吃饭，这是地方公事，说不得也要去走一遭，只是我要吃点饭才走得动呢！”翰昭道：“吃过饭，恐怕强盗走远了，追不着呢！”黄千总怒道：“朝庭也不使饿兵，你们倒要使起饿官来了！”吓得翰昭不敢再说，只得退出来等候。直等了两个多时辰，方才听见传呼备马，又等了好一会，黄千总方才出来，跨上马，带了几十个兵。翰昭跟着走。翰昭起先还恐怕跟不上，谁知他倒是按辔徐行，莫说翰昭只有五十多岁的人，就是八十岁老头子，只怕也跟着他绰绰有余呢！等到了北沙时，哪里还有个强盗的影子？只剩了一片蹂躏之迹，两面毗连的田禾，却依然是黄云满地。黄千总问道：“这两面毗连的田，也是你的么？”翰昭道：“两面都是别人家的。”黄千总道：“这又奇了！既是强盗抢割，他又何分彼此？何以你家的抢的一颗不留，人家的却一颗不动呢？”两句话问得翰昭无言可答。黄千总道：“只怕你欠了人家钱债，人家来取去抵债的吧！”翰昭道：“我并没有欠人家的债，或者仇家是说不定的。”黄千总大喝道：“既然是仇家，你怎么报的是强盗？好个不知轻重的村夫！”说罢拨转马头去了。翰昭目定口呆的怔了一会，只得回去告知凌氏，凌氏听了，也是无法可施。翰昭道：“不如通个信给天来侄儿，叫他回来计较。”凌氏道：“这可不必了，此刻将近年下，糖行里生意正忙，不要又叫他分了心，并且叫他回来，也不过是叹上两口气。他的怕事，比你我还厉害呢！”翰昭只得罢了。这里凌氏又

张罗周济了各佃户，方才拜谢而去。幸而天来他们糖行生意还好，要是差不多的人家，这一下子，可支持不下了。

闲话少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是腊尽春回，交到雍正六年戊申了。天来在行中料理生意，直到年三十夜，方才同了君来，养福回家度岁。广东风气，大行店家，新年里总要到正月二十几才开张，所以天来兄弟父子，就得在家多盘桓几日，以叙天伦之乐。

贵兴那边，景象又自不同。一班酒肉兄弟，狐群狗党，终日不是赌钱，便是吃酒，偶然取过锣鼓来，乱打一阵，这就算他们最清雅的玩意儿了。一天早起，天井里两盆兰花开了几朵，贵兴便大大高兴起来，要置酒赏兰，在去年打不尽的裕耕堂上，大排筵席，真是群凶毕至，众丑咸集。饮酒中间，贵兴忽然停下酒杯，叹了一口气。宗孔又忽然扯扯捏捏、摇摇摆摆的问道："吾问侄老爹者，为何忽然而叹气之乎？"贵兴扑嗤一声笑了出来道："叔父怎么掉起文来了？"宗孔呵呵大笑道："我近来亲近了区老表台，听见他常常的'之乎者也'，我染了他点书卷气，也来学学，这句话，文便掉了，只是那个'也'字还没有安上去。"说的众人一齐大笑。爵兴道："笑话慢说，端的贤侄为何叹气？"贵兴道："我只恨天来那所石室，坏了我的风水，不然，前年我就中了。中举之后，一定是连捷的，连捷起来，我还是个状元。你想去年丁未科的状元，怎么还会让给一个'彭启丰'呢！"（雍正五年丁未状元彭启丰。）爵兴道："这个何必心焦！他那所石室，总不能死守着的，好在今年不是乡试年期，我们各尽能力，尽今年弄了过来，纵使弄他不过来，硬拆也要拆了他的。包管明年己酉，贤侄高中一名解

元，后年庚戌连捷大状，我这里预贺一杯！”说罢，吃干了一杯酒。众强徒一时又欢呼起来。贵兴道：“我想我的运气，真不如人。你看今日赏花，那花盆都是粗货，往日南雄广源店，本有二十四个玉石花盆，还有一堂花梨木桌椅，却又被天来拿去了。若在这里，岂不光辉！”宗孔大叫道：“既是广源店的东西，就是两家都可以用的了；他是甚么人，敢拿了去！来，来！众兄弟们帮个忙，同我去拿了来！”说着就要走。爵兴道：“贤侄且慢！既有此事，你可写个字条儿，只说同他借来用，他要是肯呢，我们这个就是‘刘备借荆州’。他不肯时，我们就去抢了来，这是先礼后兵，他却怪不得我了。”贵兴大喜，就写了个字条，叫喜来去借。喜来去了许久，回来说道：“不肯，不肯，他说东西都在省城，被人家借去了。”宗孔跳起来就要去抢。爵兴道：“你们且慢，等我分派这件事，要贤侄带了头，先叫开了门，只说一来拜年，二来当面求借东西，有你带了头，以后就没有事了。若是教别人去，他明天到衙门里报一个盗案，那可怎么得了！虽然谅他也不敢，然而总不能不防到这一着。”贵兴道：“我亲去了，怎么就没事了呢？”爵兴道“贤侄自己去了，他那里还好告，就是告到官司，只说我们中表至亲，闹着玩的，谁稀奇他的东西，这就变了个‘谈笑官司’了。”宗孔又跳起来道：“妙计，妙计！我侄老爹几时做了皇帝，封你做个军师。”爵兴道：“不要胡说！”宗孔道：“状元升宰相，宰相升皇帝，这有甚么稀奇？不要多说了，侄老爹，走吧。”拉着就走，众强徒一拥而去，只剩下爵兴看家，众人一拥，到了梁家门首。贵兴道：“他看见我们人多了，一定不肯开门。你们且悄悄的站在两旁，等我

打开了门，你们就一拥而入。”众人点头应允。贵兴便去敲门，祈富便问是谁，贵兴道：“是我！”祈富听得是贵兴声音，吃惊不小，不敢开门，飞跑到里面报信。凌氏等也吃了一惊。

未知开门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爵兴宗孔双荐凶徒　叶盛简当一场败北

话说凌氏等听说凌贵兴来了，也吃了一惊，踌躇了良久，面面相看，想不出个主意。凌氏道“也罢！开门放他进来，等我也问他一番，问他为甚只管和我作对。好歹他是我的侄儿，未必好拿我怎样。媳妇们且回避了，祈富快去开门！”天来兄弟，见母亲这般吩咐，也不敢阻拦，眼见祈富往外去了。不多一会，忽见祈富飞奔进来，大喊道：“老太太！官人！不好了！强盗来了！”凌氏母子大吃一惊，只见贵兴跟在祈富后面，嘻嘻哈哈，一路笑着，赶了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也不知多少，仿佛只认得宗孔、美闲、越文、越武几个，其余乱哄哄的，一时也难分辨。

却说凌贵兴走进客堂，见了天来，一时良心难昧，脸上不觉红了一红，胡乱拱拱手道：“老表台请了！”瞥眼看见凌氏坐在堂上，也不觉弯下腰去，拜了一拜道：“给姑母大人贺岁！”凌氏发话道：“贵兴！我家同你一向是和睦无事的，你为甚事，近来只管和我们作对？须知……”说声未绝，贵兴也没有答话，忽听得宗孔大吼一声道：“侄老爹！你为何只管同他说话，岂不误了正事！来，来，来，我给你有话说！”贵兴闻言，借势一溜，就溜到天井里去。宗孔大踏步上前，一手执着凌氏，大吼道：“你这老虔婆，老不贤，占踞了石室，阻迟了你侄老爹的功名富贵……”说声未绝，挥起碗大

拳头，就要打将下去。天来连忙抢步上前救护。凌氏又气恼，又惊骇，身子上不由的抖将起来。众强徒一拥上前，把所有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登时抢个一空。宗孔放光了一双凶眼，看着众人都一哄散了，便放了凌氏，一翻手扭住了天来道："贤甥，你送我一送！"不由分说，拉着就走。天来只得跟了出来，走出大门，只见一群强徒，已是散的无踪无影。宗孔一撒手道："饶了你吧！"顺手一推，天来几乎跌了一交，宗孔便扬长去了，一径奔回贵兴家中。

只见众人手忙脚乱，正在那里调排桌椅呢。当下重整杯盘，欢呼畅饮。贵兴忽然又放下酒杯，长叹一声。宗孔道："侄老爹！方才因为玉石花盆叹气，此刻已经取到，不知还有什不满之处？"贵兴道："叔父哪里得知！我此刻忽然想起，我家连丧二命，虽是他们自寻短见，但是我细想起来，总因梁天来而起，倘使没有梁天来这件事，我不至于同妹子破面，我妹子就不至於上吊，我妹子不上吊，我妻小也就不致吞烟。这两条命，不是都被梁天来害了么？怎能够把他兄弟杀了，作为抵命，我才得甘心呢！"宗孔道："侄老爹放心，包在我身上，替侄老爹报仇雪恨！"区爵兴道："老表台不知有什妙计？"宗孔道："侄老爹有的是钱，江湖上有的是英雄。我闻得人说，什么古语有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歹去找两个来，一个对一个，怕不结果了他！"爵兴听罢低头不答。贵兴道："还是叔父算计得到，但不知哪里去寻那江湖上的英雄？"宗孔道："一时哪里去寻！这个只好放在心上，随时留心，遇见时便邀了来，还不能马上就对他说这件事，慢慢的买伏他的心，自然就办妥当了！"贵兴点头称是。当下饮酒已毕，各强徒如鸟兽散，不提。

过得几天，区爵兴带了一人，来访贵兴道：“贤侄前说过要结交天下英谁，我特引这位熊兄来见。”贵兴大喜，便问姓名。那人道：“在下姓熊，没有名字，排行第七，因此人都叫我熊阿七。”贵兴连忙叫置酒相待。熊阿七又讲些使刀弄棒的法门，贵兴只乐得手舞足蹈。爵兴道：“这都不是阿七哥的本行，他擅长的是飞檐走壁，黄夜之间，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贵兴益加喜悦。阿七道：“在下何足道！敝友李阿添，真有万夫不当之勇，大爷礼贤下士，早晚当带来相见。”贵兴大喜道：“不知几时可以同来？”阿七道：“就在近处，如果大爷不弃，明天准定同来。”贵兴道：“如此最好，千万不可失信！”酒饭已罢，阿七要吃鸦片烟，贵兴叫人买了一两来，阿七呼呼的吃个干净，方才别去，

到了明日，果然引了李阿添来。另外还有两人，一个名叫甘阿定，一个名叫尤阿美，一般的都是身材娇健，面目狰狞。贵兴一一接见，置酒相待。饮酒中间，忽然宗孔走到，与众人一一相见，坐下便吃，直等到酒阑人散，宗孔问贵兴道：“方才那几个人，是哪里来的？”贵兴道：“是区表叔荐来的，就打算叫他们去干那个勾当。”宗孔道：“这都是初交之人，不可就付之重托。我有两个心腹朋友，相好多年，近来许久不见了，前两天打听得他两人在陈村，我便赶了去，请了他来，所以几天没有到这里。这两个一个姓简，名当，一个姓叶，名盛，都是江湖上好汉，杀人不眨眼的。此刻请在我家里，侄老爹要见时，就请来相见。”贵兴道：“既如此，何不早说！请来同众人叙叙，多几个人，到底好商量些。”宗孔道：“侄老爹！你聪明一世，为什要懵懂一时？这是一件机密大事，只要一两个人知道，方才妥当。若是知

道的人多了，万一风声传了出去，岂不误事！”贵兴恍然大悟道：“既这等说，叔父且去请那两位来。”宗孔道：“请来便怎么？”贵兴道：“就重托了他们！”宗孔道：“爵兴荐来那四个呢？”贵兴道：“叔父放心！我不叫他们知道便是。我招接着他们，另外有个用处。”宗孔听了，便起身作别而去。

不一会带了简当、叶盛两个来。贵兴大喜，一一相见。宗孔便对两人道：“我侄老爹同梁天来兄弟，结下了不解之仇，因此要烦你两位，好歹去结果他兄弟两个，自有重谢。”贵兴接口道：“你两位果然有胆，去办了这件事，不管是打死杀死，只要是弄死他一个，我就谢银五百两，弄死两个，就谢一千两。倘然告到官司，有我这里承当，包你没事！”宗孔又抢着道：“官司这一层只管放心，我侄老爷自会打算。这等好机会，你两位不发个财，也就错过了！”简当道：“大爷要差使我们，自当效力。”贵兴大喜道：“如此重托你两位，但不知怎样下手？”简当道：“这个不可能预定，好在他兄弟开店在省城，住家在这里，早晚总有往来，最好观个便，在路上下手，结果他了。”贵兴大喜，即刻取出五十两银子，送给二人道：“两位先拿去做茶资，事成之后，另外再谢。”二人接了，连忙道谢。宗孔对二人使个眼色，二人会意，就起身作别，宗孔也跟了出来，邀到自己家里，向二人讨了个八折回用。二人无奈，取出那五十两银子，在内称了十两，交付宗孔。又将余下的四十两，分称做两份二人均分了，方才别去。

叶盛拉了简当，走出村外僻静的去处道：“今日这事，是你答应的，我并没有开口。我想杀人偿命，是一定的，这

个勾当，我可干不来。他此刻便道闹出官司，有他抵当，倘或到了那时，他只推不知道，那便奈何？请你一个人去干吧。”简当道：“你真是个呆子，等到杀了人时，拿了他的谢银，逃得时最好。万一逃不脱，闹到官司，少不得他要出来料理。倘使他不肯料理，我们便供出他的主使，看他怎样！”叶盛道：“你说我呆，你才呆呢！到了那时，任凭你供了他，他有的是金子银子，拼着花个一万八千，到衙门里，怕不洗刷的干干净净，又怕伤了他么？到了那时，我们更是不得脱身。况且这些狗官，地方上如果出了人命案子，凶犯逃走了，他没了法子，还常常拿个不相干的人来，苦打成招，硬派他是凶手，拿来抵命，以了他的公事，何况真正凶手到了案呢？”简当听了呆了一呆道：“据你这样说，万一干下事情，逃走不脱，就是他肯设法，也是无用的了。”叶盛道；“可不是么。”简当道：“此刻银子已经受了他的了，这个雪亮的东西，好容易到手，难道还了他不成？”叶盛道：“我们不如到省城走一遭，在番摊馆里碰个机会，如果发了财，我们就远远的走开了，岂不是好？”简当拍手道：“此计大妙！”二人当下就唤了船，到省城去，一连四天，十分得手，每人拿着二十两的本钱，不到几天，大家身上都有了百十两银子了。叶盛便道：“此刻我们有了本钱，我向来听见说，贩私盐极是好利息，我们何妨去做这个生意。”简当道：“私盐太累赘了，我看还是贩鸦片烟好。这里又有聚仙馆的林大有，他是个私贩烟土的头脑，我们就到他那里买了烟，贩到四乡去，岂不轻便？”叶盛道：“那么我们就办起来！”简当道：“且慢！我们的本钱还少，明日再去押两个宝，每个人凑到了二百两银子，就好试办

起来了。”到了第二天，两人就分头去赌。谁知从这一天起，连日不利，不到三天，把赢来的连本带利都输了。输的火发，连穿在身上的衣裳，都剥下来去赌，只剩赤条条的两条光棍。累得凌贵兴在那里盼望的双眼将穿，只是杳无消息。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三德号大有定奇谋　裕耕堂爵兴诈酬谢

却说凌贵兴自从打发简叶两人去后，便天天盼望信息。谁知他两个这一去，就同泥牛入海一般。看看望到春尽夏来，端阳又过，只没有个信，宗孔也帮着在那里着急。此时熊阿七、李阿添、甘阿定、尤阿美……等，却天天在贵兴的裕耕堂内啸聚，还有旧日的一班强人，无非是大酒大肉，亏了这个同贵兴消遣日子，未曾把他盼煞。宗孔却又另外一种心事，日日只盼二人得手，一则自己面子上好看，免得被区爵兴荐来的人夺了头功；二来事成功后，贵兴既谢他二人，少不免要谢我这个荐主；三来又可以在他二人谢钱之内，索个回用；四则等他闹到官司，贵兴要同他上下打点，自己多少经点手，从中又可以落点私肥。这一件事成与不成，与自己财运，大有关系。所以他心中比贵兴更是来的着急，时时在梁家门前窥探，却又没个动静，不胜纳闷。

这一天正当六月盛夏，贵兴正同众强徒在家赏荷花吃酒，忽见宗孔慌慌张张走了进来，一言不发，拉了贵兴到书房里，悄悄说道："方才有人从省城来，说看见简、叶两个，流落在那里，不知是何缘故，我意欲到省城去打听打听，侄老爹你道好么？"贵兴道："他两个一去，杳无信息，连面也不得一见，我天天在这里盼望，既然知道他在省城，说不得我两人同走一遭。"商量停当，等到吃罢了酒，贵兴、宗孔带

了喜来，就赶到省城。

原来此时贵兴却在省城闹了一家绸缎号，招牌叫做“三德”，这三德号前面设柜做买卖，后进却设了三间密室，以备聚集商议机密事情的。当下贵兴到三德号住下，便叫宗孔去找寻二人，寻了两日，方才带来，见了贵兴，满面羞惭，无言可说。贵兴道：“不必如此。已往之事，我也不来追问，只要你两位，以后肯同我尽心办事，我依然一样酬谢。以前之事，一概不必提起。”叶盛道：“这件事，事关人命，最好是多两个人，商量一个善法，方好下手。”贵兴道：“你们意中可有什么朋友可靠的么？”简当道：“我有一个朋友，姓林，名叫大有，生得身材短小，习得一身武艺，向来在江湖上打家劫舍，无所不为。近来改邪归正，在小北门外，开设一间聚仙馆，门面专卖鸦片烟，暗中却是私贩烟土。他为人足智多谋，可以商量这件事。”贵兴道：“烦你就同我请来好么？”简当应允去了。

不多时，即同了林大有来见。贵兴大喜，既叫置酒相待。酒过三巡，贵兴又提起前事，林大有道：“方才简大哥在敝馆已经提起，然而据我看来，这件事实在难办。此刻升平世界，哪个敢平白地去杀人？”贵兴道：“据此说来，我这个仇，是不能报的了。”林大有道：“法子是有一个，可是要大爷舍得银子。”贵兴道：“要多少银子呢？”大有道：“我这个办法，要用许多人。头一层公众的酬谢，至少要五千，倘有结果得天来兄弟的，大约也要一千一个。至于事后，一定要闹出官司，就要上下打点，那个说不一定一万八千，也要大爷承认的。”贵兴道：“还有么？”大有道：“没有了！”贵兴呵呵大笑道：“这不过拿万把银子出

来罢了。我当是什么一千几百万，我可就拿不起了，只请教是个什么办法？要多少人才够调拨？”林大有道：“人是愈多愈好。纠了众人，去他家打劫，就乘机杀了他。”贵兴忙道：“明火打劫，要吃官司的呢！”林大有道：“他只管告明火打劫，我只供撬门行窃，这就在乎大爷在外头打点的了。”贵兴道：“还有杀人呢？”大有道：“就是为的这个，倘使一个人杀死一个人，拿住了，是没的抵赖的。我这条计，多用人去，倘使杀了人，到了官，只要大家约定胡乱供一个张三李四的名字，只说他畏罪在逃，未曾到案。大爷再在外头打点，不过起了个通缉文书，慢慢的就冷下来了。”宗孔拍手道：“妙计，妙计！若不是我荐出简兄，哪里转得出这位林大有哥来？”贵兴道：“此计大妙。既然要用多人，我那里差不多有二十人光景，你们三位，若是有甚朋友，也可以荐来。”林大有道：“我有两个知己朋友：一个周赞先，一个黎阿二，向来在江湖上走动，可以同去。”简当道：“我有个本家简勒先，向来在肇庆一带贩卖私盐，此刻因为折本，投在番禺县衙门，充个卯差，也可以去得”。叶盛道：“我有个舍亲，姓蔡名顺，许久没有事业了，望大爷也提携提携他。”贵兴一一允了，当下席散无话。

次日，林大有带了周赞先、黎阿二来，简当带了简勒先来，叶盛、蔡顺也陆续来到。大家会齐，商量这件事，只喜得贵兴笑逐颜开，又复置酒相待，便欲同到谭村。林大有道：“承大爷之命，本当即刻起行，只怕到了那里，一时未便动手，做这等事，也要见机而行。”贵兴忙道：“林兄莫非想就在省城劫他糖行，就便行事么？”林大有道：“这个如何使得？一则省城巡防严密，二来糖行人多，我们又认不

得梁天来是个圆的扁的，万一杀错了人，岂不是白白劳心，又白担个干系么？还是到谭村他家里去为是。但不知他什么时候在家。到了那里，未免要暂时耽搁，打听他的行踪，这可是说不定几天的事。恰好这几天，我澳门有一票烟土要到，必要我自己在这里接应，所以一时不便动身。”贵兴道：“这一票宝货，不知几时可以到得？”大有道：“大约月底必到，一经到了，我们就动身去干事。大爷放心！我老林答应了人家的事，哪怕粉身碎骨，总要办成功的。”贵兴大喜，从此连日就在三德号大酒大肉的欢聚。转瞬到了月底，林大有的货到了，他还要发往四乡，又忙了几天，直到七月初旬，方得动身。林大有道：“我们到了谭村，都是面生的人，被人家见了，未免犯疑。不如改过装扮，夜间上岸，就到大爷府中住下，觑便行事，方才妥当。”贵兴喜道：“林兄真是见得到，不愧文武全才！”

当下贵兴带了林大有，宗孔带了周赞先、黎阿二，简当带了简勤先，叶盛带了蔡顺，或扮作山西客人，或扮作水果贩客，身边暗暗藏了器械，陆续分班雇船，向谭村进发。到得裕耕堂中，贵兴忙叫请了区爵兴来，商量办事。又招了熊阿七、李阿添、甘阿定、尤阿美，以及贵兴本族凌美闲、越文、越武、越顺、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其誉、海顺、柳郁、柳权、润保、润枝，连贵兴、宗孔共是二十九个无赖强徒，就在裕耕堂中挤挤挨挨的坐下。

贵兴叫宗孔招呼各人，置酒相待，自己却拉了爵兴到书房里去，把林大有的意思告知，要同他商量这件事的办法。爵兴道：“此计极妙！但是总要人心归一，方才妥当。万一事后，认真提到官府里去，内中有个煎熬不起大刑，供

出真情，那可不是玩的呢。”贵兴道：“我只要结之以恩，他们不见得就供出我来。”爵兴叹口气道：“贤侄哪里得知！我说一句剖腹见心的话，这一班人说得好时，便是江湖上英雄，绿林中豪杰，若要平心而论，无非是一班无赖子弟罢了，哪里认真都靠得住呢？”贵兴听了，不觉一阵灰心道：“照表叔这等说，这件事办不成功的了。”爵兴道：“此刻已经招集了这许多人，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意思，他们心中都打算定要分酬谢钱，忽然说是不办了，他们不免要怨恨，将来到外头去，透了这个风声，那就奈何？”贵兴跌足道：“这件事是我太冒昧了，这便怎样办法呢？”爵兴道：“只要把酬谢钱分给他们，说不办这件事了，叫他们到外头，口稳些便是。想他们既不要出力，依然得了谢钱，自然没话说了。”贵兴道：“事又不曾办得半点 气也不曾出得半口，白白的破了一注大财，岂不可惜！”说着连连叹气，爵兴只是傻笑。贵兴道“端的表叔有甚法子？和我想想。”爵兴道：“你们起先绝无一字向我提起，就是我荐了熊阿七他们来，也已经半年了，你们向来不曾提到此事，我以为你们放冷了。谁知你们瞒着人，到省城去了一次，又招下了多少好汉，要干这个大事。此刻事情弄僵了，却来和我商量，叫我一时从何设法？此刻依我看来，你们干你们的，我不管账！就是熊阿七们四个人，我也招呼他，叫他们不必干预。贤侄的谢钱，也不必分给他们，我自去稳住他，叫他们不要胡言乱道就是了，等到认真闹出事来，却再理会。”贵兴慌了手脚道：“表叔，你这是怪我的话！圣人说的，‘成事不谏，既往不咎’，表叔不要怪我，好歹同我想个法子，我自当重重的酬谢。”爵兴冷笑道：“你动不动就说酬谢，我同你办

过多少事，何赏受过你谢来？不说别的，就是陈家何家那两遭，闹了个天翻地覆，不是我从中调停的么？若是别人和你调停下这等大事，这笔谢费，只怕逃不了一千八百呢，我却何曾放过一个屁！可知我并不是为酬谢。不过我们彼此是亲戚，见得到的，不能不关照你罢了。”贵兴沉吟了半晌，取出一张五百两的票子，深深作了一揖，递与爵兴道：“表叔！千万和我想个法子，请先收了这个，事后再当酬谢。爵兴接在手里一看道：“贤侄何苦拿这个栽给我！我其实并不是要你酬谢！”一面说，一面已把那票子塞到衣袋里去了。又道：“法子是有一个，可以办得千妥万当的。”贵兴大喜，便问是何法子。

不知爵兴说出甚么法子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堂前设恶誓大有劫盟　窗外听私言张凤报信

却说区爵兴接了五百两的票子，便说道："有一个千妥万当的法子。"贵兴大喜，忙问何法。爵兴道："这个法子，只要贤侄多破费一头牛、一腔羊、一口猪，以后便万事皆妥，不知贤侄肯么？"贵兴道："这是小事，有何不肯！"爵兴道："这才是个妙法呢！"贵兴道："请教到底是什么法子？"爵兴掐着头，仰着面，徐徐的说道："妙啊！千古笼络英雄，也不外此法！"贵兴再欲问时，爵兴又道："刘备结识关、张，宋江结识多少好汉，总也脱不出这个范围！"贵兴道："好表叔！你不要呕我了，快点告诉了我吧！"爵兴道"这班人目无王法，只除是菩萨可以伏住他。我们只须如此如此，……却还少了一个做硬的人！"贵兴大喜道："就是家叔宗孔好么？"爵兴道："这个人只会胁肩谄笑，不能干大事的。不是我离间你们叔侄的话，你看他近来这几年，跟了贤侄，一味的骗吃骗用，何尝同你办过什么事来？还是另外想一个人吧。"贵兴道："林大有虽系初交，我见他很有胆识，不如就烦了他。"爵兴沉吟道："也罢！且等席散了，再同他商量。"

当下两人计议已定，便出来入席。饮过两巡，爵兴站起来，吃干了一杯酒，对众人说道："今日析伯贤侄，要同众位商量大事，一切都托我主持。我此刻当众一言，诸位静听！"

当下众人果然一律肃静。爵兴又对贵兴道：“贤侄可叫喜来，督率家人，把各处闲房，都打扫起来应用，限明日便要齐备。”又对众人说道：“省城新到几位，自然今后就住在此处，其余各位，也务请从明天起，到这里居住。还请众位今日出去，各人回家，对一切妻子人等，只说明日有事往省城，或说到佛山，或说到陈村，千万不可说是到这里来。限明日午时取齐，我亦在此等候，到时另有说话商量，不可有误！”众人一齐站起来答应了。

爵兴又对宗孔道：“有一件事，要烦老表台，明日一早，到省城走一趟。”宗孔道：“可是要我去叫天来兄弟回来就死？”爵兴笑道：“不是这个。明日晚上要用一只羊，这里没有买处，烦你明天一早到省城去买，即日赶了回来听用。”宗孔听得叫他去买羊，从中又好落几钱银子，如何不答应？爵兴说罢，众人重新归坐，饮至黄昏，方才散去。爵兴就留在书房，同林大有、周赞先……等人谈天，只见林大有果然精悍，是一条好汉，因拉他在一旁，同他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林大有连连答应。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晌午时分，众人陆续到齐，下午宗孔也买了羊回来，贵兴自去叫人安排一切。是夜依然是呼啸同饮，直至二更方散。撤了残桌，众人分列坐下。爵兴便高声对众人说道：“今日祈伯请众位帮忙，报仇雪恨，不知众位可肯戮力同心？”众人同声应道：“自然是同心合力的！”爵兴道：“既是同心合力，我把今日这个办法，且当众言明。此刻已聚集了二十多人，我们就这几天里头，前去梁家打劫，进得门时，不必劫取财帛，只要各位牢牢的记着八个字，回来自当照议酬谢。这八个字是：‘逢男便杀，遇女

休伤。'"众人又齐声说道："当得照办！"爵兴又道："只是一层可怕，倘事后被他告发，当起官来，又当怎样？"凌美闲等一群听了，不觉面面相看。爵兴又道："外面自有祈伯打点一切，自可放心，但是你们当官怎样供呢？"众人又不能对。爵兴道："林大哥有一个主意在这里，要是当起官来，只要胡乱供一个假名字，只说那凶手畏罪先逃，等官府起一通缉捕文书，这里就好想法子，打点放你们出来……"贵兴接着口说道："但凡到官府受过刑的，我都一一记着，酌量酬送止痛银钱。"爵兴道："众位都情愿么？"众人都答道："情愿！"爵兴道："都情愿了！是最好了！但是认真到起官来，供的凶手名字，你供的是'张三'，他供的是'李四'，那又不对了，到了临时，我再拟定一个名字，告诉你们，你们便牢牢记着，个个供的都是一样，不由他官府不信。今日却还有一句话，众位既然都是同心合力的，可肯就今夜设一个誓么？"林大有上前一步，手拍胸膛道："这个正合我意！"爵兴喝声听"好！"贵兴忙叫抬过三牲来，登时七手八脚，搬了三张桌子到天井里，摆上了牛羊猪三牲，又排起香案，点上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焚上了香。此时区爵兴已把上头的话，略略加上点文藻，写成一张誓词，誓词后面，又把各人姓名，一一列上。当下贵兴先到香案前叩过头，爵兴宗孔等一班人，都依次叩拜过。爵兴便取出誓词，当众宣读。读完，又按着名字叫起来，叫一个，就有一个答应，如同点名一般。点过了，贵兴叫抬过誓品来，只见两个打杂，抬了一笼鸡，拿了一把利刀，放在当中桌上。爵兴放下誓词，走过来，左手捉了一只小雄鸡，右手拿了刀，说道："我先誓了！众位轮着来，不可退缩！"说罢，把刀子

高高举起道："有不依今夜之誓的，死得同这鸡子一般！……"说声未了，拍挞一声，已把鸡头斩下，顺手把鸡往天井里一掼，只听得扑嗤扑嗤的，那没头鸡的翅膀，还在那里乱扑呢。

爵兴方才把鸡掼了出去，林大有便忽的一跳，跳在当中，厉声说道："今夜有哪个敢不照样设誓的？"说着，就在身边飕的一声，拔出一把二尺长的尖刀来道："我就把他一刀！"说着，猛的一下，把刀插在桌子上，震的蹬的一声，他自己便先提了一只鸡，拍的一下，斩了鸡头，说了誓词。众人先看见爵兴的斩鸡说誓，本就有点胆怯，要想退缩。后来见了林大有这等恶狠狠的举动，只得一个个的上前斩过了。爵兴又拿起那张誓词道："这张誓词，照例是要存起来的，但是这个是一件机密大事，存着这张纸，恐怕失落出去，反为不美，不如当天烧了，把各人姓名，都存在天上。我们更要戮力同心，须知有天地神明鉴察！"说罢，就在烛火上烧了。却也作怪，恰好起了一阵风，把那纸灰飞到半天里去，爵兴故意抬着头，咄咄称奇。众人看得毛骨悚然。

当下收了祭品，众人从此夜起，就在贵兴家住下。一连过了三天，爵兴只不提起这事。贵兴便问道："表叔意下，要想几时动手？"爵兴道："我已算在这里了，天来兄弟，难得同时在家，倘使冒冒失失的去了，不能一鼓而擒，岂不是可惜！今日已是七月初八了，到了十二那天，贤侄可延请僧道，打起醮来，僧道不许进门，可在门外搭起醮棚，连打七昼夜的醮，包你可以成功！"贵兴道："这又奇了！难道预先超荐他们，恐怕冤魂索命么？"爵兴道："不是这等说，我另有妙用，贤侄只管预备起来。"贵兴只得叫人去预备了，又问到底几时动手。爵兴道："只等散醮那夜动手。"

贵兴屈指一计道："十二日开坛，应到十八夜散醮，何以拣了这一夜呢？"爵兴拍手道："贤侄！你真是和梁家结下莫大冤仇，连这件事也忘了，天来的母亲，不是十九的生日么？平日怎能得他兄弟齐全在家？到了那天，他自然预先回来，同她母亲做寿。莫说他兄弟两个，你就连他儿子养福，也结果了，亦是易事！"贵兴大喜道："表叔真有鬼神不测之机，此事只凭表叔调拨，我再也不过问了！事成之后，再当重谢。"当下就叫喜来先雇了篷匠，在门外搭起醮棚，延了僧道，修斋建醮，只推说趁着这中元佳节，追荐妻妹。起头两天，只引得村中各男女都来观看，三四天之后，看的人也渐渐少了。

且说谭村村中，有一个贫苦人，姓张名凤，为人生性憨直，好管人闲事，喜抱不平，因此人人都憎他多事。出来佣工，每每为同事所不容，所以佣工总不能长久。久而久之，人人都当他没有良心，索性不理他，闹得他走头无路，就流落到卑田院中去了。日间在街头叫化，夜来在古庙栖身，倒也逍遥自在，不致再去受那龌龊人的龌龊气。近来有病在身，并叫化也懒得出去，吃一天，不吃也是一天的过去。这几天看见凌贵兴门前，修斋建醮，便去门前乞些斋饭，谁知舍出来的，虽是残茶剩饭，内中却有许多肥鱼大肉。心中暗想，原来他们斋不吃素的，乐得拿来充饥，一连乞了六天。

这一天方才乞来吃饱，正要走开，忽然疟疾大发，战抖不已。看见旁边一条夹弄，喜得寂静无人，就挨了进去躺下。忽听得旁边窗户里面，有人说话。一个道："阿七哥！你今天为什么吃烟格外吃得多呢？"一个道："你不知道，我过足了瘾，今夜要去干事呢！"一个道："你真是不经事！你

可知梁天来同个痨病儿一般，他那兄弟君来，也是骨瘦如柴的，莫说杀他两个，就是再多两个，也不禁杀呢！况且我们二十多人，怕杀不了么！要你这样费心！”一个道：“不是这等说，大爷说过，杀一个，谢一千银子，我想夺头标全捞呢！可惜太爷又说：‘逢男便杀，遇女休伤’，不然，我还想多发点财呢！”一个道：“你好狠心呀！”一个又道：“不知今夜几时动手！”一个道：“区师爷说二更就去呢。”张凤听了，吓得一身冷汗，连忙带病走了出来。暗想：“这一带的窗口，明明是凌宅的房子，不道贵兴这厮，明里修斋念佛，暗里却去杀人，真是出人意外！”又想道：“我何不赶去通个信给天来，叫他早点躲避了呢？是呀！这正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想罢，拽起叫化棒，提了叫化篮，直奔天来家报信。

不知天来得信后，怎么设法预备？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区爵兴当筵俨行军令　凌祈伯临阵却用火攻

大凡内地村镇地方，所有人家，都是祖居的，地方又小，又没有往来客商，朝夕见面的，无非是这几个人。所以一村之中，无论富贵贫贱，彼此多是认得的。谭村亦复如是。所以张凤也是认得梁天来的。谭村村中之人，也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个张凤。

闲话少提。且说张凤在窗外听了那一番言语，知道天来今夜有难，急急要去报知，也顾不得身上有病，一口气奔到天来家门前，举起手来，把门打得震天响。祈富不知何故，吃了一惊。连忙开门出来，看见是个张凤，骂道："呸！你这个没嘴脸的，只怕要作死了，讨饭也好好的讨呀！"张凤道：我不作死，只怕你家有人要作死呢！"祈富大怒道"张凤！你今天可是发了痴了！怎么登门咒起人来？"张凤道："你且不要动气，我要求见你家官人呢！"祈富道："我家官人太没事了，要见你呢！"说着把他一推，便要关门。张凤就大喊起来道："你这不识好歹的奴才！你家官人可是当今皇帝，连见也见不得的……"一阵乱闹，里面惊动了养福，出来喝道："是什么人在这里混闹？"张凤道："我是特来送要紧信的，叵耐你家祈富这厮，不同我通报！"养福道："你送什么信来？"张凤道："我送凌贵兴的信来！"养福听得"凌贵兴"三个字，心中吃了一惊道："是凌贵兴叫

你送来的么？”张凤道：“我又不是他家奴才，他好使得我动！是我听了一个信息，特来通报的！”养福道：“是什么信息？你给我说了，可不是一样？”张凤道：“这是个性命交关的要紧信，不见了你们大官人，是不说的。”养福听了，心中诧异，只得喝住祈富，不要同他厮闹，自己却到里面告知天来，凌氏道：“不消说，这又是贵兴那厮，叫他来胡闹的。”天来道：“且待孩儿出去看来。”说着，走了出来，便问张凤何事。张凤道：“官人，可借一步说话？”天来便让他到门里来。张凤便把自己如何讨饭，如何发病，如何睡到窗下，如何听见密话，一一说知。天来道：“多承你关切，我这里提防着就是了！”在身边摸出一块银子，约有一两多重，递给张凤道：“这个请你买碗酒吃吧。”张凤千恩万谢的去了。

天来回到后堂，告知凌氏。凌氏道：“这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不提防他！”君来道：“这是张凤穷极了，想出这些谣言来骗赏钱的，贵兴就是凶恶到十二分，这个升平世界，怎么就好杀人，难道没有王法么？”

大家正在半疑半信，议论这件事，忽见祈富进来说道：“张凤那厮，又来闹了，赶也不去，还说要见官人。”天来听说，出来看时，张凤道：“官人！我想起一件事来了。方才我来报信，多谢官人赏我一块银子，我本来万千之喜。我走到半路上，想起我是个叫化的人，今日无端来送这个信，官人赏了我银子，我若是受了，官人们一定要疑心，我造作谣言，来讨赏钱的，一定不做准备，到了晚上，依然要遭他们毒手，岂不是我白白送了这个信，劳而无功，而且还要被人疑心我设法骗钱么？因此特将原银送回，务求官人速速躲

避！”说罢递过原银。天来大惊道："这么说，你的话是千真万真的了？”张凤道："是么，我就知道受了这块银子，人家就要疑心我混骗，不信我话的了。此刻可真了，官人作速躲避了吧！”天来道："既如此，我这个还谢得你少呢！你先拿去吧，明天再重重谢你！”张凤道："这块银子，我今天是抵死不能受的，不要我为了这块银子，误了官人的性命。等官人躲避过了今天，明天谢我，再多点我也肯受。”说着依旧把银子递过来，天来哪里肯接？张凤掼在地下，翻身就走。回头说："官人千万保重！速速设法！我但望你明天平安无事！”说着，扬长的去了。

天来拾了银子，回了进来，告知凌氏。大家这才慌了，没了主意。凌氏便说："我的儿，你父子兄弟三个，赶紧走吧！好歹躲了这一夜再说。”天来道："这个如何使得？不如另行设法。”君来道："不如同母亲同到省城去吧。”凌氏道："此时已经将近黄昏，还有甚法可设？我又何必同你们到省城去，终不成贵兴敢来杀我！并且据张凤说，有什么'逢男便杀，遇女休伤'的话，我们妇女，又宽一着。你们三个赶紧走吧！你们兄弟要不放心时，可留下祈富在外面探听一切就是了，快点走吧！”刘氏道："不如等到黄昏将黑的时候走吧。此刻出去，恐怕被他们遇见，又不妥当了。”众人心中七上八下，慌做一堆，只是没有个主意。看看天晚，将近掌灯时分，凌氏再三催促，天来父子兄弟无法，只得含泪拜别，叫船往省城逃生去了。

这里凌贵兴是自从十二开坛那一天起，便眼巴巴的盼望到十八，要去行事。到了这天，从早晨起，直到黄昏，终日摩拳擦掌，准备杀人。申牌时分，聚众吃酒，区爵兴就当席

发号施令起来。先叫喜来听令到："往常吃酒，都是你执席招呼，今日可免了你这差使，唤两个小厮来伺候。你可去邀了当段地保李义来，只说今夜我们这里放焰口，恐怕来看的人多，拥挤闹事，请他来弹压。约得他来了，却让他到门房里吃酒。这李义是见了酒不要命的，你可灌他一个烂醉，你自己却不可吃醉了，我另有用你的去处。"喜来领命而去。爵兴又叫润保、润枝听令道："这东路上是千总衙门的来路，你二人可扮作家人模样，带了大爷片子，伏在那里。如果黄千总听见声息出来巡查时，你二人就拦住，拿片子给他看，说是'这里因为放焰口，看的人多，在那里拥挤着打架，此刻已经劝开了。家爷恐怕劳了千总爷的驾，叫小的们赶来挡驾的。'"润保、润枝领命。爵兴又叫其誉、海顺、柳郁、柳权四个听令道："我已经备下了鞭炮十多箩，你们各领两箩，在门外醮棚的前后左右，不住地烧放，不准有片刻停声。烧不够时，再进来领取。"柳权道："放焰口向来没有放鞭炮的，岂不被人疑心？"爵兴道："有人问时，你们只说我们家因为去年连伤了两个女口，阴气太盛，所以今夜借着这鞭炮，要轰开那些阴气就是了。"四人领命。爵兴又叫宗孟、宗季、宗孝、宗和听令道："你四人各拿闷香一束，初更以后，便分投去梁家的四面街道上，把所有更栅的更夫，街栅的栅夫，一齐闷倒，各人就在四路巡查，倘然遇了官兵，就飞报前去，不得有误！"又叫凌美闲听令道："你带领越文、越武、越顺、越和、简当、叶盛，一共七人，做先锋先去攻开大门，到梁家门首时，先放一响炮，我这里发第二队人马。"又叫林大有听令道："你带领周赞先、黎阿二、李阿添、尤阿美、熊阿七、甘阿定，一共

七人，作第二队，只听得前面炮响一声，即刻动身。到那里时，也放一响炮，我这里发第三队人马。你们两队人马，如果遇见天来兄弟时，先捉住了，等大爷亲来验明再杀。”又叫勒先、蔡顺两个听令道：“这里北路，便是巡检司衙门的来路，你两个也扮做家人模样，伏在那里左近，倘遇见衙门差役来时，就分一个，引了来，送到门房，交喜来管待吃酒，却仍要回原处伺候。如果李巡检亲自出来，却飞报与我。”二人领命。爵兴又拿出一枝流星火，交给润保、润枝道：“你两人，倘然挡不住黄千总，即刻转到暗处，把流星火放起，我这里如果挡不住李巡检，也放起流星火来。你们留心，但见东路流星火起，即刻退回，见北面流星火起，便先四下里散开，慢慢回来。”众人一齐领命。

宗孔道：“老表台！我侄老爹办事，着着差我先行，没有一回落后，今天怎么没有我的事了？”爵兴只做不听见，对贵兴道：“贤侄可自己做第三队，不必多带人，却要坐着轿子，叫令叔宗孔保护前去，只要验明是天来兄弟正身，杀了就回来。我这里叫人预备庆功筵席。”贵兴道：“表叔真是调度有方，可惜未曾做得军师！”爵兴道：“好歹今夜也做一遭儿玩玩吧！”说罢大笑。

当下酒饭已毕，等到初更将尽，这里便陆续起身。各人临行，爵兴又一一嘱咐：“切记回来时，各人都由后门进来，不可有误！”看看一队队的都去了，又远远的听到第二声炮响。贵兴就上了轿，宗孔扶着轿杠去了。爵兴暗暗笑道：“好歹叫你做一次奴才去。”

这里外面打劫的情形，开书第一回，已经说过，今不再提。且说祈富是夜听得强徒来攻打大门，便连忙到里面道：

"强盗真个来了！你们快些关好二门，躲到石室里，我往外面看动静去了。"仆妇程氏听得，忙将二门关上，下了锁，凌氏带了合家人口，躲到石室里面，关起石门，上了铁栓，众人慌做一团。凌氏战兢兢的，只是念佛。后来听听已经打破了二门，刘氏到楼上，在小小窗户外一望，只见红光满地，吓的连跌带滚，走了下来道："婆婆！不好了，他们还放火呢！"众人听了，只吓得三十二个牙齿，登时打斗起来。不多一会，鼻子里忽然闻着一股桐油烟臭，慢慢的那烟就多起来，熏的众人咳呛不绝，要躲到楼上去，谁知楼上的烟更觉厉害，只得重新下来，一个个慢慢的气也喘不出了，眼泪鼻涕，出个不住。这座石室，本来是预备收藏紧要物件的，不甚宽敞，不一会，只见满室皆烟，把两盏油灯，罩得惨淡无色，暗晦无光。又过得一会，虽然还隐约看见那两个火影儿，却早是黑魆魆的对面看不见人影的了。凌氏气也喘不过来，那眼泪扑簌簌的流个不住，捞起衣襟掩住了口鼻。听一听各人都寂无声息，只还听得一个人在角子上喘气，欲待叫时，却是用尽平生之力，也叫不出了。欲待看时，莫说那眼睛张不开，就算勉强张开了，在这黑烟里面，如何看得见？没办法，只好暗中摸索，要过去看，不料踢了一件东西，绊了一交。伏在那东西上面，用手摸时，却是一个人，摸在那人的大腿上，觉得已经冷了。要待挣扎起来时，却只挣扎不起，只得伏在那里。

不知凌氏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闻凶耗梁天来气死　破石室黄知县验尸

且说天来兄弟当夜掌灯时分，别过母亲凌氏，各人叮嘱了妻子几句话，带了养福，一同叫船到省城。及至赶到省城，到得天和行时，各伙友都吃了一惊道："老太太明日千秋，梁兄等既回去称觞祝寿，为甚此刻又赶了来？"天来叹一口气，把张凤报信的话，一一说了，直述到逃走出来避难的话。只听得行中的一位管账先生，拍案大叫道："呀！梁兄！你这个错，可错得大了！既然有了张凤的报信，你就应该当时把张凤扣住，做个证人，一面报了文武两衙门，存下了案，一面招呼地保、更夫、练勇，或伏在四面，以便擒捉，或列在门前，预为防护，总是个办法呀！怎么你父子兄弟，一同都出了来，却把些女人丢在家里？倘若明天回去，老太太有什么一长二短，那就怎么样呢？嗳！真正岂有此理！"几句话只吓得天来张口结舌，魂不附体，跌足道："这便怎么得了！"君来也道："该死，该死！怎么我们就想不到这一着，此刻可怎么得了，赶回去也来不及了呀！"养福道："据张凤说，他们说的'逢男便杀，遇女休伤'，只怕女人还不要紧。"那管账先生道："小东人！你向来很聪明，怎么这个就见不到？有男人在家时，他便这么说，此刻男人都走了，他寻不出一个男人来，岂不要迁怒女子么？"养福听得，顿时呆了。天来跳起来道："不必说了！我们连夜赶回去吧！"

管账先生道："梁兄！此时也不必着急了！此刻要赶回去，也不及了！纵使叫了快艇赶去，到得府上，也要五更时候了，万一碰在贼锋上，岂不坏事？我看莫若等到了天明再去吧！"天来此时，方寸大乱，心无主宰，听了此言，复又立定。众伙友也在那里议论纷纷。

这一夜，天来三人，并不曾睡。有两个伙友，也陪着坐守天明。

天来一夜，只是心惊肉跳，出一阵热汗，又出一阵冷汗，三个人唉声叹气，连环一般的不断。看看坐到天色微明，天来又要走，那管帐先生，本来也陪着坐，此时已是前仰后合的瞌睡不止了。听得天来又要走，便勉强挣扎道："梁兄！一夜也挨过了，不在这一时之间了，稍微再等一等。府上要有什么动静，报信的不久就要到了。你此时要走，岂不是两面相左么？"天来听说，又坐了下来。不一会，各店伙都起来，张罗开门了。

天来坐立不安，就走到外面看一回，又走进来叹几口气，忽见祈富踉踉跄跄，赤着膊，满头是汗的，奔了进来，气也喘不出的道："官人呀！不好了！……"只说得这一句，便站脚不稳，扑咚一声，跌在地下，放声大哭起来。只吓得君来魂不附体，要着急问时，却又说不出半个字来。养福早已浑身冰冷，连舌头都麻木起来了。看看天来时，他却一言不发，面色同白纸一般，嘴唇也青了，两双黑眼珠子，只管朝上翻。养福方要叫爹爹时，只见他猛地里往后一翻，直挺挺的仰跌在地下，吓的养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君来也急的叫得出来了，大叫道："哥哥！这是怎么呀？"众伙友手忙脚乱，都去弄姜汤、开水、通关散，灌救了一会，方

才慢慢的回转过来。君来、养福，扶起来坐下，此时吓的祈富也不敢哭了，倒反过来安慰道：“官人放心！家中只怕还未有大事！”天来道：“夜来到底是怎样情形？你快说！”祈富道：“昨夜初更向尽时候，强盗来了。小的便向里面通报，知照他们，关上二门，小的就到那填不尽的池子里躲避去了。不多一会，强盗攻开大门，又用火攻开二门，小的吓的不敢出头。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隔壁翰昭叔太爷及四邻人家，虽然敲锣喊救，无奈总没有人来。人声闹得盈天响，直到三更向尽，差不多四更时候，强盗方才去了。小的爬出来，到里面去看，只见石室大门紧闭，门外头堆着一大堆烧不尽的草灰，那火还是烘烘的着呢！小的当下便叫开门，谁知叫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答应，吓得小的慌了，连夜叫了加快的孖舲快艇，给官人报信，请官人速速回去定夺。”

天来听说，明知是凶多吉少，然而也只能作一丝之望，赶忙带了君来、养福、祈富，叫了快艇，飞棹向谭村而来。到得家时，只见余烬尚燃，十分狼籍，只有石室大门，依然紧闭，翰昭已在那里搓手顿足。天来兄弟见了，也不及说话，便拨开草灰，乱去打门号叫，叫了半天，哪里有个声息？正在这里张皇，只见李巡检坐着轿子来了，前面还有地保李义带着。当下李巡检里外勘视了一遍，便向天来道：“幸而还没有偷了东西，还算好。”天来道：“此刻石室里面，没有声息，说不定还有人命在内，并且外面又是放火毁门，明明是强盗，还望太爷作盗案详禀！”李巡检道：“石室门是在里面关的，就算是强盗，他从哪里钻进去杀人？除非连强盗也死在里面！”天来着急道：“太爷不肯作盗案详

禀，小人自去报县就是了。”李巡检怒道：“你这里明明一点东西没有遗失，不过失了点火，这还说不定是你们自不小心的缘故！你这个人很胆大，就这样没凭没据的就算是盗案么？”天来道：“太爷不必动怒，自从昨夜四更，强盗去了，这石室门还没有开过，回来打开了门，里面八口女眷没事，小人也就不敢多事，听凭太爷详去。倘使内中有个变故呢，小人只得自行报县的了。”李巡检想了一想，这件事果然有点蹊跷，因说道：“这样吧，你一面叫石匠来凿开石室，一面叫地保去报县，我也就回去办详文就是了。”天来谢了李巡检，一面叫人去叫石匠，一面叫祈富协同地保去报县。

这时候的番禺县姓黄，江西人氏，是个两榜出身，为人颇觉慈祥，办事也还认真，总算没有晚近官场习气的，自从今年三月到任，地方尚觉太平，从没有办过盗案命案。这日闻报，不觉大惊，又听说石室至今叫不开，情知有事，就传齐了刑书仵作，执事人等，如飞的下乡来勘验。到得谭村，已是申牌时分，只见那两名石匠，在那里凿石室，还没有凿开呢。传天来兄弟过来，略略问了几句话，就叫地保李义来问道：“昨夜此处明火打劫，又放火烧门，你去报过文武两衙么？”李义低头跪下，默默无言。黄知县拍案再问，李义只管不语。黄知县怒道：“你这狗才，到底怎样说？”李义道：“小人不合昨夜吃了点酒，不曾知道。”黄知县大怒，撒签喝打，左右拖翻在地，打了一千小板子。又传四邻问话，四邻同供，因见贼人势大，不敢相救，也曾登屋敲锣喊救，争奈没有人来。黄知县叱退，又传栅夫黄元来，当堂打了五百。离了公座，亲自喝叫石匠用力开凿。此时一扇石

门，已是凿凹了一大块，只是未曾洞穿，就叫搭起人字架，挂起大锤去撞，撞了几十下，方才撞成一洞。天来看见，连忙走近，低下头要爬进去，谁知刚低头到洞口，里面喷出一阵臭恶的煤气来，把天来熏的涕泪交流，咳呛不止。旁边一个石匠看见，便取块布，掩了口鼻，爬了进去，拔了铁栓，开了石门。只觉得一阵臭恶微烟，滚滚出个不断。众差役便走了进去，不一会，陆续抬出八口女尸来，天来兄弟父子，已是号啕恸哭，及后见了凌氏尸身，更是抱着乱哭乱叫。养福伸手去胸前一摸，道："爹爹，叔叔，且莫哭，祖母还有得救呢。"当时又纷纷乱乱，调姜汤，烧开水，来救了一会，凌氏果然苏醒过来。

原来当时各人俱被烟闷倒，仆妇程氏，已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凌氏暗中摸索时，踢在她头上，绊倒伏下来，口鼻刚刚伏在程氏两腿当中。烟气是上升的，凌氏伏到低处，得了些些空隙，所以不死。此时醒来，看见尸骸遍地，纵横狼藉，不觉大哭起来。天来只得劝住，扶入上房，央了邻舍妇人来陪伴，自己仍旧出来当官答话。

当下黄知县饬令仵作，将七口女尸，逐细验过，喝报实系被烟闷死，别无伤痕，又据天来供报尸名："一梁天来妻刘氏，一梁君来妻叶氏，一梁养福妻陈氏，一梁天来女桂婵，一佣妇程氏，一婢女春桃，一婢女秋菊。"黄知县叹道："这伙强徒，居然连伤七命！"便叫书吏填尸格。君来跪上一步，禀道："生妻叶氏，已经有身五月，求太爷验明，作八命存案。"黄知县吃了一惊，忙叫仵作如法相验。仵作便去取了一块新瓦，用炭灰烧红，淬在醋里，拿起来，趁热盖在叶氏肚上，一会取下来呈案。黄知县一看，果然瓦

上，现了一个男孩影子出来。就叫书吏照填在尸格上。然后抚慰天来几句，叫他作速备具呈词，以便追缉强盗，便打道回衙。

这里天来兄弟，便含悲茹痛的，收拾余尽，买棺盛殓了七具尸骸。那一种凄惨情形，且不必细表。只有凌贵兴那边，听得这个风声，只吓得屎尿直流，从此之后，大开银库，驱遣财神，在广东官场中，演出一个黑暗世界来。

未知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张阿凤挺身作证　施智伯仗义誊词

且说凌贵兴当夜打劫了一番，回到家中，遵了爵兴吩咐，一个个都从后门进来。爵兴已排好了五桌筵席，预备庆功，当下且不入席，列坐两旁，谈说此事。润保、润枝先说道："我两个奉命在半路拦截黄千总，他果然出来，我们在沙街地方，把他拦住，就照吩咐的话，说了一遍。他又问：'为何烟焰漫天的？'我们道：'这是今夜放焰口焚化纸锭的烟。'他就信而不疑的回去了。"勒先、蔡顺也来回报，说："巡检衙门，并没有差人出来。"其誉、海顺、柳郁、柳权都来回报，说："一共放了十二箩鞭炮。"凌美闲、林大有，又各叙攻打情形。喜来却进来报说："地保李义，从入黑时便醉了，到此刻还没有醒。"爵兴听罢，呵呵大笑道："今番可以算得大获全胜了，此时叫他一窝儿死在石室里，没了个苦主，地方官哪里还肯认真缉捕？这才是斩草除根呢！"贵兴道："表叔真是算无遗策，但是我只管依计而行，内中还有许多不懂的，为甚要先打起醮来呢？"爵兴道："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你同天来有仇，此刻差不多人都知道了，忽然他家出了这件大事，岂不要疑心到你？总要托一个事故，躲避开才好。此时又没有甚么事好做，所以只好托词打醮。恰恰算到今天，放焰口完醮。你是主人家，应该在旁边伺候拈香的，明天事情出来，哪个还疑心到你？就只这个

意思。”贵兴道：“这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呢？”爵兴道：“这里离梁家不过半里路，他们去攻打时，不免要有声息，所以放起鞭炮，乱了那边的声音。这里头还有一个用意，我恐怕李巡检要出来，所以打发简勒先、蔡顺去拦住。万一出来时，先来通报，我这里便要遮留着他，或待茶，或待酒，敷衍住他，也叫外面鞭炮的声音，堵住他的耳朵。所以叫你们回来时，从后门进来，也是怕恰遇了李巡检在前面，因此预先打算定了。所以必要简、蔡两个去拦截巡检差人。我其中也有个用意，因为恐怕别人看不出公差的举动，他却又不穿号衣的，更无从分辨。简勒先我曾经问过他，他从前在东莞县当过差役，此刻番禺县里，也有他一个卯名，他是一定看得出来的。所以特派了他去，这是我连日筹划的计策呢。”

不一会，那四路放闷香的宗孟、宗季、宗孝、宗和，也陆续回来，这个说我闷倒了某处勇练，那个说我闷倒了几处更夫，争来献功。贵兴当堂取出了八千银子来道：“我本说过，总谢的是五千银子，其余天来兄弟，杀一个，谢一千。此刻一把火，一缕烟，管取连养福也死在里面，真是算得斩草除根的了。我另外拿出三千银子，你各位一一均分了吧！”众人齐声称谢，方才入席畅饮，直饮至天色大明，日高三丈，方才各各就寝。

到了申末酉初，方才起来。宗孔献计道：“我睡在床上，想了一个法子，前回的三千两假借票，此刻正好用着他，凭了这一张纸，乘势好去占据他的糖行。”爵兴道：不妙，不妙！这样做出来，显见得我们乘人之危了。且慢一步，再想法子。我们此刻不重在糖行，只重在石室，总要设

法把那石室先弄了过来，其余再作商量。”

宗孔方欲说话时，只见喜来报道：“大爷，不好了，昨夜梁天来并没有死，所死的都是女人，此刻报了番禺县，在那里相验呢？”爵兴吃了一惊道：“你这话是真的么？”喜来道：“怎么不真？我才从尸场上回来的。亲眼看见天来兄弟父子三个，都在那里呢。地保李义，被县官打了一千多板，打得那屁股就同烂杨梅一般，路也走不动了。伺候县官走了之后，还叫人抬着回去呢。”一席话听得贵兴目定口呆，宗孔摩拳擦掌，爵兴搓手顿足，他三个人，却是三般心事：贵兴为的是白费精神，白耗银钱，未曾杀得他一个，不胜懊恼。宗孔是一不做二不休，道：“他既然未死，何妨今夜再去结果了他？”爵兴是想到他家男子未死，闹下这场大事，他一定不肯干休，过两天不知他如何告法，这场讼事，很有得纠缠呢。当下便对贵兴说道：“看这个情形，一定是走了消息，有人通了信了，他才预先避过呢。然而这件事，我们已经是万幸的了！天来这东西，是个笨货，要是稍微乖巧的，得了信息，先招呼了更练，又召集些佃户，分伏在石室里面、以及外进几间，等你们攻石室时，里应外合，怕我们不束手就缚？所以我昨夜要分作三队起行，也是防到这一着。此刻这一关是已经逃过了，不必说了。从今天起，可不能不防他告发。他若是只告了强盗行劫，没有人名，那就不怕他。最怕的是有人通了信，他却告起主使来，这可是个不得了的事！”

宗孔道：“老表台，也忒煞多心了！我们这里，哪一个不是侄老爹的心腹，哪一个不受过侄老爹的大恩，谁还去通信呢？谅天来也没有这样大胆，敢告我们！”爵兴不去理

他，又对贵兴道："君子防未然，这件事贤侄可不要看轻了！须要预备一切，一两天内，把众兄弟陆续打发开了，千万不可一哄而出，又不可慌张顾忌，要去的大大方方。贤侄这里，预先要买出两个有年纪的人，充做耆民，我们谭村没有什么绅士、耆民可以当官的，至紧至紧。我此刻也不能耽搁，还要去各处打听天来曾托什么人写呈子，好作商量。"贵兴听得呆了，道："表叔！你千万在心这件事才好呢。"爵兴道："闹起事来，我也要累在里面，怎么好不在心？以后还要大众同心合力呢。"说罢，匆匆辞去了。

且说天来盛殓了众尸，不必说也是哀痛的了，只因凌氏年纪高大，恐怕伤了老人家的心，只好勉强安慰。这一天张凤也来吊问，天来感他的情，就留他在家，吃口闲饭。过得几天，又想到省城生意要紧，只好留下养福侍奉凌氏，带着守孝，又叫君来随时往来两面，自已带了张凤，到省城而来。一众伙友，自有一番唁慰，且不必言。

却说天来有个至友，姓何，表字杰臣。这一天闻得天来到了省城，也来慰问。天来接见，具道一切。杰臣道："有这等奇冤，梁兄为甚不早日补了呈词，请官追捕？"天来道："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况且黄县官也交代，叫补具呈词，但是这个呈词，要怎么写法，也要请一位高明的商量商量，才得妥当。我昨天才到，所以还没有提起。"杰臣沉思道："我有一位相好朋友，曾经学过刑名，律例极熟，只因不肯冒绍兴籍贯，所以没有馆地，写的状词最好，却只不肯出面，也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本事。而且他还有一个极不好的脾气，不容易请教。若是拿了钱请教他，他向来不肯做的，要碰着他路见不平，却是分文不受，登时就代人做了。"

天来道："不知此公姓甚名谁？何不带我去见他，诉说这番冤苦？或者他肯见怜，亦未可知。"杰臣道："这样求他，他未必肯，我明日约他出来，到外面闲逛，故意经过此处，梁兄便可邀留少坐，闲谈之间，说起这件事，随机应变去求他，方才妥当呢。"天来大喜应允。当下杰臣别去。

到了次日午后，果然看见杰臣同着一人走过，天来便邀杰臣到行里少坐，杰臣就邀了那人一同进来。天来请问姓名，始知那人姓施，表字智伯。当下分宾主坐定。杰臣又故意问天来家中之事，天来又故意诉说一番。智伯道："升平世界上面，哪容强盗横行？梁兄为甚不速速补具呈词，好叫地方官缉捕？"天来道："弟这番被劫，却与寻常被劫的不同，内中有个主使的。"智伯道："主使的又是谁？"天来便把同凌贵兴交涉前后情节，一一告知。智伯道："不知可有个见证？"天来道："见证便有一个。"又把张凤报信一节，说了一遍。智伯道："有了这个见证，就好单告主使的人了！这个叫做'擒贼擒王'。若是告个盗劫，他不难贿嘱差役，就是一百年也不能缉获破案呢！"天来道："多承先生指教，只是缺了个写状的人，不知二位可有相好的朋友，肯做这个事的么？"杰臣听说，看看智伯。智伯道："省城里面，做这个事业的很多，梁兄自去打听便了。"天来闻言，无话可答。杰臣想了想道："写状的人尽多，只有一层可虑。凌贵兴是个富有百万的财主，又是个阴险狡诈的人，只怕他早就遍行贿嘱了。这里托了他，他却在呈词上面，故意弄些破绽，然后又去同贵兴造诉词，驳了个干净，那就怎样呢？岂不坏了事么？"智伯沉吟道："不知那个见证的张凤，可靠得住？"天来就把张凤叫来，给智伯当面看了。张

凤先说道："小人当日，确在凌家窗外，听见强徒说话。那时不过偶然存了个不忍之心，去梁官人家通个信，也并不是望什么酬谢。谁知事后，梁官人却口口声声叫我'恩人'，叫得我好生惭愧？又在乞儿队里，把我提拔起来，丰衣足食，我反受了梁官人大恩，莫说是到官做见证，就是叫我赴汤蹈火，也是要去的！"智伯道："你不要此时口硬，当了官时，那一种威严，只怕你先就要吓慌了。何况说得对便好，说得不对时，要打要夹呢，你不怕么？"张凤大怒道："你这位先生，太欺人了！难道做过叫化子的，就没有骨气了么？我还因为骨气太傲，才做叫化子的呢！梁官人要肯放我去时，也不必打官司，我此刻就回到谭村，闯进凌家，寻着贵兴一刀砍死了他，我自己到官出首，拼了我这颗头颅不要，去抵他命，不带累着梁官人半丝半毫，也可以做得到。不过我想被他们弄杀了七尸八命，只拿一个凌贵兴来抵，未免不值得，想告到官司，多捉几个强盗来杀杀这口恶气，方才出得舒服！为此我不曾去动手罢了！"

智伯拍手大喜，忙对张凤一揖道："好一位义士！你恕我'有眼不识泰山'！这写状的事，就交给我罢！我是不受凌贵兴贿嘱的，他却也贿不到我。"天来大喜，即刻就送过润笔银一百两来。

不知智伯受与不受？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愤奇冤天来初告状　行重贿勒先访官亲

却说天来当下送过润笔银一百两，智伯哪里肯受？天来再三相强，杰臣对智伯递了个眼色，智伯就受了。又坐谈了一会，二人方才别去。走出一箭之地，智伯取出那一百两银子，递给杰臣。杰臣道："这是天来送先生的润笔，如何给我？"智伯愕然道："兄既是不要，何故递眼色与我？"杰臣道："先生有所不知，天来素性拘迂固执，你若是不受他的，他倒要疑心你不同他尽力，所以我劝先生受了。"智伯闻言，也不理杰臣，翻身走到天来行里，当面还他银子。天来大惊道："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莫非嫌菲薄么？"智伯把杰臣的话述了一遍，又道："我向来代人写状子，不肯受钱的，不过是个抱不平的意思。"天来还要强送时，智伯作色道："梁兄，你这就错了，难道你看得我还不如一个张凤么？"一句话吓得天来不敢言语，连连作揖陪罪。

智伯别了去，到得次日早晨，果然亲自送来一纸呈词。天来再三致谢，款待茶点。看那呈词时，上面写道：

"具禀人梁天来，禀为虎豪叠噬，抄杀七尸八命事：某悲姓寡人单，居住凌贵兴叔侄肘下，恶听堪舆之言，勒某拆居相让，长伊风水。某念父置子不弃，相拒成仇，屡被势逼，掘破坟墓，斩伐树木，建白虎照明堂，毁拆后墙，填塞鱼池，渡头截劫，掘冈芋，割田禾，抢去玉石花盆，花梨木

桌椅，种种欺嚧，事事有据。某屡欲誊词上控，为母训所阻，且贫富悬殊，卵石不敌，只得忍止。讵恶十害不休，祸于戊申年六月十八夜，知某母生辰，料某归家上寿，纠合强徒焚劫，冤杀七尸八命，蒙台验明在案，有张凤亲见亲闻，愿为确证。有此大冤，迫切沥血上鸣，乞恩丙鉴，沾仁无既！”

天来看罢，再三致谢。智伯道："梁兄可把他再三读熟，牢记在心，到了堂上随问随答，不可有误！”嘱罢辞去。天来就取呈词细细读熟，好在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不必十分用心，只看了两遍就记得了。于是觑着黄知县坐堂问案时，当堂呈上。黄知县看罢，对天来说道："你怎么迟到今天，才来补呈？”天来道："只因家中连丧七人，料理诸多后事，所以耽搁了。”黄知县道："你这证人张凤，靠得住么？”梁天来道："是张凤亲见亲闻，坚愿做证，可以随时到案听审的。”黄知县道："你退去候着吧。”天来叩谢退出。黄知县就当堂签出值日原差陈德，到谭村提凌贵兴去。

陈德领了牌票，次日一早，带领众小差，来到谭村，到得贵兴家时，恰好区爵兴也在那里。陈德便指挥众小差，把两个押起。爵兴吃了一惊道："请问贵差有什么公事，到这里为的是什么事？”陈德冷笑道："你们做的事，你们自己不知，还来问我！”爵兴道："话虽如此，你也应该先给公事我们看过，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动起粗来！”陈德在身边取出公事，向桌上一掼道："你看，你看！”区爵兴取过来一看道："既是这个公事，我就跟你到公堂走一遭，当堂先告你一个凌辱斯文！”陈德冷笑道："好个杀人放火的斯

文！”爵兴也冷笑道：“你哪一双眼睛看见我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伎俩，只好去吓那不识字的乡下人。须知我区爵兴是个吃惯官司的，回来我只请你们本官发落。”原来陈德进门时，因为公事上有凌贵兴叔侄字样，以为他们便是叔侄两个，今忽听得爵兴言语，知道有误。公门中的人，何等油滑？又听得爵兴语言尖利，连忙改容道：“原来是区大爷，小差奉公行事，身不由主，望大爷恕罪！”说罢，便喝众小差道：“两位大爷，都是读书君子，你们不得无礼！”众小差闻言，一撒手早把两人放了。爵兴便道：“大凡告到官司，虚者自虚，实者自实，总不难水落石出。你既然知道这里凌大爷是个读书君子，那梁天来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话，告了这一状，这里免不得要递个诉词，又何必张皇着便来提人？此刻这公事上，又没有提审的日期，你何妨缓一步，到了几时要审，再来关照。等凌大爷自行投到，顺便就递个诉词，这个案不难一堂就可以了结了。”说罢，回头对贵兴道：“贤表侄！可取些茶资送给这位原差哥，让他们也好去吃碗茶。”

贵兴向来未曾经过官司，方才陈德一来，已是吓的手足无措，幸得爵兴几句话，说得陈德放了手，才放下了一半心。此刻听得爵兴叫他送茶资，就连忙进去取银子，又不知送多少才好。此刻陈德在外面，又不便同爵兴商量，自己又不曾经过这个事，一时没了主意，只得顺手取了二百银子，拿了出来，交与陈德。陈德双手接过，连忙道谢。心中暗想，“原来是个雏儿，倒是个好主顾，将来这案，一堂不结，未免再翻些花样，赚他几个用用。如果这案子迁延下去，好处还多呢。此刻乐得做个人情！”想罢，便陪笑道：“小差

本来是奉公而行，并不是斗胆来搅扰，既然凌大爷这般赏脸，就是略缓几天，也不要紧。过几天到堂，自然有照应，但请放心！”说罢带领众小差，欢天喜地而去。贵兴拍手大笑道：“这样容易打发的官司，怕他甚的！”爵兴道：“不是这等说，我同贤侄赶紧到省城走一遭，好歹要打点打点。他这个告，告得狠凶，不可不防，并不是就此可以了结的！”

贵兴连忙同爵兴带了喜来，叫船同往省城，到三德号住下。爵兴匆匆往外面去了，直到二更时分，方才回来，满头是汗道：“好厉害！原来这个呈词，系当堂呈递，还没有批，就当堂签差的。我们要递诉词，须得要抄了他的底子来，方好下笔。我今天费了大半天工夫，方才弄到，晚饭还没有吃呢！”贵兴忙叫开饭来，一面取过那呈词底稿去看道：“这个做证的张凤是谁呢？”爵兴道：“贤侄真是贵人多忘事，怎么就忘了这个叫化子？”贵兴道：“哦！原来是他！他有多大前程，敢来同我作对！”爵兴道：“不是这等说，他总是在什么地方，得了我们的凭据，方才闹出这件事来，我们要紧快些预备。我记得简勒先在番禺县里有个卯名，不知他在里面有什么路子？明日一早叫喜来去找了他来。你在店里，另外派一个伙计到谭村去，把那两个买定了的耆民，先邀了来，教他口供，要紧要紧！我吃过饭就去起诉词稿子。这件事很要费点心思。贤侄你也请早点睡，不要来搅扰我。”当下吃过了饭，爵兴自去打草稿。

次日一早，贵兴就起来，先打发一个伙计到谭村去，又叫喜来去寻简勒先。到了巳牌时分，爵兴方才起来，一同早饭。饭后，不多一会，那伙计已在谭村带了两个老头子来：

一个叫做钱裕国，一个叫做文昌明。爵兴教了他多少见官不要畏惧，力保贵兴在家攻苦读书，不预外事的话，教了又教，方才教会。喜来也带了简勒先来，爵兴便把天来已经告发的事告诉了他，又问他里面可有线路？勒先道："不必线路，只我便认得他的舅老爷，想来许他一分厚礼，也可以说得上去。只是闻得这位本官，十分清廉，不知说得动说不动？"爵兴道："我们许下里面一千两黄金，许了舅老爷一千银子，见了钱没有不开眼的。只要你竭力说上去，事后自然也要重谢你。"简勒先道："我们是自己一家人，还有什么谢不谢？事不宜迟，我便要去！"贵兴取出五十两银子给他道："这个拿去作个茶酒之费。"勒先不受。爵兴道："这个不是谢你的，你去请那位舅老爷说话，吃茶吃酒，也要使用，总不能倒要你花钱。"勒先方才受了，一径来找这位舅老爷。

原来黄知县是个穷读书人出身，在江西原籍时，穷的无可过活，甚至在街头卖字，曾经娶了个小户人家的女儿为妻。这人家姓殷，娶了过来之后，殷老夫妻，不久就相继而亡。临终时，都嘱托女婿，照应小儿子殷成。这殷成从小就不成器，终日在街头赌博，又没有第二个兄弟姊妹。自从殷老夫妻死后，黄知县倒添了一个累。幸得是年乡试中式，次年连捷，中了进士，榜下用了知县，签分广东，领了部文，到省而去。路过他江西原籍时，便许下他妻子殷孺人，一朝得缺，即来相接，不到几年，就题补了番禺县缺。殷孺人得信，也不等丈夫来接，便携了兄弟殷成，投奔广东而来。殷成此时，便是官亲。黄知县知道他小舅子不成器，恐怕他在外头招摇撞骗，屡屡约束他，提防他。谁知他是个小户人家

出身，真是村夫牧竖，不足登大雅之堂。衙门里的老夫子，他看见了就怕，人家同他客气，他却是涨红了脸，不懂招呼。终日却在外面，结识那些差役，不是赌钱，便是吃酒。黄知县同他呕了儿回气，偏偏这位殷孺人又是护短，黄知县也无可如何，只是肚子里气闷。这一天殷成正在衙门里出来，劈头遇见简勒先，便大叫道："老简，你来的好！今天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好不气闷！你快来，我给你赶老羊去。"

未知勒先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简勒先智使舅老爷　殷孺人大闹黄知县

却说殷成见了勒先，便道："老简！我同你赶老羊去。"勒先笑道："好好！你来的正好！你要赶老羊也可以，只是小了不来！"殷成道："一百文一注。"勒先道："太小！"殷成道："二百。"勒先道："太小，太小！"殷成道："三百，四百，五百，一千！"勒先道："小，小，小！"殷成道："十两银子！"勒先还是摇头。殷成道："老简！你在哪里发了财来？我不和你赶羊，你好歹先借几两银子我用！"勒先道："没得借！要就我们来赌！"殷成道："你要赌多大才来？"勒先道："古人有说的，'一掷千金'，你要依得这个，押下一千两黄金，我就同你赌。"殷成大笑道："老简！你敢是疯了么？"勒先道："我不疯，不过你穷点罢了！哪一个随任做了嫡亲舅老爷，像你这种寒酸的！"殷成道："我也这么想，只是没有个弄钱的路子。"勒先道："你只要肯押了一千两金子，做个孤注，我同你赌个输赢，你赢了我的，自然就有银子了。你要知道，一两黄金十六换，这一千两黄金，有一万六千银子呢！"殷成道："你没得给我呢！"勒先道："只要你赢得，我没有赖账的。"说罢，一把拉殷成到自己寓处，取出骰碗道："来，来，来！"殷成笑道："就是一千两黄金一注，你要赖了，我叫我姊夫扣住你，不怕你飞上天去。你是头家，快掷快掷！"勒先

掷了一把，是个九点，殷成道："这回赢定了！"掷了两把没有。因取起骰子，在手里搓了一搓，用力掷去，那骰子落碗，见了三个二，两个六，还有一个在那里转呢。眼见得转个六出来，便是分相，要赢了。殷成连忙扭住了勒先衣襟，对着骰子喝声。"六呀，六六六！"果然转了个六出来，却把一个二打翻了，变了个四，只得八点，恰恰输了。殷成一撒手，翻身就跑。勒先连忙赶上，一把拉住。殷成着急道："你剥我的皮！"勒先道："舅老爷！不要这样，我有句话和你商量！"殷成道："没有商量，除是剥我的皮！"勒先捺他坐下道："舅老爷！请坐，我们不过取笑，谁来认真呢！"殷成道："认真也不要紧，我有一条命！"勒先笑道："我拿什么做胆，敢要舅老爷的命？此刻金子是有一千两在这里，不知你要不要？"殷成道："你莫非在这里做梦么？"勒先道："我并不做梦，却是梦也想不到的，这注横财，只要你有本事去拿！"殷成这才觉着话里有因，便问道："是什么横财？用什么本事去拿呢？"勒先就把梁天来告凌贵兴一节说了，又道："凌贵兴实是被他诬告，因此气忿不过，情愿送一千两金子到里面，要伸这个冤。舅老爷如果说得里面收了，还另外谢你一千银子，再有本事说得里面一文不要，岂不是这一千黄的，一千白的，都是你舅老爷的么？"殷成沉吟了一回道："我且说去，碰碰运气，说得成功时，请你到谷埠去开厅。"勒先道："多谢舅老爷。只是越快越好！"殷成也不答话，站起来往里就走。一路上暗想道："我何妨把一千银子许了他，我自己却落了一千金子，岂不是好！"又想道："不好，不好！太少了！恐怕买他不动，不如许他五百金子吧！"一头想，一头走，不觉走到了

签押房来，黄知县正在那里看公事呢。殷成走了进去，叫了一声姊夫！黄知县抬头一看道："你这几天干什么事来了，总是十天半个月不见面的。你自己照照镜子看，一脸都是野气，我劝你安静点，在书房里临几行帖，看两篇书吧！就是正经书看不懂，看看小说，也好拿来定定性，何苦成天在外头混，混得个什么道理出来！"殷成道："姊夫，你还埋怨我不看书呢！我前回从家乡带来的一部大板金瓶梅，你又拿来烧了，说是什么银（谐淫字声）书。你单怕我在银书上看了银子下来发了财，是不是呢？我此刻倒送金子给你，好不好呢？"黄知县道："你不要和我胡说，里头去吧！"殷成道："不是胡说，是件真事！就是梁天来告的那个状，那凌贵兴是冤枉的！"说到这里，又想道："五百金子，还怕买他不动，不如多给点与他吧！我少赚点就是了！"又道："他此刻托人来说，求姊夫代他伸冤，他情愿送八百两黄金给你用呢。"黄知县大惊，怒喝道："你在外面胡混罢了，怎么干预我的词讼起来？你小心点，还不快滚出去！"殷成初意，以为一说必成，谁知碰了一个大钉子，没好气，三步两步走出签押房，到上房而去。

殷孺人正在那里打丫头，骂老妈子，殷成也不理会，一直走到他姊姊床上，就睡下去哭。孺人打骂了一回，走到房里一看，见了这副情形，大惊道："兄弟！你做什么？"问了两声，不见答应。又问道："可有什么人欺负了你？快点告诉我，我与你出气！"殷成见问，越发哭得厉害。歇了良久，方才抽咽着说道："姊……姊姊！你借给我几个盘费，我回江西去，姊夫撵我呢！"殷孺人听了大惊，猛然叫道："丫头！请老爷进来！"

不一会，黄知县进来了。殷孺人道："你要撵连我一齐撵了去，只要你打发盘缠，我姊弟两个，马上就滚！好等你另外拣一个又贤慧，又标致，又和顺，又是娘家人死个精光的，方才娶了来做太太。我却没有这种福气，只好跟着人家在街头研墨，伺候他卖字，卖了百十来个钱，买米烧饭吃，哪里有福气住在衙门里来！本来呀，这是要有福气的太太住的衙门，我们是小人家出身，只配受穷苦，还不自谅，要千山万水走到这里来，受人奚落！兄弟！快点起来！卷铺盖，咱们走，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你虽然没本事，写出字来卖不出钱，终也不见得就饿死了！咱们放长眼睛，看人家升官发财！"说罢，又一叠连声催卷铺盖道："就连盘缠也不开发，我讨饭也讨了回去，好歹丢不着我妇人家的脸！"黄知县道："好端端的闹什么？我不懂呀！"殷孺人道："啐！谁要你懂我的事来！我的兄弟不争气，死挨在这里，还够不上一个奴才三小子。我当日又不是明媒正娶的，是个偷跑跟汉子的，我兄弟便是个忘八乌龟崽子，所以人家要撵就撵！"黄知县怒道："孺人！你这是什么话？他只管在外头混闹，自己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份……"殷孺人连忙插嘴道："呸！他本来是个小户人家，乌龟忘八崽子，又不是什么做知县太爷的，顾惜什么身份么？"知县道："我也不知呕了多少气，也呕他不好……"殷孺人又插嘴道："是呀！这个叫做好死的不死，又不见他死了，害得我要说嘴也说不来！"黄知县道："这也罢了！他今日忽然还要干预词讼起来，难道我说了他两句，就算得撵他了么？也值得这样惊天动地起来！"殷孺人道："兄弟！怎么你也不照照镜子，你是甚等样人，也好去干预人家的公事，怪不得受了人家的羞

辱，却跑到我这里来哭！”殷成听得，一骨碌爬了起来道：“姊姊，这才是‘狗咬吕洞宾’呢！我常常听见人家说，做了官是用大秤称金子，小秤称银子的，我们这个番禺县，又是有名的好缺，衙门里却是冰清水冷的，外面的人说起来，都说如今这个县官是个呆子，有钱不会用。我听了这话，很是纳闷。我今天出去，遇了一个乡绅人家的师爷，说起什么梁天来诬告了凌贵兴，此刻凌家肯出八百两黄金，送到里面来，求伸这个冤。知道我是个舅老爷，专诚来托我的，我又不曾招揽他。谁知姊夫倒要撵起我来！姊姊！一两黄金十六换，这八百两黄金，一八如八，六八四十八，有一万二千八百两银子呢！我一片好心要送万把银子进来，倒受了这个气，你道可恼不可恼呢？”

殷孺人忙问道：“兄弟！怎么说呀！人家就肯拿八百两金子送我们吗？你为甚不来和我说？”殷成道：“和你说便怎么？也要他肯代人家伸这个冤枉，人家才肯送呢！和你说便怎么？难道人家肯白送你么？”殷孺人屈指计道：“八百两，一两黄金四两福，四八三十二，是三千二百两，足足有两担福呢！我们不知有这两担福没有？老爷！你为甚放着送上门的金子都不要？是什么道理？难道你穷的还不怕么？”黄知县道：“他这个公行贿赂的，我哪里好胡乱受他？我又没有审过，知道他们谁曲谁直。倘使受了他的，做出那纵盗殃民的事情，便怎样呢？况且我做官，自有做官的廉俸，我不贪那意外之财！”殷孺人道：“呸！不说你没福，说什么纵盗殃民，你既然说没有审过，哪里就知道是纵盗殃民呢？这是个什么案情，你说给我听。”黄知县不则声。殷成道：“什么案情？是一个姓梁的，被强盗打劫了，闹了个七尸八

命，那姓梁的不来告强盗，却告了一个姓凌的读书人，说是那姓凌的指使出来。”殷孺人道：“那八百两金子，是哪一个送的？”殷成道：“就是那姓凌的，被他诬告了，所以肯送出来，求姊夫同他伸冤呀！”殷孺人忽的一下翻了脸，对黄知县道：“这等顺水人情，你也不肯做，难道我嫁了你，就应该穷一辈子，挨一辈子，不应该享一天福的么？姓梁的所告，既然是个读书人，你怎么就说到纵盗殃民起来？你没有发迹的时候，也是个读书人，难道那时候你也是强盗么？”黄知县跌脚道：“唉！你怎么这样糊涂？他不是告姓凌的做强盗，是告他纠合强盗来打劫伤人呀！”殷孺人道：“我不糊涂，你才糊涂呢！你也是个读书人，你纠合过强盗么？你可曾认识过一个半个强盗么！我只当你读书明理，惺惺惜惺惺，谁知你倒拿同自己一般的人，当做强盗，还说我糊涂呢！”黄知县道：“我何尝就说他定是个强盗！因为不曾审过，哪里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呢！”殷孺人道：“你看！你还是这样糊涂呢！你要疑心到读书人是强盗，你为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强盗？这件事明明是姓凌的受了冤枉。明天坐堂，先把姓凌的出脱了，然后另外派差去捉强盗，也不亏了姓梁的了。这八百两金子，你不受我就受了！夫妻们好也这一遭，不好也这一遭，好的大家享用，不好的我就拿了他做盘缠，回江西去，由得你在这里做清官！兄弟！你先出去，叫他把金子即刻兑了来，包他明天没事，我这里不怕他不依我这个办法！”

殷成巴不得一声，立起来就走。黄知县要阻挡时，哪里还阻挡得住？

不知到底闹个什么了局？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千金且向闺中送　八命初沉海底冤

且说殷成得了他姊姊的命令，一口气就奔了出来，只见勒先正在那里探头探脑，一见了殷成，便抢步上前问道："舅老爷！怎样了？可得手么？"殷成摇摇头，只不言语。勒先不觉纳闷道："不行么？"殷成也摇摇头，一把拉了勒先就走。走到勒先寓处，方才问道："老简！你方才的话是真的么？"勒先道："千真万真，怎么不真？但不知舅老爷办的怎样了？"殷成道："事情是好容易办妥了！只是要先付那一千两金子。就是我那一千银子，也是要先付的。不知你可办得到？"勒先道："只要里面真的答应了，也没有什么办不到！"殷成道："自然是答应了，难道我还骗你不成？你要是不相信时，我罚咒给你听：我如果骗了你，马上就叫雷打死我好么？"勒先道："舅老爷！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殷成道："可要快点，迟了我可等不及。并且还有一句话，一定要今天送了进去，方能妥当，如果你办不到，我可也办不到了！"勒先道："我知道，你等一等，我就来，那烟榻上有鸦片烟，你烧两口玩玩，我就来的。"说着去了。

殷成在这里坐等，等得心焦，又舍不得就去，只得到烟榻上吸了两口烟，又躺了一会，勒先方才回来，说道："事是可以办得到的，就请舅老爷同去取来。"殷成跌脚道："你这个人太不爽快了！何不就拿了来？你须知我是最怕见

生人的。”勒先道：“舅老爷！你又来了，须知人家整千的金子，不是什么小玩意儿，哪里就肯交给我？也得要你去见见面呀！”殷成道：“你不要冤我，你既然认得他，他为甚不相信你？我又不认得他，难道倒相信我起来么？我不去，你要就代我去取了来，不然，我就走了。”勒先道：“你在我们面前很会赖皮，怎么只是怕见人？”殷成道：“这是各人的脾气，连里面的老夫子，我一个也不招呼的，你此刻怎么说，我要回去了！”勒先道：“你且再等一等，我就同你去拿来。这是大家的好处，就是你也有一千的银子，何必这样性急？出来办事情，总要有点耐性，象你这个样子，哪里办得大事呢！”殷成没奈何，只得再耐着性子来等。

勒先又去了好一会，同了一个人来，后面跟了四个跟班，肩膀上都掮着一个紫花布包裹，进来歇下。勒先指着殷成对那人道：“这位便是殷舅老爷。”又指着那人，对殷成道：“这位区师爷，是凌大爷的亲戚。”殷成只得过来相见。爵兴把殷成打量了一番道：“舍亲的讼事，务求阁下鼎力！”殷成望着勒先道：“老简，你到底怎么讲的？不要只管呕我！”勒先道：“东西都在这里了，凌大爷托区师爷送来，请舅老爷给了收条。”殷成道：“怎么要起收条来？”爵兴道：“这个本来不敢要收条，只是弟去回复舍亲，也要有个凭据。”殷成道：“那可难了，我的字又写得不好，老简，你代我写了罢。”爵兴听了，便拉了勒先一把，两个人一同到外头去，唧哝了几句，又回进来。勒先道：“就请区师爷写了，舅老爷画个押罢。”殷成道：“这倒使得。”爵兴要了纸笔，写了“收到黄金白银各一千两整”十一个字，又标了年月，底下又写了一个“殷”字，这是要等殷成自己

写名字的意思。写罢，递了过来。殷成也不写名字，就在“殷”字底下，歪歪斜斜的画了个十字，便递给爵兴，爵兴笑了一笑，也就收了。便叫四个跟班，取过四个包裹，打开，取出十个纸包来，再打开看时，都是金子。一一点过了道：“这都是足九九八称的，合共一千两。”又取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递过来道：“这是送阁下的菲敬。”殷成接了过来，看了又看，拉了勒先到外面问道：“这票子是真的么？”勒先道：“笑话了！他们哪里用出假票子来！”殷成道：“我向来不曾用过，不能不小心些。”勒先道：“你放心！我包你用！”殷成方才进来，问勒先讨了一张白纸，把那票子包好了，解开衣襟，放在贴肉的衣袋里。又道：“那个我拿他不动，要找个人帮忙才好。”勒先到外面叫了两个伙计进来，把那金子分做两大包，一个拿一包，跟着殷成要走。他忽然又叫住道：“且慢，且慢！”重新取出两个纸包，问爵兴道：“这是一百两一包，不错的么？”爵兴道：“一丝也不错的！”殷成便把这两包放下道：“老简！这个且存在这里，我等一会来拿，这件事我一个人说不下，是我姊姊帮着说的，这是我姊姊要的，我等一会马上就来取。你千万不要弄丢了！”勒先道：“是，是，是！你送进去，就给我们个回信。”殷成道：“又要什么回信？”勒先道：“好歹里面怎么说，你出来告诉我们就是了。”殷成点点头，带了两人就走。等了好一会，方才回来道：“没有什么说，我姊姊已经催着明天要提审了。”说着拿了二百两金子，头也不回就去了。

爵兴辞了勒先，自去回复贵兴，说起殷成的举动，大家笑了一番。

到了次日，黄知县果然提审这案，传齐了两造、四邻、地保、栅夫人证，开堂审讯。贵兴也带了钱裕国、文昌明到堂，当堂递了亲供。黄知县看时，上写道：

“具诉词人凌贵兴，诉为借死架祸，乞恩察释无辜事：窃生父宗客，与恶梁天来之父朝大，在南雄合股经商，二十余年，素无嫌怨。康熙四十八年，朝大因置买沙田，价银不敷，向生父揭借银三千两，立有借据为凭。嗣于某年月日，彼此分手。生父欲取回此款，朝大因见息微合算，不思吐还，耽延岁月。生父亡后，朝大相继而亡，屡向天来兄弟讨取，初尚认欠，再后问取，则以‘人死债烂’……等语为报。窃思天来富有百万，何致负此三千金之数？实系立意图吞。去年路上相遇，生向理问，恶见生荏弱，拳脚相加。幸得族叔宗孔，闻声奔救，街邻劝解得免。当时即欲誊词上控，缘伊之母，系生之姑，亲来泣劝，因见姑悲苦，更念先人之谊，只得忍住。自谓有姑一日，一日不敢具词，俟其良心自返。岂料贼劫其家，恶以八命陷人，希图卸债。乃以虎监叠噬，抄杀七尸八命事，捏生叔侄在案。蒙恩传审，敢不凛遵赴诉。外抄梁朝大亲笔揭数一纸呈览。乞恩察释无辜，究债欠项，举室沾恩。此禀。”

黄知县看罢，把惊堂一拍，对天来道：“你父亲的欠款，既然无力偿还，也要好好商量，为什么诬捏他，希图抵赖！”天来道：“这是一纸假票，并无中保。”黄知县道：“真票假票，此刻我不急问你。你告他纠合强徒行劫，到底是哪一个的见证？”张凤跪上一步，禀道：“是小人于七月十八日，亲在凌贵兴窗外听到的，并无虚伪。”梁翰昭也禀道：“当夜小人亲眼看见贼伙中，多半是凌家子弟，不敢诬

攀。”黄知县又问黄元道：“你做棚夫的，应该比别人见得亲切，你怎么讲？”黄元道：“小的见些多是生面人，而且多是隔县的声音，……”黄知县一声喝断，对张凤、翰昭道：“你两个见得可比棚夫的亲切么？显见得都不是安分之徒，插身多事！”说罢，撒签喝打，两旁差役，把二人牵翻在地，每人打了三十小板。当下钱裕国、文昌明一同禀道：“小老人世居谭村，素来知道凌贵兴在家读书，从来不敢多事。此次实是被梁天来诬告，太爷不信时，小老人两个都肯具结。”张凤又禀道：“这两个具结的人，小人都认得。”因指钱国裕道：“他是嘉应州人剃头阿三。”又指文昌明道：“他是杀猪阿二。”黄知县道：“他们既是剃头杀猪的，本县且问你，你是做什么事业的？讲！”二旁差役，一叠声叫喝“讲，讲！”张凤道：“小人素来安分，因为时运不佳，又不敢为非，只在街头乞食。”黄知县一声喝断道：“哇！凡人百艺，都可以谋生，看你年纪不大，又没有残疾，什么事不能做，却要出来叫化，显见得是个无赖！还要插身唆讼，左右，与我再打！”说罢，撒下签来，两旁差役，一声答应，上前按倒张凤，一五一十的打了八十大板，打得皮开肉裂。张凤忍痛不过，大声叫道：“冤枉呀！冤枉……”叫声未绝，只听得后堂一阵鼓响，抬头看时，原来县太爷已退堂去了，众差役一拥上前，簇拥着原被两造下去，听候发落。

天来心中无限怨气，看见翰昭、张凤，无端被打，张凤更是打得鲜血直流，一步一拐的，更觉伤心。正在心中没个主意，忽见一个人走出来，大声叫道：“太爷吩咐，梁天来一案人证，留下棚夫黄元，其余各人，暂时释放。”

天来只得同了翰昭、张凤，回到天和行里。入得门来，只见茶房说道：“施先生在里面候久了。”天来带了二人进内，果见智伯在座，一见便问：“审得怎样了？”天来就将堂上一切问话说了一遍。智伯道：“始终没有问凌贵兴一句话么？”天来道：“没有！”智伯摇头道：“这件事坏了，我还料着一件事呢。”天来道：“先生料着什么事？”智伯道：“第二次打张凤的时候，后堂便打了退堂鼓，马上知县就退堂去了！”天来惊道：“先生哪便知道？”

不知智伯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轻财色张阿凤拒赃　买珠钏鲍师爷受贿

且说天来听见智伯说出打张凤时知县退堂一节，便问道："先生哪便得知？"智伯道："这是赃官伎俩，如何瞒得我过？这等举动，一定是受了贿了！"张凤忍着痛道："先生既是料事如神，县里伸不了冤，你何妨再写一张状，叫梁大爷到府里去告呢？"智伯道："你还打不怕，还敢做证么？"张凤道："死也不怕，打几下算什么！只要先生肯写状，我是到了阎罗殿，也要证他的！"智伯又对天来道："这番要告他钱神用事，词中要牵涉到番禺县的了，不知尊意如何？"天来道："有此奇冤，自然赴汤蹈火，也要去伸雪的。只是又要费先生的心！"智伯道："既然梁兄这样讲，我明日就写好呈词送来。"当下辞去。

到了明日，果然亲自带了一纸呈词来，交与天来。天来再三致谢，只等张凤将息的棒疮好了，便去广州府呈递。

且说当日凌贵兴听审完了，回到三德号，不胜欢喜。对爵兴道："今番的千两黄金，果然用得妥当……"说声未了，只见宗孔走了进来，一见便道："侄老爷！你那天来的时候，也不给我个信，我还不知为甚事来的，后来再到你大府去打听，才知道是为了官司。前两天宗闲也来同我说起，他说闻得这回天来告的状，连我也告上了，还有一个张凤做证。我想赶到省城来帮侄老爷的忙，又因为我衙门里没有一

个熟人，来也无用，因此止住了。昨夜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条妙计，所以今日特地赶来。”贵兴道：“不知叔父有甚妙计？”宗孔道：“天来不过靠一个张凤做证人，我如此如此……包管天来失了这个帮助。侄老爷，你道好么？”贵兴连道：“妙计，妙计！”宗孔道：“既如此，就好叫喜来先去。”贵兴听说，即刻打发喜来到谭村家里，取丫头美兰来。过了一日，果然取到，贵兴便叫且送到简勒先寓处住下，宗孔便天天出来寻张凤。谁知张凤挨了八十板子，两腿疼痛，将息在天和行里，不能出门。一连过了六七天，方才起床，就到街上散步。早被宗孔看见，一把拉住，便道：“阿凤哥！你一向好么？”张凤抬头看见宗孔，心中暗暗诧异道：“他来找我做什么呢？”随口答道：“不破不烂，也不见有什么好！”宗孔道：“我有一句话，和你商量，在这当街说话不便，请借一步。”说着拉了便走。张凤心中暗想道：“这又是什么事？莫非凌贵兴因我证了他，叫这个人来谋杀我么？在这省城里，耳目昭彰，我须不怕你，且跟了你去，探个虚实，也是好的。”想着就跟了宗孔走，转弯抹角，走到了一家门首，宗孔便让他进去。张凤昂然直入，内中已迎出一个人来，正是简勒先。三人分宾主坐下，勒先便乱嚷：“茶来，茶来！”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打扮得十分妖冶，扭扭捏捏的，出来送了一碗茶到张凤跟前。张凤举起一双冷眼，只瞧得一瞧，那丫头也送了张凤一眼，就扭扭捏捏的退了进去。

宗孔道：“阿凤哥，你看这个大姐长得好么？”张凤道：“岂有此理！既然到了这里，这个人自然是简兄的内眷，不然也是简兄的使女，你怎么就当面评质起来？”宗孔

哈哈大笑道："简兄，你取出那个来，给他看。"勒先听说，便走进去，不一会，搬出十个元宝来，摆列在桌上。宗孔又在身上取出一个信封，在信封里面抽出一张字纸，也摆在桌上。对张凤说道："阿凤哥，我对你说，此刻梁天来和我家侄老爷结下冤仇，打起官司来，这件事人人都知道，是与你不相干的，你却甘心同天来做证，这是何苦！想来你的意思，不过要等天来的官司赢了，多少要他谢点礼罢了。不知天来这个官司，万万不会赢的，你的谢礼，几时可以拿得到手？所以我同你想，你不如早早脱了身，不来管这个闲帐，我侄老爷也可以栽培你。哪，哪，哪！你看这十个元宝，是五百两银子。还有这一张，是这里东街上的一张房契，这房子说大不大，也有三间两廊，后头一个大天井。方才和你送茶的，就是我侄老爷的丫头，今年十八岁，相貌是你看见过的了，只要你答应一声，再也不去与天来作证，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你马上是钱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你自己想想，打定了主意。"张凤冷笑道："多承你家的侄老爷好意，只可惜我张凤没有福气，向来不知道什么是女色风流。露宿风餐的惯了，也用不着房子。叫化也可以吃得饱，银子更是没用。你家侄老爷的金银，只好去买那些贪官污吏，却买不动我这个叫化子！"说罢起身，一路冷笑着走了。

走回天和行，只见施智伯恰好在那里，催天来进禀。张凤便把遇见宗孔一节告知，且说且笑。智伯跌足道："张义士，你这可差了！为甚不假意应允了他，领了他来，明日连这个赃证，一齐到府里去告发呢？"张凤道："先生话是不错，只恨张凤生平不会说假话！"梁天来道："我却不是这

个意思。我的事，本来不干张兄的事，事前多承关照，已是感激不尽了。因为和我作证，前天又白受了八十板官刑，好生叫我不安。此时何不就莫管我这件事，受了他的谢，以后倒可以过个安乐日子了。”张凤道：“我若是肯贪这种便宜，也不至于叫化了！”三人议论了一回，智伯别去。

过了一天，天来就到广州府衙门里去递了呈词，叵耐凌贵兴神通广大，早又有人送信给他去了。这个人姓陈，名邦禄，是府衙里的一名书办，向来和爵兴相好，自从起了这件事，爵兴早就和他说过，又夸说贵兴如何疏财仗义，邦禄听在耳里，记在心上。这天看见天来的呈词，告的是“财神摆布，巧织瞒详，八命冤沉，号天伸雪……”中间还牵涉着番禺县，好不厉害！便忙忙的来寻爵兴，告知此事。爵兴便引他见了贵兴，大家商量如何设法。邦禄道：“现在本府最倚重的是一个鲍师爷，真是言听计从，若得这个人应允了，哪怕天大的事，都不要紧。只是一层，向来不曾听见他受过人家关节，等我且去试探试探，再作商量。”爵兴道：“陈兄！怎么便这般老实！大凡受关节的，几曾见过明目张胆，胡乱被人家知道？只托你用心去斡旋，我等在这里静听佳音，事后重重相谢便了。”邦禄辞了出去。

不一日，就来回信，说这件事很是难办，这位鲍师爷，确是向来不受关节的，并且生平没有嗜好。我此刻已经又托了人去体察动静，见机行事了。爵兴道：“只是费心从速，恐怕被他批死了，就要多费手脚了！”邦禄又辞了去。过了一天，又来说道：“天幸有了个机会了！鲍师爷新近娶了一个姨太太，这位姨太太，看上了一副珍珠手钏，一定要买，那价钱可要一万银子，鲍师爷却只有四千，还缺六千买不成

功，打算要退还了。此刻要是有了六千银子，代他还了钏价，只怕还可以商量。”贵兴忙道：“这个容易。”即刻打了一张票子，交给邦禄道：“费心带为关说，再当重谢。”邦禄便辞了贵兴，一径来寻鲍师爷。可巧鲍师爷拿着那手钏来玩弄，正要拿去退还。邦禄道：“师爷，这手钏买定了么？”鲍师爷道：“没有呢，东西是好，可惜我一时手边没有钱。”邦禄道：“在旁处调动了来，也买了。”鲍师爷道：“一时哪里去调动呢？”邦禄递过那六千的银票道：“这个不够了么？”鲍师爷惊道：“这是哪里来的？”邦禄道：“师爷只管用去，何必要问哪里来的呢？”鲍师爷道：“这必是你有甚要见教。”邦禄就把来意告知。鲍师爷道：“我没有见过这状子，等我看过，办得到办不到再说，这票子你先带了回去吧。”邦禄道：“不必。我也知道师爷一向是公事公办的，这件事明知凌贵兴是受了诬告，才敢来说，……”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恰好那卖手钏的珠宝客人来了。鲍师爷看看那手钏，又想起了姨太太，不由的就把那票子，凑了自己的四千，交了给他。邦禄看见，早闪了一闪，躲出去了。

鲍师爷送了珠宝客人，回头不见了邦禄，就顺着脚走到签押房。只见本府刘太守，正在那里写字。见了鲍师爷，便放下了笔道：“老夫子来的正好，请看这张呈子。”鲍师爷接过一看，正是梁天来的状子。看罢了又问道：“县里可曾详到么？”太守道：“到了。”就取出给鲍师爷看。鲍师爷看完了详文案卷，暗想这件事好不糊涂，那番禺县虽然断定了天来是诬告，但是贼众行劫，烟杀七尸八命，是一个重案，何以单单申饬了梁天来，却没有另行缉盗的下文呢？这件事一定有点蹊跷。方才陈邦禄的话，未必靠得住。可恨那

六千银子，已经付了出去，无从呕还他了，此刻怎样办呢？不觉心下一阵发急起来，打不出个主意。刘太守问道：“老夫子看完了么？你向来料事极明，这个案看来谁虚谁实呢？”鲍师爷因为没了主意，回答不出，因道：“太尊看来怎样呢？”

未知刘太守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刘太守误听一席话　焦按察故沉九命冤

却说鲍师爷一时回答刘太守不来，因反问道："太尊看来是怎么样呢？"太守道："这可难说，我想梁天来一个平民，如果不是受了奇冤，哪里便敢来府上控？并且连黄令也牵涉在内。我看来这'财神摆布'，这句话是不免的。这件事必要彻底根究起来才好。但是我近来病后，身体不曾复元，精神总是恍惚，恐怕误会了意，没有敢批出去。"鲍师爷此时暗想，六千银子，生米已经成了熟饭，若是袖手不理，又无从呕出来还他，我虽然向来不受请托，此次不免从权做一遭吧，因说道："若是梁天来所告的是实情，这凌贵兴自然罪情重大。但看那诉词，为的不过是三千两钱债，无论还与不还，何至结这个大怨毒？当夜幸而梁天来父子兄弟都不在家，不然，还有个灭门之惨呢。平心而论，凌贵兴这个人，我虽然不知他的底细，然而究竟是个纳监读书的，同梁天来又是姑表至亲，纵然有甚怨恨，也不至于下这种毒手。而且见证的又是一个叫化子，这里头不无可疑之处。还请太尊三思！"刘太守拍着桌子道："是呀！我却见不到这个，单是弄个流丐来做证人，先就靠不住了。幸得老夫子明见，提醒了我，不然，又要弄出那年武林的故事来了。"

原来这刘太守当初曾做过一任浙江仁和县，为了一个案子，不听鲍师爷的说话，断错了，被人家上控，弄得几乎参

官，好容易打点好了，已是费了好几万银子。从此之后，刘太守听从鲍师爷的话，比圣旨还厉害，说一句，从一句，再没有违拗的。鲍师爷也是个正直的人，尽心辅佐，从来不受人家请托，偏是遇了今番这个重案，却是他破戒的第一遭。所以到了次日，刘太守升堂，贵兴递了诉词，就同在县里所递的一般，不过当中添了一段，说“张凤是个失业乞儿，曾在他家中行窃，被家人痛打一顿，因此挟嫌诬证……”云云。刘太守看罢，便叫天来贵兴都到案前道：“你两个是中表至亲，为何结讼，又且各执一词，一个说他欠宿债三千，一个说被他抢去花盆、桌椅、冈芋、田禾，这些事本府不曾亲见，也不能断说谁虚谁实。此刻只算你们都是实的，彼此也可以相抵，不准只管缠讼了！至于盗劫人命，自当另案办理。梁天来只准到县催请缉捕，不得再节外生枝。你们两造都同我具下结来。”贵兴自是得意，天来不敢不从。刘太守喝叫提张凤上来，骂道：“你这流丐，不安本分，既经行窃，还敢挟嫌诬证！”喝令重打一百皮鞭，打得张凤血流满地。刘太守已经转入内堂去了。

天来这一场委屈，更是难堪，只得具了个结，扶着张凤回去。智伯知道今日堂审，早就赶到天和行里听信，看见张凤回来，十分狼狈，不觉大怒道：“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怎容得这班贪官污吏，这等横行！梁兄，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到臬台衙门告去，再告不准时，便到抚台衙门去告，总要伸了冤方才歇手。仗着我施智伯这枝笔，呈词一节，你只管放心，只等张义士将息好了，就去告！”天来再三作谢。智伯辞了出来，顺便在纸店里买个白禀，带了回去。

也是事有凑巧，恰好被喜来遇见了，回到三德号，就告

诉贵兴道：“方才在第八甫走过，看见一个人从天和行出来，买了一个白禀，不知天来又到哪里去告了。”爵兴道：“这不必说，一定是要到臬衙上控了，我们倒不可不预备他……”

正说话间，恰好林大有来到，大家说起这事。大有道：“叵耐张凤那厮，甘心同他做证，送他钱银妻子，都不肯要，只好设法弄死了他。天来没有证人，就要软了一半，那就不怕他了。”贵兴道：“但是有甚么善法，能使得他死呢？”大有低头想了一想道：“前头一班伙计当中，有个黎阿二，自从得了大爷谢钱之后，来到省城，输个精光，此刻还住在我烟馆里，没有事情可做。”贵兴道：“这就再出些钱，叫他去刺杀张凤。”大有抢着道：“不好，不好！万一刺他不成，或是刺成了，被官捉住，那时又多生枝节了。我有一个法子，当堂杀死他，不要抵命的。”贵兴道：“这更好了！不知可有甚妙法？”大有道：“只要花几个钱，在臬台衙门差役里打点设法，叫阿二充了差役，最好是当了个夹棍手。天来不去告就罢了，若是去告时，大爷一面打点里面的事，到得提审时，只要上头说一声夹，这里便把他夹死了，岂不干净！”爵兴拍手道：“妙极，妙极！此计正合我意。”贵兴道：“那么就烦林兄去办，要多少使费，只管到这里来支取就是了。”大有领命辞去。

这里贵兴便时刻留心去打听，又要爵兴设法，到里面打点。爵兴道：“此刻天来告不告，还没有知道，何苦先去惊动他！等打听得实在了，我自有法子。里面我虽然没有认得的人，却还有个商量的去处。我的亲家李辉国，同里面有往来，尽可以说得活动的，贤侄不必心焦。”贵兴向来佩服爵兴，说他料事如神，听见他这样说，自然依了。

过得两天，黎阿二亲自来说，已经设法投到臬台衙门皂班里去，特来通知。贵兴大喜道："这好极了！你回去先同我在各伙计处打点，万一天来告到，只要能把张凤夹死，我这里肯出五百银子，听凭你们各伙计去分。"黎阿二答应去了。只见爵兴从外面走来道："好梁天来，果然告了！"贵兴忙道："快请表叔去打点！"爵兴道："且不要性急，你先看了他的呈词，我已设法抄在这里了。"贵兴接来看时，大意还是同府里告的一般，那领起的两句，却换做："告为坑杀七尸八命。台宪受贿沉冤，干证惨受非刑，号天究救事，"末后又牵涉着广州府。贵兴看罢道："此刻应该怎样打点？请表叔快出主意。"爵兴道："你快兑二万银子给我，多派几个人，分缠在身上，跟我即刻到佛山去走一遭。"贵兴道："衙门现在省城，怎么倒要到佛山去？"爵兴道："我亲家在佛山呢！"贵兴道："兑银子太重了，还是票子罢。"爵兴道："也好。只是票子也要散碎的，或一千，或五百，那几十的更要多打几张。这回恐怕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到呢。"贵兴依言，便叫三德号的管事，去打了来。爵兴不敢停留，即刻动身去了。

这里凌贵兴眼巴巴的望他回来，谁知等到第三天，依然没有影响。贵兴急的如坐针毡一般，心中七上八落，跳个不住。直到了第四天，方见爵兴回来，说道："快点预备到堂，一切都铺排好了。"贵兴道："表叔怎么直到今天才来？"爵兴道："哪里的话？我前天就来了，不过跟着李舍亲去打点，不曾分身回来，直到昨日，方才妥当……"说犹未了，只见传审的差役已到。贵兴便穿了他监生的衣顶到堂。

按察焦公，提两造到案前细审，两造的口供，仍是同在府县里一样，问不出个道理来。焦按司教且退下，又提张凤来问。张凤道："小人同凌贵兴无怨无仇，倘不是亲见亲闻，怎敢便来做证！"焦按司听了，默默无言。且取贵兴的诉词来看，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忽然大怒，拍案道："张凤！你在府县里供的是隔窗听得，方才又说是亲见亲闻。本司且问你，亲见些甚么来！讲！"两旁差役，一叠连声喝叫"讲呀！讲，讲！"张凤方才"亲见亲闻"这句话，本是顺口说出来，此刻被这一问，不觉怔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焦按司大怒道："本司所到之处，政简刑清，怎容得你这流丐，挺身插讼！到底你受了甚么人主使！快讲！"两旁差役，又一叠连声喝叫"讲！"张凤道："委实没有人主使，是小人亲耳听见的！"焦按司喝道："看你这鹰头鼠眼，必非善类，不动大刑，你如何肯供！"说罢，又喝一声夹起来。左右差役，一齐动手，把张凤牵翻在地，上了夹棍，将麻绳收了一收。张凤大叫道："冤枉呀！青天大人！冤枉呀！"焦按司喝一声收，左右又收了一收。张凤大哭起来，禁不得这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受了贵兴的五百赃银，黎阿二又杂在里面，巴不得马上送了他的性命，好去取银，捉住绳头，狠命的收。只夹得张凤眼中火光迸裂，耳内雷鼓乱鸣，从脚箍拐上，一直痛上心脾。天来看见，不由的心胆皆裂，对着张凤道："张大哥！你随便甚么，胡乱招了吧！"张凤摇头道："夹死我也不！……"众差役恐怕他真个胡乱供了，松了夹棍，夹他不死，不好向贵兴要钱，所以听见天来对他说这句话，格外用力的一收。可怜张凤回答的一句话都没有说得完，便大叫一声，大小便一齐迸出，死在

夹棍之下。众差役故意低头把他细细的一看，方才禀道："张凤夹晕了！"焦按司道："喷醒他再问。"说罢起身退堂。

众差役恐怕他还活转来，看见本官退堂去了，且不松那夹棍，故意提起来，往地下一掼道："认真的死了么？"看看不见动静，黎阿二又过来踢了一脚道："唅！"又低头一看道："咦！果然晕了！怎么这般柔脆？伙计们快来松了他！"登时七手八脚，把张凤松了，有两个还故意的含着冷水，对着死张凤面上乱喷。天来看着，心里痛的哭不出来，早已呆了。黎阿二过来，推他一把道："唅！这个人是你带来的，快叫人抬回去，医好了，下堂还要带来听审呢。"众差役一哄的早散了。

不知这死张凤的尸首，放在臬台大堂上，如何收拾？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施智伯发议天和行　凌贵兴夜宿巡抚衙

且说梁天来当下痛定一番，只得雇人把张凤尸首，抬到天和行里，备棺盛殓。心中又是气恼，又是悲苦，不觉生起病来。恰好儿子养福，从谭村来到，服侍了几天，请了一个医生来诊治。这医生姓程，表字万里，同天来是总角之交，年轻的时候，又同在一处学习管弦歌唱。后来大家都有了年纪，各营生业。天来时时要到南雄，后来又开了糖行。那程万里是个医学世家，他有了家传，便行起医来，又在第六甫开了一家永济堂药店。自从天来遭了这场横祸，他也时常来探问。此时知道天来有病，自然用心医治，又劝他不要悲哀，大冤终有伸雪之日。

天来一连服了几天的药，方才略略痊愈，只是不便出门，叫人去请了何杰臣、施智伯同来商量。杰臣是没有甚主意的。智伯道："我听得焦按察审那一堂，便夹死了张义士，我是一气一个死。到这里来探望过梁兄一次，因为听见说病了，不便进来打搅。依我的意思，再到抚院里去告他一告，务必要伸这个冤。起先是七尸八命，此刻是八尸九命了！"天来叹道："话是这等说，只是前天小儿来了，传来家母的话，叫我不要再告了。闻得凌贵兴为了这件事，撒开手的用钱，已经用出去好几万了，我们怎么敌得他过？此刻世界上只要有钱，谁还讲理呢！这是家母的话，我也再三想

过，俗语说的好，‘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自从遭了这件事，虽然承先生的情，不取我的润笔，然而舍间一日之间，要殡殓七个人，加之各衙门的打点，我虽然不及贵兴用的撒泼，然而已经用的不少了，近来竟然觉着有点拮据了。昨天敝行要出一票货，要用一千五百两银子，也不知费了多少事，才调拨过来。照这样说，我同贵兴真是卵石不敌。话虽如此，我这九条人命，总不能白白的送给他。所以我左想右想，成了个病，幸得托福痊愈了。今日特请先生来商量，或者从此改个法子，只管去催县里缉捕强盗，等捉着强盗时，强盗去供出他，他自然没得好推赖了，不知这个法子行不行？”智伯道：“已经过了三个衙门，此刻忽然放下，岂不是前功尽弃？万一捉着了强盗，那强盗不肯供出他，那又为之奈何？何况强盗未见得就捉得着呢？从来说：‘擒贼擒王’，若不先告倒了贵兴，我敢说一句，这个案断不会有破获的日子。”杰臣道：“依先生这个说法，还到哪里去告他呢？”智伯道：“自然到抚院里告。”杰臣摇头道：“不行，不行！我闻得凌贵兴向来认得一个萧抚院的表弟，这个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单知道他姓李。他们两个人十分要好。自从闹了这件事之后，他们又格外的亲热起来。大约他两个各有所图；贵兴是要结交他，做个奥援，以备缓急。姓李的是知道贵兴是个富户，要想从中刮他几个。又听说这个姓李的，还在萧中丞跟前，力荐贵兴的才学，萧中丞要了贵兴的文字看过，也十分欢喜。姓李的就从中撮合，叫萧中丞收他做个门生。贵兴就拿了一挂伽楠朝珠，一座珊瑚顶子，还有两样甚么东西，做了贽见，送过门生帖子。我家用的小厮，和他家喜来认得，所以知道这个底细。你想告得他动么？”

智伯道：“不管告得动告不动，且告他一告再说。况且这位萧中丞的官声甚好，或者他不肯袒护门生，也未可知。万一真个告不动时，却再商量。我的意思便是这样，不知梁兄以为如何？”

天来叹了一口气，默默无言。智伯道：“不是我一定要唆你们两家的讼，况且梁兄的老太太，又教训了，说不要再告，我们朋友，又是初交，何必多嘴？不过为的是死者沉冤莫雪，所以代抱不平罢了。”杰臣沉吟道：“莫非这件事错疑了贵兴么？到底不曾拿到他的真凭实据……”智伯道：“何兄，你太小心了，梁凌两姓，本来是亲戚，张凤何必强来做证？这不是凭据么？况且他是事前先来报信的，不是事后才说出来的，还不真实么？两家既是亲戚，如果告错了他，凌家早就有人出来理论了，何以寂寂无闻呢？兼且贵兴也理直气壮，可以到堂伸诉，何必又捏出甚么假借票来搪塞呢？又何必广行贿赂呢？有了这许多，还说没有真凭实据，那除非是要贵兴自首，才算得凭据了！”天来听了，决然道：“我就一定往抚院里去再告他一纸，还求先生费心。”智伯在袖中取出一个白禀道：“我早就写定了。”天来接来一看，领起的是：“告为屠证沉冤，坑生灭死，千金易捏，九命难伸，鬼泣神悲，叩求超生雪死事。”因说道：“我明日就送去，从此我立定一个主意，哪怕告到天上去，也要伸了这个冤，方才歇手！”当下大家又谈了一会方散。

到了次日，天来带了呈词，走到抚院里，盖戳呈递。谁知盖戳房，看见他的呈子，连臬台都告在里面，吓的把舌头吐了出来，几乎缩不回去，不肯盖戳。天来没了主意，忙忙去寻着智伯，告知缘故。智伯道：“这个小事，后天便是初

一，抚院要出来拈香，你去拦舆递投便了！”天来依言，挨到初一，起个五更，走到关帝庙旁边伏定。等萧抚院来拈过香，上轿要行的时候，他便抢步过来，左手捧着呈词，右手扳着轿杠，双膝跪下，口中大呼冤枉。轿旁的戈什哈，登时把天来按住，两边站香班的文武官员，也吃了一惊。内中还有个番禺县，认得是梁天来，更吓的心中乱跳。暗想到：“今番坑了我了！”刘太守焦按察也觉得心里不安。当下戈什哈在天来手中，取过呈词，递到轿里，萧中丞看了，便叠起来，放在袖子里。旁边戈什哈便把天来推过一旁，镗镗镗几声罗响，萧中丞去了。这里文武百官，也都纷纷散去。

天来虽然拦舆递了呈词，却是惘惘然犹如做梦一般，又不见萧中丞发落一句半句话，正不知是甚么缘故。怔了半晌，看着那文武各官，也有打道的，也有坐轿的，也有走路的，纷纷都散了，他还在那里出神。暗想这个呈子，递的准不准呢？好叫我难解！只得再去见智伯，把以上情形告诉了他。智伯道：“好了，这是告准了！梁兄，你回去静听好消息吧。”天来不胜欢喜，以为此仇一定可报，凌贵兴指日可擒了。

谁知凌贵兴自从设法夹死张凤之后，也以为从此去了一个大患，如果天来再要上控，只可控到抚院里，抚院是素有照应的，自然更不怕他。何况没了证人，他也未必敢再告了。因此带了爵兴、宗孔径回谭村。仍旧招了林大有、凌美闲……一班人，在裕耕堂中，大排宴席，互相称贺。一连吃了几天的酒，好不快活。

这一天将近掌灯时候，忽见三德号的一个小伙计跑来，说抚台打发人到号里来请，不知有甚么要事，特来通报。贵

兴听了，正在狐疑。不一会，只见一个抚台的旗牌走来道："凌老爷！大人有请，务必今日赶上省去，已经留下南门，专等凌老爷了。"贵兴心下疑惑，问道："可知道有甚么事？"旗牌道："不知！"贵兴只得答应了，又给了旗牌的茶资，同爵兴商量。爵兴道："贤侄只管去，若等到明日午刻不见贤侄回来，我便赶到省里去就是了。"贵兴道："不知可是讼事？"爵兴道："就是讼事，也不要紧，里面尽有人照应，不过当面时，贤侄要随机应变就是了。"贵兴无奈，带了喜来，一径叫船到省城去。

入得城时，已是交过二鼓。贵兴向抚院行去，走到辕门，劈头遇见李丰。这李丰便是萧抚院的表弟，贵兴一向结识他的。当下李丰见了贵兴，便一把拉住，往自家房里去。贵兴道："且慢一慢，师帅请我呢。"李丰道："且慢一慢见，我有话讲。"拉着一直走到李丰房里。李丰道："你这件事闹的好大。今天出去拈香，梁天来拦舆告了一状，那枝刀笔，委实厉害，把焦臬司也攀倒在内，咬定说他屠证沉冤。他回来了，气的要死，把我狠狠的埋怨了一顿，马上就要行牌府县，亲自提审。亏得我再三分辩，说这是一面之词，不如传了凌某人来，当面问问他，留他一点面子。说了再三再四，方才应允。才打发人到你号里去请，恰好你又不在，只得再打发人赶到你府上去。他此刻气的肝气大发，躺在床上，你且不要进去撩动他的怒气。去请你的那个旗牌，我已经知会过他，叫他只说你生病在家里，你更不必进去了。今夜且住在我处，大家商量一个长策吧。"贵兴听得，目定口呆，手脚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李丰又安慰了他许多话，又告诉他，这衙门里某师爷欢喜甚么东西，某师爷欢喜

甚么东西，叫他一一预备送礼。又道："但望他的肝气一时不得好，那就好商量了。"

这一夜，贵兴何曾合眼？到了天亮，便辞了李丰，出了抚署，回到三德号。一连打发了三次人，去请爵兴，好容易巴到午刻，爵兴来了。贵兴便同婴儿得了乳母一般，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向他讨主意。爵兴道："此刻且打算送礼进去再说，不知李丰昨日说该送的礼物，你可都记得么？"贵兴道："开的有个单子在这里。"说罢，递给爵兴。爵兴看过，便道："这些东西是家里有的，就不必买，没有的赶紧买起来。"一时间起了忙头，分头备办礼物。到了次日，交托李丰，代为致送。可巧萧抚院这肝气病，一时不肯就好，一切公事，由得各位师爷以及李丰，上下其手。过得几日，辕门外挂出一张批来，只把梁天来气了一个死而复活。

不知怎样批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折毛锥智伯辞阳世 听童谣制台察冤情

却说梁天来自从拦舆递禀之后，虽然领教过智伯，知道萧中丞已经准了，却又连日不见动静，心中未免彷徨，不住的前去打听，哪里有个消息？不觉烦闷。

这一天又去探望，只见辕门外面，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梁天来批"四个大字，旁边还有两行小字，连忙看时，写道："尔天来不遵官判，屡次越控，更胆敢告官告吏，真乃刁笔健讼，该打死！该打死！"天来满肚的希望，看了这两行字，犹如跌在冰窖里一般，冷的通身都麻木了。只得再来寻访智伯。入得门时，只见座上先有一个和尚，天来见有人在那里，不便提起。智伯指与天来道："这位是海幢寺高僧，法号东莱。"天来便与相见。智伯又问起今日有无消息。天来见问，先流下泪来，把那批语背诵了一遍。智伯听说，沉吟了半晌，道："奇极了！既然收了呈词，为甚不提审，又不发府县，又不委个委员审问，单就这样一批呢？"东莱便问是甚么事。智伯便把这事的前情后节，略略说了一遍。东莱道："萧抚院是个极明白的人，断不至于这样。他与其这样一批，不如当日拦舆的时候，把原禀掷还了，何必多此一举呢？这里面一定有个缘故，莫非是左右做的弊么？何不再进一禀呢？"智伯道："和尚高见不差！除此之外，也再无他法了。"又想了一想道："不好！他这个批，批的

死了，怎样领起呢？”东莱向智伯取过以前各呈词的底稿，看了一遍道：“这个容易！今番只把九命沉冤的事，略略带上一句，词中却顶他的批就是了。”智伯道：“我也知道如此，只是领起的两句……”东莱笑道：“智伯今天也不智了！何不说‘情愿该打死，该打死，不愿含冤屈死’呢？”智伯恍然大悟。当下东莱辞去，智伯就依了这个意思，写了一纸，交给天来去递。

过了几天，巡院辕门外，又挂了批出来，只批了八个字，是“业经查案，毋许多渎。”天来又去告诉了智伯。智伯又代写了一纸，领起的是“告为密云无雨，不得不渎事。”递了进去，过了十多天，却同泥牛入海一般，永无消息。天来只得到里面去打听，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陪了多少小心，方才打听得，末后这张禀拿上去，并不曾批，仍旧发了出来。交代说，将原禀掷还。天来听了，如冷水浇背一般，退了出来，去见智伯。只气得智伯双眼昏花，一言不发。天来看见这种情形，不好多说。只见智伯忽然取过所用的一枝笔来，用力一拗，折做两段，哇的一声，就吐出一口血来。天来连忙劝道：“这是弟的命运，合当含冤受屈，先生何必动气？”智伯叹一口气道：“我不能代八命伸冤，又累了张凤，回想从前所学的刑律，全归无用。都是我误了梁兄的大事！”说着，又连吐了几口鲜血，一个头晕，便坐不住，天来扶他到床前睡下。智伯道：“梁兄，你前天遇见的东莱和尚，他本来是两榜出身，同现任的两广总督孔大人同年，在刑部里当过十多年差，前几年看破了世情，就削发为僧，飞锡到我们广东来，现在海幢寺。他向日同我往来，都是讨论些刑律的事。为人甚是义气，我死之后，……”天来忙道：

“先生何苦说到这话！这都是我累的先生，过费心血了！”智伯道：“你听我说，我死之后，你可去求他设个法，他一定可以同你伸冤的，你的冤能够伸了，我也死而无憾了！”天来听了，又是感激，又是伤心，又是难过。坐了一会，就辞了出来，到永济堂去请程万里，叫他去看智伯，然后自己回行里去。

不一会，只见程万里走来道：“智伯已经六脉俱沉，恐怕不能望好了。”天来听得，格外惆怅。过得一日，人报智伯死了。天来不免去吊奠一番，送了三百两奠仪。自念帮手的两个，一个夹死了，一个吐血死了，从此之后，要望报仇雪恨，更没有相助的人了。想到此处，不由得放声大哭。

这一日兄弟君来从谭村来省，天来因为许久不曾回家，思念母亲，便将各事交代君来料理，自己叫船回谭村而去。母子久别，自有一番说话，不必多提。说起那九命沉冤，不免相对痛哭。凌氏便道：“这件事都是我们家运不好，看来这一重公案是无处可告的了。你看张凤做了见证，被夹死了，这还说是那些狗官贪赃枉法，做出来的。那施智伯呢，不过代你写写状子，也害得他吐血死了，可见得我们是个不祥之家，你是个不祥之人。你以后也不必痴心妄想，要报甚么仇了，不要又去带累别人。”

天来听罢，默默无言。在家盘桓了几日，便辞了母亲，要到省城去。走到河边叫船时，忽然想起智伯临终，说是东莱和尚，人极义气，可以求他，我今何不先到海幢寺走一遭，碰碰机会看呢？想罢，就叫了一只小船，摇向河南去，直入海幢寺，寻着了东莱和尚。

原来东莱和尚，正是这寺里的知客。海幢寺是广东的一个极大丛林，官场中人，也往往去随喜。广东人的口音，同

外省人是对答不来的。那一年东莱飞锡到了这里，那方丈老和尚，见他是个外省人，一口好官话，就留住他，屈他做个知客。当下天来见了他，述了智伯临终的话。东莱说道："我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原没甚不可以帮忙的。但是代人做事，要做到妥当，就是俗语说的'有心送佛，要送到西天。'你如果一定要伸冤时，可住在这里，等几天，我才好同你想法子。"天来大喜拜谢，便问有甚好法子。东莱道："法子你莫问，以后但有人问你时，你便说'因为含冤负屈，无处可伸，要到这里出家。'无论甚么人问你，你都照这样说，我便代你设法。"天来一一答应了。便写了个信，托人带到省城，交与君来，说明在海幢寺暂住几天，行中各事，仍叫他料理。又叫他速把自从县里起，至抚院止的呈词批语，抄了送来，自己便安心乐意，在寺里住下。却住了七八天，不见东莱有甚消息。不觉心中纳闷。再去问东莱，东莱道："就在这几天里头，总督孔大人要到这里来的，那时我教你当面告状。并且状词我也同你写好了。这一回包你就伸了冤，你且安心住下。"天来听说，又安心住了几天。

这一天孔大人果然到了。原来这位两广总督孔大鹏，山东人氏，居官清正。因为东莱在俗的时候，是个同年，时常到海幢寺去拜望他。这一遭因为到河南去稽查盐政，顺路又去拜望东莱。东莱便让到方丈里献茶，又叫预备斋筵，款待素酒。两人把酒论心，只谈些风月之事，梁天来的冤情，却一字不提起。天来在外面，不住的探头探脑去打听，不觉暗暗心急，巴不得闯了进去，大声呼冤。只见一个小和尚年纪不过十二三岁，笑嘻嘻的嘴里唱着山歌进去，走到廊下，便高声的唱了一句道："广州城里没清官！"东莱喝道："有

贵客在这里，快走出去！”孔制台听了道：“和尚，且慢！他嘴里唱的甚么‘广州城里没清官’我倒要问他一问。”东莱道：“这是外面小孩子们胡诌的，问他甚么！”孔制台道：“这正是童谣，他唱的又关乎我们的官声，怎么不问？”东莱便叫那小和尚过来，教他见过孔制台，孔制台就在席上，抓了点水果给他，问道：“你方才的歌，没有唱完，你再唱给我听听吧。”那小和尚便唱道：

“广州城里没清官，上要金银下要钱；有钱就可无王法，海底沉埋九命冤！”

孔制台道：“这个歌儿，是哪个教你的？”小和尚道：“我听见人家的小孩子唱，学会的。”孔制台道：“是新近有人唱的，还是向来有人唱的？”小和尚道：“这可不知道，我是这几天才学会的。”孔制台不觉纳闷道：“甚么九命冤？怎的我没有知道？”东莱故意假作惊异道：“这个案，大人却没有闻过么？”孔制台道：“我哪里知道有甚么案？这等说，和尚想是知道的了。”东莱道：“我只略知梗概，因为前两天，有个甚么梁天来，到这里说是被凌贵兴抄杀了七尸八命，后来打官司，又夹死了见证张凤。在省里大小衙门，没有一处不告到，却都告不准，因此灰了心，来这里求我剃度出家，所以我略知一二，却不知他未曾告到大人那里。”孔制台道：“这样说，那人现在这里么？”东莱道：“在这里。”孔制台道：“可叫他来，我亲自问他……”

一语未毕，东莱还没有答应，早见天来直闯进来，对着孔制台跪下，痛哭起来。东莱道：“大人问你话，你不要哭，有甚冤枉，快告上去！”梁天来勉强收住泪，逐一诉说了一遍，又把所抄的呈词批语呈上。孔制台看完了一宗，问

一番话，天来逐一对答。孔制台道："你且回去，补个呈词，送到我衙门里去，听候传审，本部堂同你伸冤！"天来叩头谢过。东莱道："不必补甚呈词，老僧已经代他写好了。"说罢，在衣袖里取出一纸，递将过来。孔制台叫天来且退出去，方才对东莱道："和尚，你今日为甚做这圈套来捉弄我？"东莱笑道："我做甚圈套来？"孔制台道："那小和尚的歌，怕不是你编的，要他唱着来引我问话。"东莱道："此中有个缘故，偌大一个广州城，难道真个没有一个廉明的官么？别人我不知，一个刘太尊，一个萧中丞，我知道他向来是廉明得很的，何以这件事，就这样糊涂起来？我也曾细细问过当日审问的情形，想去一定是瞒了本官，左右的人作弊的。所以天来求我代他誊词，我不就答应，必要等大人到了这里，等他当面来告，为的是恐怕递到衙门，就有许多人上下其手。就让大人十分精明，也有查察他们不到的地方呀。"孔制台改容谢道："和尚这番用心，非但替小民伸冤，并且顾全我的官声，可敬之至！可感之至！"说罢，辞了和尚回去，天来也谢过东莱，赶回省城。

不知此案是否即由孔制台讯结？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杨巡捕勇擒大有 孔制台夜审喜来

却说天来回到省城，将一切事情，告诉了君来；兄弟两个，暗暗欢喜。从此只留心打听消息，安排候审。

孔制台回到衙门，马上拔了一枝令箭，委了本辕武巡捕杨福，带同千总苏安，率领刀牌手，飞速到谭村去拿人。交代说："到了凌家，不论老少上下，是男子一概拿来，不许遗漏一名！"杨苏二人领命，不敢怠慢，即刻上了快艇，如飞而去。

这里凌贵兴因为抚院里的官司已妥，满心欢喜，邀了一群强徒，同来谭村，在裕耕堂中，大排筵席庆贺。还乐得不够，又叫了一班戏，来家演唱。此时人人在座，只有简勒先，因为肇庆帮有信来说，私盐近来易于得手，就往肇庆仍旧干他的勾当去了。还有尤阿美、熊阿七两个，不知又到哪里去盗窃，未曾来得。其余一群强徒，都在那里欢呼畅饮。

到了掌灯时候，一个个都有了酒意了，忽看见喜来没命的跳了进来，口中说不出话，拿手向外面乱指。林大有最为机警，一见这个神情，知道事情不妙，推开酒席，走到天井，恰好倚着一根杠棒，顺手拿过来，在地下一点，借势跳起，一松手，丢了杠棒，早跳到二门头上，又双手按住门头，一翻身做个"蜻蜓点水"势，把双脚倒竖起来，钩住檐

瓦，再一松手，倒翻一个筋斗，早到屋顶上，伏在檐边，观看动静。一群强徒，当时都吓的目定口呆。区爵兴忙问道："到底是甚么事？快说呀。"喜来道："官……官兵！……"说声未了，只见一个武官，带领着二十多个刀牌手，直闯进来。爵兴情知不是路，连忙走入后面，要开后门逃走。谁知开出门时，当面站着一个戴白石顶子的，说声"哪里去！"一手拿下，喝叫刀牌手绑了，仍旧叫人守了后门，把爵兴带到前面来。只见众刀牌手，把众强徒一个对一个的，都绑起来了。贵兴却是面如土色，跪在地下叩头，嘴里只说："求大老爷饶命！"爵兴喝道："蠢奴才！万事当官去讲，你对他叩甚么头！"又冷笑道："也不知是甚么事，这里影子也不知道，也不给人家公事看，就这样胡里胡涂的来拿人！"说声未绝，苏安飞起一掌，照脸打去，喝道："瞎眼贼！你不看见令箭么？"爵兴回眼一看，果然见杨福手里拿着一枝令箭，心中暗想道："今番要死了！怎么动起令箭来？"但不知是抚院那里始终瞒不紧呢？还是天来又到督署去上控呢？"因改了笑容道："方才不知两位尊官，多有得罪。不知两位是奉了那个衙门差委的，我们这里茶资还没有奉送。"贵兴此时，已被绑了，听了这话，忙道："是呀，你们快点放了我，我到里面取些茶资奉送。"杨、苏两个，只是不理，一面指挥拿人，一面叫到里面去搜，是男子一概捉了来。只见一个刀牌手，绑着一个人，从书房里出来，笑道："几乎叫他躲过，他躲到烟榻底下，我低下头去一看，那榻底是黑漆的，原看不见他，他却叫起'大王饶命来'。他自己便是强盗，却当我们是强盗呢！"贵兴看时，却是宗孔，闹的满面灰尘，一头蛛网。杨福便教再搜，是那看不见

的地方，拿刀去捌。一时里里外外，都搜遍了，一共拿了七十多人。原来他们正在那里做戏，连戏子一并捉在里面，所以有这许多人。

当下收拾要走，忽然一个刀牌大叫道："这是哪里来的东西，好臭呀！"杨福问是甚么事。那刀牌又叫道："呀！房顶上还有人呢！"说声未绝，杨福早已撩起长衣，一跳上屋，果然见有一个人在那里逃走。原来正是林大有。他上屋之时，已是吃醉了的人，伏在那里，被风一吹，那酒性泛了上来，忍不住便吐，恰好吐在那刀牌身上，因此败露了。杨福飞身上屋去捉时，他方才立起要走，杨福已走近身边，大有着慌，虚晃了一拳，杨福举手招架，招了个空，大有将身一闪，轻轻的一跳，已跳在三尺之外。杨福不敢怠慢，将身一纵，赶将过去。大有转身作一个"猛虎下山"之势，劈脸扑来，要想杨福一闪，他好乘势翻个筋斗，到杨福后面去。哪禁得杨福眼明手快，看见他扑来，连忙作一个"童子拜观音"之势，把身子一低，顺便伸出一脚，在大有腿上轻轻的捌了一下。大有是个被酒的人，饶你十分武艺，终有点脚根浮动。被这一捌，不由倒栽葱的跌了下去。下面抬头看的人多，这一下恰好跌在众人头上，不曾把他跌伤。一拥上前绑了，连夜解到省城。孔制台吩咐严行收管。

次日两司府县都来上辕，孔制台问起梁、凌一案，黄知县已吓得一言不发。刘太守便道："据卑府看来，这是挟嫌诬告的。"孔制台点了点头，也不多说。等众官退去，孔制台便开堂亲自审讯。先把三四十名戏子，叫他班主来具结释放。又教提林大有上来，因为他登屋拒捕，先叫重重的打了三百大板，然后逐名审讯。也有略供一二的，也有全行抵赖

的，孔制台也不过略略问了几句，就叫一个个的都上了镣铐，隔别收禁。

到了晚上，却叫单带喜来一个，到花厅上去问。也不用差役，只带着一个贴身的家人伺候。孔制台和颜悦色的道："你今天在堂上，供的是凌贵兴用的家人，这话确么？"喜来供："是。"问："他用了你几年了？"供："六七年了。"问："杀人放火，是犯法的，你知道么？"供："知道！"问："要杀头的，你知道么？"供："知道。"孔制台忽然变了颜色，把桌子一拍道："你既然知道，为甚又知法犯法？快点从实供来！"喜来战战兢兢道："小人没得供！"孔制台又道："喜来，我看你年纪还轻，人又聪明，有心要出脱你的罪。本来你不过是他一个用人，不是同党，他出了工钱，用了你，你就不能不听他使唤，都不干你的事。你若是好好的从实供了，我一定设法替你出脱。你如果执迷不悟，你们这一伙人，总有一个供出来的，那时我把你当他盗伙，凌迟的凌迟，杀的杀，绞的绞，那时你可不要怨我！"喜来跪在地下，默默不言。旁边那家人便道："你这小孩子，好没分晓！这里大人有心要出脱你的罪，你还不叩谢呢！"喜来便叩了一个头。孔制台道："我不是就这样就可以代你出脱，要你供呀！你情愿杀头，还是情愿活着？随你的便！"喜来哭道："青天大人，当真的出脱了小人，小人情愿实供。"孔制台道："供了自然出脱你。"喜来又叩了个头，便从马半仙算命供起，中间如何看风水，如何要买天来的石室；如何宗孔来献计，画白虎，拆后墙，区爵兴又如何做假借票，拦路截抢；如何去劫夺花盆桌椅；如何荐了熊阿七、尤阿美、甘阿定、李阿添，又如何差遣简当、叶盛，简、叶

两个，一去无踪；如何来省城寻觅，荐林大有、周赞先、黎阿二、简勒先、蔡顺；当夜如何杀牛羊，拜神，斩鸡头，发誓；如何行劫；区爵兴如何调度；攻打石室不入，如何放火，搅烟入室，……一一供出，喜来供时，孔公便亲自提起笔，等他说一句，写一句。

供完了，孔制台还问以后行贿各事。喜来供道："送番禺县的一千两金子，是小人也有份送去的，是区爵兴带着，送给简勒先经手，那里还有一个甚么舅老爷，小人不认得他。以后多是区爵兴经手，小人不知道，单记得送过两回抚台衙门甚么师爷的礼，那师爷姓甚么，小人可忘记了。只有一个李老爷，是同小人的大爷时常往来的，还记得有一日，李老爷来说，抚台大人要看大爷的文章，大爷说做得不好，怎好拿去？李老爷教他请甚么'枪手'，他就去请了三个来，哪里是甚么'枪手'，是三个斯斯文文的读书人，请来住在三德号里。住了五六天，又另外请了一个人来，抄了一本书。小人的大爷，就叫小人送给李老爷去，说是给抚台大人看的。这书上是说些甚么事情，小人就不知道了。"

孔制台道："送抚台衙门师爷的甚么礼？你记得么？一共送过几回？"喜来道："几回是记不得了。送的礼也有绸缎衣料，也有珍珠玉器，也有古董，还有家里摆的一个西洋大自鸣钟，也拿去送了。还有两个大玻璃瓶，里面装的是黄黄黑黑的末子，还用紫檀匣子装了，也送了去。这是件甚么东西，小人却不知道。"孔制台也拿笔来一一记了。叫人把喜来仍旧带下去。喜来哭道："青天大人！你不说要出脱小人的罪么？"旁边那家人道："蠢才！就是要出脱你，也要等结了案时，才能出脱你呀！"喜来只得跟着出去了。

一夜无话。次日起来，众官又上辕来了。孔制台叫一概挡驾，只请臬台、首府、番禺县，到签押房相见。这三个人因为昨天问起过梁、凌一案，今日又单请他三人，不免暗暗担心。而且督抚见客，向来是两司同见，道府一班见，州县一班见，今日却不伦不类的，每班见一个人，又是同见，这三个又是经手这个案的人，不消说一定是为这个案的了。内中惟有黄知县格外提心吊胆，急得只恨没有地缝好钻。无可奈何，只得硬着头皮，跟了进去。

不知见了之后，孔制台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一道旨调去两广督　十万金再沉九命冤

却说黄知县跟了焦按察刘太守，进了签押房，见了孔制台，行过常礼，分宾主坐下。孔制台问黄知县道："梁、凌那一案，贵县审过几堂？可有个确实口供？"黄知县见问，先涨红了脸道："卑职只问过一次，却有谭村耆民，来案具保，说凌贵兴是安分读书之人，当堂保释了，现在比差缉盗。"孔制台又问刘太守道："这个案曾到贵府里告过？"刘太守道："卑府曾经亲自提审，准情酌理，凌贵兴是个纳监读书之人，同天来又是个姑表至亲，纵有不睦，何至于下此毒手？而且凌贵兴是谭村的一个富户，哪便结识起强盗来？天来的见证人，又只是一个流丐，似乎不能凭信。"焦按察接着道："此等无业游民，专门唆搅讼事，最是可恶！"孔制台道："三位的意思却都与兄弟不对，或者这个是兄弟的偏见，也未可知。萧中丞近来又病了一个多月，听说还不曾好，不知他怎么办法。这个案也曾到抚院去告来，兄弟昨夜倒问出点头绪来了。"说着叫人去带喜来来，不一会带到了。孔制台道："喜来，你昨夜的口供，都是真的么？内中可有谎话？"喜来道："句句都是真的，不敢撒谎！"孔制台道："你照样再说一遍。"喜来看见座上又有三个官，不知是什么官，左右张望，不敢开口。孔制台道："你只管讲，不要怕。"喜来无奈，只得又把昨夜所供的话，从

头至尾，说了一遍。孔制台却拿着昨夜写下来的那张底子，对他的话。听得焦、刘两个，只是诧愕，黄知县更是如芒刺背。后来听到喜来说送一千金子的话，犹如青天起个霹雳一般，吓的手脚都冷了，几乎未曾把大小便都吓出来了。喜来供罢，孔制台叫人把他带了下去，对着三人道：“三位想都听明白了，兄弟昨夜问他，又没有动刑，可见得不是刑逼的。请教这个重案，应该怎样办法？”焦、刘两个，不觉面面相觑，黄知县便出位请参。孔制台道：“贵县放心！此等重案，本来要出奏的，就是全案案卷，也要咨送刑部。等到结案出奏时，少不免要逐条叙出。就是萧中丞那里，兄弟也不敢回护，只听皇上的旨意和部议罢了！”说罢，举茶送客。三个人只得起身辞出。

孔制台便下了一个札子，委了一个候补道，到发审局，会同一群发审委员，审问此案。一面把一干人犯，押送到发审局去。

却说贵兴的侍妾杨氏、潘氏两个，见丈夫被捉，吓得没了主意。此时家中没有一个男子，便是儿子应科，也捉去了。只得商量定了，留潘氏看家，杨氏赶到省城三德号里，叫一个伙计，去请李丰来商量。杨氏当面见了李丰，求他设法。李丰道：“空口说白话，是不中用的。”杨氏道：“这个自然！说不得要用钱，用多用少听凭李老爷做主就是了。”李丰听得，便去找着两个发审员商量。吓得那发审员，把舌头伸了出来，缩不进去。原来他们都受过孔制台的面嘱，说：“此案自始至终，都是贿成。今番你们承审，怕不免还有人来关说，可不准受丝毫贿赂，倘查出了，要严参的！”况且孔制台又亲自问过了喜来的口供，存了底子的，如何敢

受？李丰无奈，又去寻着了孔制台的妻舅高全，许下十万银子，求他设法。高全道："别的事情，都可以办得，只有这件事，格外严厉。近来天天传见发审员，问这件事，查看口供，稍微不对的，都逐条驳正。听说已有两个供的对了，哪里还好说话？"李丰道："姑且去碰碰看如何？"高全道："莫说十万，就是一百万，我也不去碰这个钉子。"李丰道："这个案子，倘使认真办起来，连舍亲萧中丞，也有点不便，只求制军看同寅面上，从这个上面说起，便没有痕迹了。"高全道："他看甚么同寅面上！从前康熙年间，皇帝去谒'圣朝'，要开中门，他还不肯呢！"李丰听了，不由发急，对高全跪下道："这样说起来，只怕我将来也要带累在里面。此刻不说贵兴的事，高兄，你只算是救我，只要事情办妥了，如果十万不够，那怕再添些！"高全连忙扶起来道："这是认真的办不到，并非有意居奇。李兄既然如此，待我姑且去碰碰就是了！"李丰大喜拜谢。

当日高全等到孔制台事暇时，便去谈天，闲闲的提起这件事。孔制台已经觉得，便冷笑道："我想不到凌贵兴的神通，有这般大，居然托到你在我面前尝试！我见广东的贪官污吏太多了，将来这个案，我连过付赃银的也要办他一办，你莫非要开个名字上去么？"吓得高全闭口无言，只得退出。

过了两天，那候补道来销差，说全案人犯都画了供了，只有熊阿七、尤阿美、简勒先三个，不曾获案。又审得简勒先是番禺县差，黎阿二是臬差，孔制台立刻下了札子，叫两首县火速缉捕熊、尤、简三犯，限日到案。正在发落时，忽然接了一道上谕，因为山东黄河决口，要孔制台即刻驰驿前去督工修理，所有两广总督印信，着交与萧抚院署理。孔制

台不敢停留，即日料理交卸动身。因想起省中各官，都是受过贵兴贿赂的，交了出去，恐怕他又去弄手脚，因加了一道札子，将全案人犯，解到肇庆府寄监。交代说："等人犯齐了，即刻定罪处决！"又交代两首县，捉获了三犯，即移送肇庆府归案办理。一一交代明白，方才请萧中丞来接了印，立刻起马动身。

却说简勒先在肇庆，专走私盐，打听得凌贵兴的案子发作了，也自害怕。后来又听得全案都送到肇庆来，也不知是甚么意思。自己走到府监里，用了几个小钱，去探望贵兴一伙人等。贵兴大喜道："简兄来得好！你在这里多年，或者可以同我设个法。此刻不论钱多少，只要能翻过案来，哪怕十万二十万，务求从速设法！"宗孔道："简大哥！你可怜我被那昏官，夹得我几乎跟了张凤去，此刻脚上还痛呢！你如果救得我出去，我供你的长生禄位！"爵兴道："老表台，你禁声！这是甚么事，好这般大惊小怪的！"宗孔道："你不要和我说，我们好歹还挨上两夹，不像你枉做了'赛诸葛'，足智多谋的，只喝得一声打，便连忙招了。要不是你招供在前，我们此刻还没有招呢！"贵兴道："不要争了！简大哥，你去打听哪里有好伤药，给我们买点来，我们一个个都受了伤了。可恨那昏官，因为我不肯招，烧红了一张铁板，要我站上去，此刻我两只脚心，都溃烂了，寸步难移呢！"宗孔道："伤药我也要的，只有老区用不着。"爵兴道："简兄快到外面去打点，幸得人犯未齐，不然，这个案早就结了。这也注定我们有救的。旁的事都可以慢，只有这件事要紧。就是简兄在这里出入，也要小心！"简勒先点头答应，作别而去。

他心想这件事情重大，要寻一个妥当人商量，一直走到盐厂里，寻着一个杜师爷。原来他们做私盐的，都与官盐厂的司巡通声气，所以勒先认得这么一个人。当下勒先见了杜师爷，便问道："师爷，这两天有到府里去么？"杜师爷道："有两天没有去了，我不定要到琼州去呢。"勒先道："为了甚事，要到琼州？"杜师爷道："听说雷琼道将近满任，本府打算要谋升呢，我不就跟了他去么？"勒先道："不知几时可去？我也来给师爷饯行。"杜师爷道："早呢，谋的人也多，只看谁的钱多，就谁去罢了。这里也不过这么想，打点的钱还不知在哪里呢。"勒先乘机便道："钱到不愁，只要本府大人肯用。"便把贵兴一案，大略说了一遍。又道："他此刻十万八万都肯出的，只要翻过案来！"杜师爷沉吟道："我们做中的好处呢？"勒先到："他这个人很爽快的！此刻虽然不曾说多少，事情办妥了，少了他也拿不出来。"杜师爷道："且等我找舍亲商量去。"勒先道："事不宜迟，就要早点去干妥了。"杜师爷答应了，勒先便辞了去。

原来这个杜师爷名勤，是本府幕友徐凤的亲戚。徐凤跟着这一位连太守，到肇庆府任，杜勤便投奔肇庆，求徐凤谋事。此时一切都已位置停当，无可安插，徐凤才转求了连太守，荐他到盐厂里来。当下杜勤到府署里，寻见徐凤，说知缘委。徐凤道："这个案子是由孔制台交下来的，恐怕难办。"杜勤道："只要说得动听，怕他不依！"徐凤道："你且说怎样说得动听？"杜勤道："这个案要依了孔制台办下来，省城的官，是经过手的，都是带累着。内中还有一个萧抚台，孔制台亲自办了，是没得好说的。此刻他一个知府，

怎么和抚台作对起来？并且孔制台到山东去修理黄河，这个是著名的苦差，办得不得法，便要得处分，说不定革职充军。试问极力办好了，却向哪个讨好？”徐风听了，连连点头道：“我试说说去，你明日来听信。”杜勤辞去了。

到了明日，果然又去听信。徐风道：“说便说妥了，只是要见了银子才好办事。”杜勤得了这个信，便去找勒先，勒先得了信，便去告知贵兴。贵兴大喜，就叫勒先星夜到谭村去取银子。

不知银子取来后能翻案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大张华筵偏是幸灾乐祸　传来警信顿教胆战心惊

却说勒先得了信，便飞奔到府监里，悄悄告知贵兴，贵兴大喜。便叫勒先即刻动身到谭村去取十万银子来，另外多取二万，作为一切零用。勒先领命，即去叫了五只快船，叫他多添水手，限八个时辰赶到谭村，仍旧八个时辰赶回来，不论船价。船户答应了，每船用了十五个水手，撑篙打桨，如飞而去，从未时起行，丑时已到了谭村。勒先悄悄走到凌家，敲开了门，对杨氏、潘氏说明了来意。二妾大喜，即将平日的窖藏，取了十二万出来，等到天色微明时，叫人来运到船上，分装了五船，卯时起行，赶到亥时，就到了肇庆。连忙雇了脚夫，运到寓所，便连夜去知照杜勤，杜勤又知照了徐凤。次日早晨，便明目张胆的，把那雪白的银子，抬到了知府衙门里去。连太守的黑眼珠子，看见了那堆积如山的白银子，哪里还顾得甚么利害？即刻派差，赍了公事，到番禺县去，叫他派差协传天来到肇庆去听审。可怜天来此时，恰好病在家里，只得由祈富服侍着，带病前去。到得肇庆时，连太守含含糊糊的问了两堂。贵兴等众人，尽翻前供，连太守便把一干人犯尽行释放，倒把天来收押起来，要办他诬告。幸得祈富在外面打点，托人具保，天来又具了甘结，方才得脱身回去，与母亲说知，彼此一场痛哭。凌氏道："我

劝你从此以后休了这个念头吧，只当是前世的冤仇就是了！不然，倒反弄得自家吃苦。”天来道：“此刻各衙门也都告遍了，再没有地方好告了，孩儿不休也要休了。”将息了几天，仍旧回到省城去。从此把报仇雪恨的心，一齐放下，只代兄弟君来续娶了一房妻子，侍奉凌氏。

这一天，天来有事走过双门底地方，忽然遇见贵兴，坐着一顶轿子，后头跟着两个小厮走过。天来故意回过脸来躲避。贵兴早看见了，喝令停轿。走下来，赶上天来，一把拉住道：“老表台，莫非又要到甚么衙门告我么？”天来道：“告也使得，不告也使得，你休来管我！”贵兴哈哈大笑道：“梁天来，我告诉你，你想告我么？你会上天，便到玉皇大帝那里告我，你会入地，便到阎罗天子那里告我。你若是既不会上天，又不会入地，哪怕你告到皇帝那里去，也无奈我何！我明告诉你，事情是我做出来的，只是奈何不得我的钱多。我看见你因为和我打官司，衙门费也不知用了多少，把你的家产都用穷了，我觉得实在可怜！”说罢，叫小厮拿二百文钱，掼在地下道：“把这个送给你做讼费吧！我看见你精神颓丧，恐怕你忘记了，待我打起你的精神来！”说罢，举起手中的泥金折叠扇，向天来头上乱打，天来竭力挣脱。贵兴洋洋得意，仍旧坐上轿子，回到三德号。

恰好爵兴来到，贵兴拍手哈哈大笑道：“我自从同梁天来打官司之后，用了三十多万银子，却不似今日用了二百文铜钱的爽快得意！”爵兴问是甚事，贵兴一一说知。宗孔在旁，呵呵大笑道：“爽利爽利！”爵兴道：“贤侄此举，大不相宜，大凡为人处世，须要知彼知己，天来自从遇了此事之

后，含冤未伸，他心中何曾一日放下！幸而我们门路广通，从县里起，直到督抚衙门，都打通了。究竟我们越得意，他却越冤苦。你不去撩拨他，倒也罢了，撩拨起来，他那一条死心，未免又要活动起来。再去寻出甚么门路，岂不又要费事！”宗孔道：“哼！要这样怕人，我们当初也不干了！此刻孔大鹏那厮又走了，新任的两广总督杨大人，他未到任以前，我侄老爹便打发人到南雄去，送了一份千金重礼，还有甚怕头呢？偏是你足智多谋的，要瞎小心！”爵兴冷笑道：“就算我瞎小心！事到头来，大家有份，到了那时，不要又往床底下一钻便了！”贵兴道：“表叔说的不差，我们从此留心打听着他就是了。”

当下无话。过了一个多月，喜来忽然来报道：“前天新任总督杨大人到任，梁天来在码头拦舆递禀，杨大人不收他的呈子，在轿里掷了下来。梁天来就被旁边的戈什哈叉开去了……”宗孔拍手大笑道：“这千金之礼，送得着也！如今可免得人家瞎操心了。”贵兴也说道：“可见得事前打点，最为妥当，就如一向的官司，县官最小，却也打发了千两黄金。抚院虽大，然而却用不到一万银子，从此之后，我可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区爵兴道：“话虽如此，却还不能不提防……”宗孔不等说完便哈哈大笑道：“老表台，真会瞎操心！怪不得你年纪未到五十岁，头发已经白了！总督那里，已经告不准了，难道你还怕他进京去御告么！侄老爹，你快点恳求赛诸葛先生，出个法子，不然，梁天来当真进京去，在皇帝老子那里告你一状，皇帝老子准了，那时候非但我们躲在床底下的逃不了，就是那能言舌辩足智多谋的，只怕也逃走不了呢。”爵兴道：“唉！老表台，你何苦只管呕我

呢！”贵兴道：“不必多说了，我们总是留心着提防他便是了！”当下叫过喜来，交代他在外面留心查察天来踪迹，喜来领命而去。

有事话长，无事话短。光阴荏苒，不觉过了月余。喜来报说：“天来病重，大约不久就死，大爷可请放心了！”贵兴问道：“你这是从哪里打听来的？”喜来道：“小的前日在他糖行门首经过，看见许多药渣，已是留心体察的，故意一日走过几遭，留心看他行里，只看不见天来。今天早起，又在那里走过，只见那永济堂的医生程万里，走了进去，我更留心等着。看他歇了好一会，那程万里走了，却是养福送出来的。不一会，就见他行里一个小伙计，拿了药方子去撮药。小的恰好这两天有点伤风，便心生一计，跑到程万里医寓里去看病，闲闲的问他到天和糖行做甚么事。他说给那行里的东家梁天来看病。我问他是甚么病，他说是忧虑太过，变了怔忡之症，有九分治不好的了，所以特来报与大爷知道。”

贵兴听了大喜，说他会干事，赏了他二两银子，便叫去请区爵兴来议事。不一会爵兴到了，贵兴告知前事。爵兴道：“但愿他果然病了，虽然不能就死，我们也可以暂时放心。不瞒贤侄说，自从贤侄在双门底辱了梁天来之后，我着实担心呢。”贵兴道：“此刻他病了，据说有九分不得好，死了固然干净，即不然，病他一年半年，就让他好了，也亏耗极了。还怕他甚么？我们且回到谭村去乐他几天，不要再住在这省城了。”说罢，便约了爵兴，一同雇了船，回谭村去。

原来贵兴自从在肇庆府翻案释放之后，一向住在省城医

治刑伤。等医好了，又恋着珠江风月，并未回过谭村。此时回到家来，只觉得裕耕堂上，蛛网尘封，不免也有些伤感。当即叫人打扫起来，重新陈设一番，东西书房，也都收拾停当，便同爵兴两个饮酒解闷。

却是宗孔也在省城医好刑伤，先就回家去了。此时闻得贵兴回来，连忙便去探望。入得门来，先就大呼小叫，一叠连声的“侄老爷”叫个不止。原来贵兴自从翻案回来之后，因为一班党羽，都受尽刑罚，大家都是死里逃生，提出了大大的一笔银子，分散各人，作为酬谢。宗孔便得了三千银子，贵兴又格外指给他一所房子，几亩田地，因此宗孔平白地便变了个素封之家。那一片感激的心肠，他自己也说不出，恨不能够把贵兴叫了“老子”才好。所以那狐媚巴结，较前又添了几倍。当下他一径走到书房道：“侄老爹，几时回来的？我一点也不曾知道，我来请你的万福金安呢。呀！区老表台也来了，你们吃酒快活呀！喜来端把椅子过来，我也陪着吃一杯。”贵兴道：“叔叔来得正好，就此吃一杯吧。我们翻过案来之后，还没有庆贺呢！”宗孔道：“正是，正是！侄老爹几时请客呢！”贵兴道：“好教叔父得知，梁天来那厮病的了不得，大约有九分要死的了！”说罢，又把喜来的话告诉他一番。宗孔拍手道：“这更应该庆贺了！我明天亲自到省城走一遭，把众人一齐约了来。这里裕耕堂，许久不曾热闹了，也好叫他热闹热闹。一来是我们自己庆贺，二来也庆贺天来的病。”说罢，举起酒杯来，连喝了几杯，便起身告辞道：“我近来有点穷忙，先去办妥了，明日好到省城去，代侄老爹请客。”说罢，辞了出来，自去办他的事。

到了次日一早，他果然到省城去了，将那一班狐朋狗党，

一一约齐，陆续都到谭村而来。这一日，裕耕堂中，又是高朋满座了。贵兴不免又是肥鱼大肉的供养起来，欢呼畅饮。叙了三天，这一天格外的山珍海错，穷奢极侈，作为庆贺筵席。众强徒只不过狼吞虎噬，笑语喧嚣。唯有宗孔乐得手舞足蹈，那一种兴高采烈的光景，实在形容他不出来。从日落西山起，直吃到二鼓将尽，正商量洗盏更酌，忽听得门外一声大叫："祸事临头！你们还在这里寻乐么？"这一声叫不打紧，却把众人的酒都吓醒了。

不知到底是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妙算无遗爵兴再点将　属垣有耳阿七听私言

却说凌贵兴等众人正在欢呼畅饮，忽听得有人闯进门来，大叫祸事，吓的众人一惊。连忙看时，却是简勒先。贵兴忙问："是什么祸事？"勒先道："我自从送大爷们起程之后，仍在肇庆贩盐……"宗孔抢着道："问你甚么祸事，你谈这个做甚？快点说了出来呀！"勒先道："事情有个层次，等我慢慢讲来呀。——又承大爷给我许多银子，本钱充足了，便易做事，因此两三个月里头，很赚了几个钱。我看见肇庆的锡器很好，据说是天下驰名的东西，因此买了一份席面，要来孝敬大爷，亲自带了，叫船送来。昨天下午时候，船到佛山，忽然对面来了一只船，我看见船上一个人，很像祈富。一时起了疑心，便叫船家回转舵去，跟着他走。走了一程，天色晚了，那船便泊定了，我叫船家把我的船紧紧靠在他的船边。到了夜静时，我留心察听，忽听见一个人说道：'今天才离家一天，大爷便这样愁闷，须知在路上的日子多呢！照大爷这样，只怕未曾到得北京，先自愁坏了。'这个明明是祈富的声音。又一个人道：'我也知道，怎奈想起那一番冤苦，就要伤心，又想到这番进京，不知济事不济事！……'以后的话，便模糊听不清楚了。这个可是梁天来的声音。我想他主仆两个进京，必定不是好事，今天一早便要赶来报信，偏又遇了一个旧朋友，硬拉着在佛山鹰嘴沙，

盘桓了大半天，所以此时才得赶到。大爷要赶紧设法才好！”

贵兴诧异道：“前两天他才病着，怎么就好了！”爵兴跌脚道：“中了计了！不信你再赶到省城去问程万里，他一定还说他病着呢。”贵兴着急道：“这便怎么处，求表叔作速定个计策才好。”爵兴叹道：“我本来暗中发过誓，从此之后，我一言不发，不定一计的了，省得宗孔表台，开口‘赛诸葛’，闭口‘足智多谋的’，叫我听得难受。”宗孔道：“哼！恭维你还不好么？”爵兴道：“罢了！这一回天来进京，无非是御告，像这等重案，不免要派出钦差来，大家等着吧。到了那时，一网而擒，只乐得大家引颈就戮。好在死的也不是我一个！”贵兴道：“算了吧！这会事到临头，这些口头言语，还计较他做甚么呢？表叔赶紧划策吧！”宗孔道：“侄老爹好不禁吓。怎见得他进京，就一定是御告呢？勒先也不过隔船听了两句话，像是他的声音罢了，怎见得就一定是他呢？”宗孔说话时，爵兴已经踱到书房里去了。贵兴也撇下众人，来和爵兴商量道：“表叔，大事要紧！望你一切都看我薄面，定个计策吧。”爵兴道：“本来这是个‘同舟共济’的事情，我怎好不管？只是呕气不过！”贵兴道：“算了吧，算是我的不是吧！”爵兴道：“为今之计，只有截杀一法，叫人兼程赶到南雄岭等着，等他来时，便一刀了却。”贵兴道：“这岂不是又在那里闹一个命案？”爵兴道：“这里闹到炮火连天，弄出七尸八命，还不怕他，难道再杀个把人，就胆小了么？”贵兴道：“这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无可奈何的了。只是哪个可以去得呢？”爵兴道：“这不过姑妄言之罢了，哪一个能办这件事？此刻他人已去了，我们在这里纵使派人去赶他，赶得上，自不必说。万一赶不上

呢，又要回来报信，这里再设法，再打发人去赶，这样两个来回，他早出了广东界了，哪里是计策！”贵兴道：“难道真是束手待毙么？”爵兴道：“法子是有一个，贤侄不必着急。你先出去交代众人，今晚且尽欢痛饮，明日一早有事，你且陪着他们，让我一个人静静的想个十全法子。”贵兴应诺，出来交代，又陪着吃酒。

此时众人一个个都怀着鬼胎，哪里还有心肠吃酒？糊里糊涂的吃了几杯，就散了。略略歇了一会，都去安歇，宗孔也辞了回家。贵兴便来与爵兴计议。爵兴道：“我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明日一早，大家陆续起身，都到省城去，却要留下两个人在这里！”贵兴道：“留下谁呢！”爵兴道：“一个是熊阿七，一个便是令叔宗孔。”贵兴道：“留下他们有甚用处么？”爵兴道：“阿七是有用的，留下令叔，不过是叫他陪陪阿七的意思。不然，贤侄出门去了，家中只有女眷，没个自家人，倒留个外人在家里，总不方便呀。”商量定了，各去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起，陆续打发各人动身，都约定在三德号取齐，单只留下宗孔、阿七。爵兴拉阿七到一旁，附耳叮嘱了几句。又道：“这件事只好暗暗而行，除你我之外，不许有第三个人知道。一得了实信，便到省城来告诉我。”阿七点头答应了，然后才同贵兴，带了喜来，叫船到省城去。到得三德号时，一群强徒，早已等候多时了。爵兴道：“此时要首先派人到南雄，不知哪位愿去？”李阿添道“我愿去。”甘阿定道：“我也去。”爵兴道：“有了两个了，然而你们恐怕认不得天来，再叫越文、越武、越顺、越和，四个同着去，他们是见惯天来的，多几个人看着，免得他漏网。”又道：

"赣州关一路，也要着人去，不知谁肯去？"美闲道："我从前曾经到过，是条熟路，我可以去得。"宗和道："我也要去。"爵兴道，"还可以带了柳郁、柳权、简当、叶盛同去。"又对贵兴道："贤侄可作速打一张三万银子南雄的汇单来，我这里已写下一封信了，这个差使却要喜来走一趟。"贵兴连忙叫账房去打了来。爵兴叫喜来道："我给你这封信，你到南雄时，到千总衙门去投递。南雄千总刘升，与我有八拜之交，这件事我全托他代办。这三万银的汇票，你到了南雄，先取一万，送与刘千总，余下二万，就存在银号里。倘刘千总说打点关上，要多少使用，便随时去取。赣州关一面要使用，也到你那里去取，千万要小心在意！"又对李阿添、凌美闲等道："你们到了地步，各人都到关上去住着，那两处都有刘千总招呼，千万留心着。天来过关时，便指与关上人知道，自有害他的法子，不必你们动手。只要指出天来，便是大功。"又各人另外给了盘缠使用，立刻出北门，走陆路，兼程赶去。贵兴又嘱咐喜来道："这是生死关头的一件大事。你伺候我多年，知道你能办事，所以派了你去，办妥了回来，我重重的赏你。路上好生在意。"喜来诺诺连声，一行人纷纷出北门去了。

林大有道："他们都有事去了，不知我们当办些甚么？"爵兴道："还有一处，要想拜烦你走一遭。"大有道："到哪里呢？"爵兴道："我恐怕他不走南雄，却走了和平岭，要烦你去截他。那里没有熟人，不能打点，不是智取，便是力胜，他人恐怕靠不住，所以留下你到那边。"大有道："和平岭一路，是要走东江的，何以他又走佛山呢？"爵兴道："事情难料，或者他怕我们耳目众多，故意到一到佛

山，掩我们耳目，亦未可知。再者，勒先既在隔船听得着他的话，就不许他看得见勒先么？他看见了勒先，知道被人窥破，改道而行，亦未可知，怎么好说得定呢？”大有道：“既这样，我就走这路。”周赞先、黎阿二同道：“我等同去助林大哥一臂之力。”爵兴道：“好！你们就带了润保、润枝、宗孟、宗季同去。”林大有道：“我到了那里，除非他不走那一路，要是走那一路时，包管你手到擒来。”于是各各领了盘缠，一路向和平岭去了。

爵兴又叫勒先道：“你可赶韶州去一趟，那里是个热闹所在，须下手不得。你带些盘缠去，到那里赁一只小舢舨，在太平关前水上做个小买卖。每日北上的船，都要验关的。你就留心察看。如见了天来，你就先赶到南雄，到关上报知李阿天等，好留心下手。只要你先赶到半日，就有了预备了。”勒先领了盘缠去了。

贵兴见一一都调拨停当，便问爵兴道：“不知南雄一路，是用甚么法子去处置他？”爵兴道：“我托刘千总到关上去打点，见了天来时，便将他扣住，硬说他私带军火，就近把他送给地方官，再到衙门里打点些，把他问成一个死罪，岂不是干净么？”贵兴道：“他并未带得军火，怎样好诬他呢？”爵兴道：“贤侄好老实！刘千总那汛地上，哪里不弄出几斤火药，几支火枪来？预先装好箱了，贴了梁天来记号，存在关上，他走过时，胡乱栽到他行李旁边，饶他满身是嘴，也辩不来！”贵兴道：“表叔真是神出鬼没之极了！”爵兴道：“这也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罢了。我昨天晚上，算了一夜，已是算无遗策的了。但愿派去的人，不躲懒，肯赶路，没有赶不上的。连日都是北风，前日勒先在佛

山遇见他，算到今天，他最快也不过走到清远罢了，这里从陆路快多着呢。”当下议论一番，各自休息。

从此二人就在三德号住下。凌贵兴是急得同热锅上蚂蚁一般，不是抓耳挠腮，便是跳出跳进。区爵兴也不免要长吁短叹。那些伙计们来劝解的，都说：“这不过是简勒先一面之辞，如今事之真假，尚在未定，何必这等着急呢？”贵兴听了这话，只得自家勉强开解，也在那里希冀是简勒先的谣言。不觉过了六七天，这天忽见熊阿七匆匆走了进来，对爵兴道：“千真万确，赶紧防备才好呢！”贵兴又是一惊。

不知阿七说甚么事“千真万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拐巨款喜来遁迹 进京都爵兴登程

却说熊阿七匆匆走来，对爵兴道："这事千真万确的了！我在谭村，依计而行，天天晚上，到梁家去打听。每夜到了三更时候，天来的母亲，便出来烧香拜神，口里喃喃呐呐的，不知祷告些甚么。我在房顶上，风又大，听不清楚，一连几夜，都没有头绪。昨日君来回家去，等他母亲烧过香，方才回房，我便落将下去，在窗外去听他说话。只听见君来说得一句道：'这全亏了姓蔡的，不是他赠了盘缠，哥哥怎么去得成呢？'又一个女子道：'去便去了，但不知这个冤伸得成伸不成呢？'又听得君来道：'这可难说了！如果他有本事，弄到皇帝也受了他的赃，那真是天命了！'你想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么？"说着便要辞去。贵兴道："你左右是没事的人，就在这里住几天何妨呢？或者早晚有事，也未可知。"阿七道："本来可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没事的人，但恐一会宗孔大叔到了，我实在怕见他。"爵兴道："怎么？你们闹翻了么？"阿七道："翻是没有翻，只是他的说话很难听，还是不听的好。"贵兴道："他说怎么话来？"阿七道："又何必再提呢？"爵兴道："凌大爷问你，就说说也不妨。"阿七道："我们自从认得凌大爷之后，多承大爷的照顾，这是我们众兄弟都是一样的，前回肇庆府翻了案回来，凌大爷格外恩典，拿出若干银子，分给众兄弟，一来压

惊，二来酬劳。当日到堂，本来没有我的事，大爷却分润到我，我不合受了过来。此刻宗孔见了我，要就不提及翻案的事，一提起时，他开口就是甚么'不要脸的无功受禄'，闭口也是甚么'不要脸的无功受禄'。我想这是大爷的恩典，与他甚么相干？何苦要常常糟踏我，取笑我呢？我这几年鸦片烟吃的多了，把那火性子都减尽了，要是前几年的脾气，我早就打了他了。”贵兴道："这个你何必同他计较！他来了，我说他几句，叫他以后不要如此就是了。”爵兴道："说也奇怪，他近来不知怎样，专喜欢得罪人，我同他无怨无仇的，他却也是苦苦的糟踏我。他单知道说'无功受禄'，倘使当日不是有你们三个在逃的，只怕早就受戮了呢，他还想受禄么？我倒以为你们这一逃，是个救命的大功呢。”贵兴道："正是！还有尤阿美，至今未见回来，不知到哪里去了，又没有个信。他那一份，我还代他存着呢。老七，你不必介意，只管在这里住着。”阿七只得留下。

大家又议论天来进京的事，爵兴把调拨人马之事，一一告知。阿七道："既然这样周密，料来他飞也飞不过去，大爷只管放心。”贵兴道："我别的都放心，只因他先动身三天，恐怕我们的人，赶不上他，那就糟糕了。”阿七道："他到京里去，算他告准了，那便怎么样？难道还差人到这里提我们进京，皇帝自家审吗？”爵兴道："哪有这等事！告准了，自然放钦差来审。”阿七道："那就好办了。钦差未必就不要钱，大爷有的是钱，什么事打点不过来，除非又出了第二个孔大鹏。我想象孔大鹏那种呆子，天底下再不会有第二个的！”这一句说话，猛然又提醒了凌贵兴，以为天下人哪一个不是黑眼睛看见白银子的？饶他甚么钦差，我拼

了银子，买他不动，拿金子去买他，没有买不动的。且等到了那时候再说。于是不知不觉又快活起来，便叫拿酒来吃。

三个人传杯递盏，吃了一回，忽见宗孔大踏步跨了进来，对着阿七嚷道："你好，你好！怎么说话也没有一句，就跑到这里来了！"阿七道："我有要紧事，来对大爷说。我早上起来时，你倘自睡着，我不敢惊动你，所以先走了。"宗孔道："偏你有要紧事，我便没有要紧事！侄老爹，我告诉你，好叫你欢喜。我今天早起，不见了老七，问小厮们，知道他来了。我一个人闷得慌，也赶了来。想起你们听见说梁天来进京去了，便慌做一堆。我明明记得前儿天，侄老爹亲自告诉我，说天来病了，是喜来打听来的实信。他怎么忽然又好了呢？因此我也学了喜来的样子，装了病，到程万里那里去看病，就问他：'天来病好了么？'侄老爹，你猜他说甚么来？他说：'天来的病，只怕神仙也医不好的了，所以他也回复了，叫他另请高明。'侄老爹，依他这样说，天来只怕将近要死了，哪里还会进京呢？"贵兴听了，将信将疑。爵兴道："程万里和天来是莫逆至交，这一定是恐怕我们知道，设法截他，因此串通了，故意在我们面前撒出这个谣言，好叫我们不在意。他有了这种深谋远虑，我们正要加意提防呢。"宗孔瞪着眼道："偏是你如同看见的一般，我们去打听的，都不像你胡猜乱想的，倒是个真凭实据！"爵兴只不理他。贵兴此时虽然将信将疑，却打了一个行贿钦差的主意，先就放下一半心来。每日只是同爵兴吃酒解闷。

不知不觉，又过了十多天。忽然一天，尤阿美踉踉跄跄的跑来，喘吁吁的说道："凌大爷，不好了！"贵兴吃了一大惊，忙问道："许久不见你了！为甚事这等仓皇？"阿美

道：“喜来没有了！”贵兴道：“甚么没有了？这话怎么讲？”爵兴接着道：“到底甚么事？你从哪里来？好好的从头说起吧。”阿美这才喘息定了，说道：“自从那回听说孔制台拿人，我就亡命到了南雄去，投在黄元合行栈里，做个打杂。八天前头，李阿添等一行人投到栈里住宿，我们都是好友，因此晚上没事，就到他们房里叙旧。说起来，才知道大爷已经翻了案。此时梁天来又进京去御告，他们是到南雄截天来去路的。又说起喜来带了三万银子汇单，一同前去。因为带了重资，不便在一起，扮了客商，另外投到朱怡和店里去住下了。说明过了一天，就去取现银，一面送给刘千总，一面来给他们信。谁知等了三天，毫无影响。是我到朱怡和店去打听，说是有一个如此这般的客人，来住了两夜，今天一早，就动身去了。问他到哪里去的，店家却也没理会，只说是往北去的。据那店家说起来，那人一定是喜来了。我回去同他们商量，又不知往哪里追寻的好。想起千总衙门里，我有两个汛兵相熟的，我又去打听，这两天里有人来送过礼没有，谁知连影子都没有。喜来到底不知往哪里去了。此刻关上又不能打点。刘千总那里，也不能通个信。这里汇单是汇到南雄哪一家的，大伙又都不知道，这笔银子拿去了没有，也无从打听，大家急的了不得。又因为一路上兼程赶路，大伙都乏了，没有人肯回来报信，叫我赶着跑一趟。是我兼程赶来，求大爷做主！”

阿美一面说着，爵兴一面跌脚，贵兴一面着急，宗孔一面埋怨道：“侄老爹，你有三万银子的大事，为甚不叫我去，却叫喜来这厮去？要是我去时，事情早已办妥了，此刻怎样办法呢？”爵兴道：“事不宜迟，此刻只得再打了汇单，等

我亲自赶到南雄打听。天来如果未曾过去，就在那里打点；如果已经过去了，我就在南雄转汇到京城，寻着陈大人，好打听他告得准告不准，然后打点送钦差的礼。除此之外，更没有办法的了。”宗孔道：“喜来拐走了那三万，就由他去么？”贵兴道：“这件事只好再作商量的了，此刻先打算进京一路要紧。”宗孔道：“进京么？我也同着去。”爵兴道：“老表台肯去最好了，省了我一番跋涉。”贵兴道：“还是表叔去罢，叔父在这里，早晚还有事呢。”宗孔只得依从。贵兴又虑到天来已经过了南雄，认真要进京，三万银子不够，想打十万的汇单。爵兴道：“只怕三万也够了，万一不够，应允他到了此地再找足，也是一样的。”贵兴再三商量，打了一张五万汇单，交给爵兴。定了明日一早，带了尤阿美、熊阿七动身。

三个人一早出发，一路上无心观看山川景致，只管趱路，兼程而进。走了六天，到得南雄，就投到朱怡和店里住下。爵兴的意思，要住在这店里，好顺便打听喜来的踪迹。这一天恰好是中秋佳节，店主朱怡甫，格外备了酒席，请寓客吃酒赏月。爵兴本来是个酒徒，又恰好碰了这个机会，乐得开怀畅饮，同席各客，不免互通姓氏。内中有好些与这书上无干的，不必表他。单表一个姓苏，表字沛之的，他是直隶人氏，也寓在朱怡和店里，已经二十多天光景了。饮酒中间，爵兴问起朱怡甫道：“十几天前头，有一个名叫喜来的，曾到贵栈寓过么？”怡甫道：“敝店过往客多，哪里都记得名字呢？”爵兴又把喜来面貌身材说了一遍。怡甫道：“象有这么一个，他说姓凌，不知道他的名字，住了两天就走了。”爵兴道：“他到哪里去呢？”怡甫道：“这却没有理会得。”

沛之道：“不知区兄问他作甚？”爵兴道：“他是个拐子，拐了一笔巨款去。”沛之惊道：“拐了多少呢？”爵兴道：“为数颇不少。”又问道：“还有一位姓梁的，名叫天来，不知可曾到过这里？”怡甫道：“这也没理会。”沛之道：“可是有五十多岁，面目瘦削，头发苍白的么？”爵兴道：“正是，正是！不知沛之兄可曾会来？”沛之道：“怡甫兄真是健忘！梁天来的踪迹，我倒还知道呢。”

爵兴忙问天来踪迹，果在哪里？不知苏沛之说出甚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眷怀故旧蔡显洪赠金　怜悯奇冤苏沛之仗义

却说爵兴当下急急要问天来踪迹。沛之道：“弟在此处，住了将近一个月了，曾记得半个月以前，有这么一个人，在这里住过两三天，就动身去了。”爵兴道：“他到哪里去呢？”沛之道：“听说是进京。”爵兴故意沉吟了半晌道：“他果然进京了么？他去办什么事呢？”沛之道：“这个可不便多问他，但是我看这个人，气色很不好，只怕不久的了。”爵兴道：“沛之兄善于风鉴么？”沛之道：“不瞒区兄说，弟自幼就学就了星命堪舆，至于看相，更是余事。因为久仰贵省是个富庶之地，所以要到那边行道呢。”爵兴道：“好极了！兄要到那边去，弟可写一封信，荐你一个地方。”沛之大喜道：“请教是什么地方？”爵兴道：“舍亲凌祈伯，极讲究此道。他又轻财好客，兄到了那边去，见着了他，包管不虚此一行。”沛之更是欢喜，于是开怀畅饮。爵兴吃得有了酒意，因问道：“沛之兄既然精通星命，自然六壬太乙，也精通的了。”沛之道：“这不过稍为涉猎，哪里就好算精通？”爵兴道：“既如此，就烦同我卜一个课好么？”沛之道：“课倒可以不必卜。区兄心事，我可略知一二，此时不便细谈。且等席散了，我们再仔细谈谈吧。”爵兴大喜。

当夜席散之后，一班寓客，都散座赏月。也有吹箫吹笛

的，也有唱的，也有弹的。只有爵兴听了沛之的话，怀着心事，无意赏月，一经散座，就邀了沛之到自己房里去谈天。沛之道："区兄方才查问梁天来同喜来两个人，莫非都有瓜葛的么？"爵兴此时有了酒意，因照直答道："不瞒苏兄说，梁天来是我舍亲的一个冤家，连年结讼，他总不得直。近来闻得他要进京，因恐怕他去御控，故打发喜来带了一笔钱，到这里打点，要拦阻他的去路。不料那厮拐了此款，逃去无踪。此番我到此地，正是专为这件事。"沛之道："不知访着他两个之后，却又作何计较？"爵兴道："访着之后，却再作区处；一两天之内，访不着时，我便要赶进京去。"沛之道："莫非也为这件讼事么？"爵兴道："正是！舍亲从前曾经结识一个翰林，此番打算去托他。"沛之道："令亲到底为了什么讼事，值得这般张皇？不知这件事与老兄有关涉没有？"爵兴道："便是带着些干系，方才这般张罗。"沛之道："令亲的讼事得直不得直，尚未可定。但是弟有一句话要奉告，只是碍着不便说得。"爵兴连忙道："弟正要请教，有甚见教的话，但求直说。"沛之道："弟以气色而论，老兄百日之内，恐怕不免有牢狱之灾。此番进京，只恐怕恰恰要碰上。弟学就了风鉴，并不是同江湖上的一般，信口乱道，一味恭维，却欢喜教人趋避。"爵兴道："弟不进京亦可，只是舍亲所托的重要事件，不由得不走一遭。"沛之道："足见老兄高义。但弟既与兄有杯酒之欢，不忍坐视，不敢不知照一声。倘到京之后，不幸弟言竟验，那时后悔不及了！"爵兴沉吟道："苏兄高明，不知这回到敝省去，可能教舍亲一个趋避之法？"沛之道："这事要见机而作。弟向来好行方便，能出力的地方，无有不出力

设法的。”爵兴大喜道：“如此弟修书一封，托兄带到省城投交舍亲，自有招呼。”沛之连忙谢过。爵兴又问道：“依兄指示，弟且不进京，但不知暂时躲避，要往何方的好？”沛之道：“兄若不辞跋涉，总要离了广东才好。依弟愚见，不如往湖南暂避几时。兄若肯去时，弟长沙那边，有一位相好朋友，可以写一封信交兄带去，自然有了招呼。”爵兴大喜拜谢。当夜各各归房歇宿。

到了次日，爵兴先送过一封信来，沛之也给了爵兴一封信。两人又谈了几句，爵兴便到黄元合行栈，寻着李阿添等，告诉他们说：“梁天来已经过去了。但是我遇见一位风鉴先生，曾经见过他，决定他不久就死。如今你们等在此处也是无用，不如早点回去，代我拜上大爷。因为那风鉴先生，说我百日之内，怕有牢狱之灾，教我到湖南暂避。我等过了百日，自然回来。”李阿添等只得应允。

爵兴出了黄元合行栈，打算去寻刘千总。因想起苏沛之牢狱之灾的话，“……千总虽小，却也是个官。况且我同他虽说有八拜之交，究竟多年不见了，不要恰恰碰上，岂不误事！”想罢，遂不寻刘千总，先到银号里打听那三万银子的着落，谁知已被喜来尽数起去了。信步走回寓所，又与沛之商量。问：“同伴的两个，可以同去否？”沛之问了尤阿美、熊阿七姓名，因道：“同去也好，他两位气色极佳，兄同着合伴，也可以仗着他两位，逢凶化吉。”爵兴听了，不胜之喜。当时收拾过行李，给发了寓所房饭钱，带了沛之给的信，即日起行，向湖南长沙而去。

沛之看见三人去后，不觉拍手呵呵大笑，拉了朱怡甫，走到后进一间小楼之上，去寻一个人。看官！你道他寻的是

谁？他寻的不是别人，正是受了九命奇冤，要进京去御控的梁天来。

原来梁天来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到了，去告过一状，未准，因此立定主意，一心要进京御控。又因连年讼累，虽未倾家荡产，却已闹得积蓄毫无了。偶然想起一位世交，系父亲朝大在时，曾经合伙做过磁器生意的。这人姓蔡，名唤显洪，福建人氏，为人十分豪爽。近日刚从福建来到广东，不如去同他商量，或者将沙田割让，或者将糖行盘顶，想来他还可以承受。想定了，就走到显洪处，告知来意。显洪道："贤契受了这场大冤，御告自是正理。但是一层，虽然乏了使用，却只可暗中打算，万不能卖产变业。须知凌贵兴这厮，耳目众多，一经变产，他必定知道。贤契同他又是至亲，府上光景，自当了然。虽然连年受了讼累，却还不至于变产，这一节他岂不疑心！万一他料定了你进京，岂不要又在路上生事！尊翁当日，和我伙做磁器生意，到收盘时候，还有未曾收清的账。那时我有事回福建去了，几年不曾料理得清楚。今番我是从海道来的，走过澳门，便上去寻着当年交易的洋商，把那宿账收了来，共是四千银子。我们两家，每家派着二千。此刻贤契要用，就请四千一并拿了去。"天来道："这笔款项，当日似乎已经算清的了。既然老伯处又收得回来，只好拜领名下应得之款。哪有四千都归了小侄之理？"显洪道："此时贤契等用，只管拿了去，等到将来大冤伸雪，生意兴隆的时候，再还我也未迟。"说罢，检出那一张汇单，双手递与天来。天来哪里敢受，还是再三推辞；显洪再三相让，天来方才受了。拜辞要行，显洪又再三叮嘱缜密行藏，再三珍重而别。

天来怀了汇单，来访程万里，告知显洪赠金一节，万里也自欢喜。两人商量缜密行藏之法。万里道："这个容易。兄这几天只要少出外，假装做病，我天天到你行里来一次。贵兴那厮，必定有人打听着你，知道你病了，他自然要大意些。到了几时，你却悄悄的起行，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么？"天来大喜，就依计而行。又到两处亲戚地方，张罗了些赀斧。过了几天，带了祈富，悄悄起身，由水路进发。

一天到了南雄，投到朱怡和店里歇宿，因守了蔡显洪缜密行藏之教，有心要拣一个后进的房舍住下，本打算过了一宿，明日就要起行。谁知到了入夜时，祈富有事出外，恰好走至前进，却遇了喜来，也来投宿。幸得自己在暗处，不曾被他看见，连忙退了进去，悄悄告知天来。天来大惊失色，忙把房门闭上，主仆两个，默默相对，急得没有法想。天来此时，又气恼，又忿恨，不知不觉的流下泪来。

此时却惊动了这一位专好管闲事的苏沛之。南雄地方，虽在八月，天气尚热，这位苏沛之独自一个，走出走进的乘凉。走过天来房门首，隐隐的听见里面有抽咽之声，在门缝里一张，看见一位斑白老者，在那里垂泪。暗想这个人好没志气，这么一把年纪，还学那小儿女呢！伸手轻轻把门叩了两下，只听得里面答道："是送茶水的么？这里不要了。"沛之道："不是送茶水的，我是同寓客人，闲着没事，特来拜访的。"天来听得是个外路口音的人，方才开了门，让沛之进来，又叫祈富把门关上，方才请问沛之贵姓。沛之兀自疑心。通过姓名，转问天来。天来随口答道："姓张。"沛之道："张兄想是初次出门，所以旅舍岑寂不惯？"天来叹了一口气，并不回答。沛之又道："不知张兄从何处到此？

意将何往？”天来道：“本意是要进京，此刻怕走不成了。”沛之道：“莫非缺少盘费么？”天来道：“盘费倒不缺少，只是今夜便有大难临头，恐怕不能再出这朱怡和店的门了！”沛之大诧异道：“大难临头，何以能先知？既然先知，何以又不设法避过？却只在这里垂泪，难道这大难可以哭免的么？”天来道：“谁不知道设法躲避呢？但是这个祸事，进门之后，方才得知，哪里措手得及！”沛之听了，不觉纳闷。暗想这个人言词闪烁，到底为着何事？难道这店里有人要杀他么？忽听得天来长叹道：“我死不足惜，只是七旬老母，未尽孝养之道，九命沉冤，未曾伸雪，好叫我死难瞑目也！”沛之听了，忽然立起来道：“我知道了！”

也不知他知道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梁天来度岭走长途　林大有书房献密计

却说苏沛之听天来说出“九命沉冤”四个字，便直立起来道：“我知道了，据兄所说，兄不是姓张。”天来吓得目瞪口呆，自悔失言。沛之道：“兄不必着急，这件事弟在北京，已经听人说过了，说广东有这么一个冤案。兄既是冤主，为着甚事到这里来？今夜又有什么大难临头？不妨告诉我，或者我可以助兄一臂之力，也未可知。弟生平最欢喜的是代抱不平。”天来见沛之义气勃勃，又是外省口音，料来不是贵兴一路的人。况且已经被他识破，势难隐瞒。只得把打算进京御控的话，约略说了一遍，又把祈富遇见喜来的话告知。沛之道：“他打发人赶来做什么呢？”天来道：“此人与弟有不两立之势，这回知道弟要御控，打发人赶来，必无好意。”沛之沉吟了半晌道：“喜来是凌贵兴的什么人呢？”天来道：“是一个服侍的小厮，近来很以心腹相待的。”沛之道：“不要紧，我来同你设法！”说罢，起身出去，不一会，带了栈主朱怡甫来。指着天来道：“这是一位穷途落难的朋友，请你另外找一个秘密的去处，给他住下。这是个与人方便的事，谅来总可以商量。”怡甫道：“可以可以！这当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供一位财神菩萨，向来是不住客的，可以搬到那上面去。”天来再三致谢，怡甫即刻叫了茶房，七手八脚，将行李铺陈，都搬到小楼上去。沛之、

怡甫，别了出来。此时尚未交二鼓，秋热正盛，一众寓客，都在客堂上散坐，喜来也杂在里面。沛之本来是住了多天的客，寓客之中，多半都认得的了，只拣面生的看去。看到喜来，便猜着了几分，因靠在他旁边坐下，故意拉拉扯扯，同那些寓客谈风水、谈算命、谈卜卦、谈相面。

看官！这几行事业，是中国人最迷信的，中国人之中，又要算广东人迷信得最厉害，所以苏沛之专门卖弄这个本事，去戏弄别人。我想苏沛之这么一个精明人，未必果然也迷信这个，不过拿这个去结交别人罢了。当下沛之谈得天花乱坠，内中有两个请教过的，又极口夸赞他灵验。喜来听得熬不住，也要请教他相面。沛之先问他贵姓，他说姓凌。沛之把他打量了一番，却摇头不语。喜来再三请教，沛之道："尊相有点与人不同的去处，不便说得。"喜来道："但肯见教，何妨直说呢？"沛之又再三迟疑了一回，又取他的手掌来就灯下细细看了，还只是摇头，不肯便说。喜来再三相央。沛之道："说了可不要见怪！尊相奴仆照入印宫，主出身微贱。只这一句话，对不对？要是对的，我便说下去，不对就免谈了吧。"喜来道："对对！对极，对极！请教吧。"沛之道："后福却是不浅，并且发财就在眼前。但只一层，气色上面，却吉凶相混，财气已经旺极，却又有一重晦气罩住。这一重晦气，不是疾病，便是官刑，最要小心提防！双眼底下，有一条阴骘纹，将近要现出来了。幸而还没有出现，倘现了出来，那就一生衣禄，都无望的了！"喜来道："什么叫阴骘纹？怎样可以叫他不出现呢？"沛之道："这个就叫'修心补相'了。这阴骘纹，并非人人都有的，总是做下了恶事，方才生出来。老兄做过恶事不曾，我可不知道，

但是这条纹已经隐隐的在皮内，将近要现出来了。”一席话说得喜来目定口呆。暗想这位先生，莫非是神仙？

当下敷衍了几句话，先自回到房里去，拿出一面小镜子，自己对着看，却只看不出来。踌躇了一夜，想道：“那人的话，一点也不错。他说我发财就在眼前，此刻三万银子，却现成的在我手里。他说我有晦气，不是疾病，便是官刑，想来大爷连年打官司，干下那种大事，不定一朝碰了个清官，要闹到不得了。那时我当家人的，只怕也要连累。他又说我什么阴骘纹将要出现，我这回到南雄来，本来是要收拾梁天来一命的，明天认真要办了这件事，梁天来岂不要死在我手里！那时那阴骘纹只怕要现出来了。倘使不办，回去又如何回报呢？”左右盘算，总想不到一个主意来。想到了五更头上，忽然打了一个绝念道：“不如应了那先生发财的话，起了那三万银子，走到别处去吧。我放过了梁天来，也算做了好事。”想定了主意，便不能再睡，打算拿了三万银子，到哪里去？怎么安置？怎样做个事业，一直盘算到天明。梳洗已毕，等到同寓众人都已起来，便去寻苏沛之说话，把自己的行踪瞒过，只道出来经商，要求沛之指教走哪一路的好。沛之道：“江西省城，便是个富庶之地，到那里去最好。”喜来此时，看得沛之如同神仙一般，听见他说南昌好，就定了主意走南昌。当下别过沛之，到银号里取了那三万银子，又换过一家银号，转汇到南昌去。忙了半天，十分困倦。回到店里歇息，不觉就睡着了。及至醒来，已是下午。就叫店里的人，代雇定了车马，准备明日一早长行到南昌去。一面又算清了旅费，又取出爵兴给刘千总的信，用火烧了。

到了次日，果然动身去了，临行还来和沛之作别，沛之

不免也周旋了他一番。等他去后，沛之即叫过自己一个同伴的来，叫他远远的跟着喜来，看他到了南昌，住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业？随时要写信来通知，又给了盘缠。那同伴的领命去了。

沛之便来报与天来，天来十分感激，便要动身。沛之道："此刻且行不得，喜来虽然去了，他一定还有爪牙羽翼在这里。梁兄且多住几天，等他的羽党散了，然后从从容容的动身，那就一路太平了。并且这个也不是赶急的事，不在乎此几天工夫呀！"天来也以为然，因此就在朱怡和店耽搁下了。

过了些时，区爵兴赶到，也被沛之说的走了。当下拉了朱怡甫，寻到了小楼之上，见了天来，呵呵大笑，告知原委。天来十分感激，便拟定明日动身。沛之道："喜来那厮，是从旱路走南昌的。梁兄明日过岭之后，可由水路前去，可免路上遇见。"天来一一应命。

到了次日，天来收拾过行李，要动身，去寻沛之告辞，谁知他已经在天尚未明的时候，动身到省城去了。天来不觉暗暗称奇道："难道这个人专为帮我忙而来的么？一向这等殷勤，何以到了临走的时候，却又无言而去呢？"只得到帐房里同朱怡甫告别，说起沛之已经动身，未曾送他一送，甚为抱歉的话。怡甫道："我看此人，行为举动，不是等闲之辈。他到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专门打听些官司事情，不然，他早就走了。因为遇见梁兄，他又耽搁下来。直到昨夜三更时候，他忽然来结算房饭钱，说今天要走。今日天还没亮，我还没起来，他已经走了，岂不奇怪！"天来听了，很是诧异。别过怡甫，登轿起程，望北京而去不提。

却说苏沛之当日出了朱怡和店，一路上不免晓行夜宿，一日到了省城，寻个客栈住下，安顿好行李，就到三德号来访贵兴。谁知贵兴已回谭村去了。沛之雇了船，到谭村去访他。恰好贵兴在家，集了一群强徒，饮酒议事。原来到南雄的李阿添、甘阿定……等六人，到赣州关的凌美闲……等六人，到和平岭的林大有等……七人，以及到韶州的简勒先……等，都已陆续回来。贵兴得知爵兴到湖南去了，好不烦恼，恐怕早晚有事，没个人商量。宗孔便道："何必一定要他才好商量呢！现成我们的一大班人，一个人出一个主意，怕还及不到他么？侄老爹，我劝你少相信他点吧。他看见我们这里事急了，天来告御状去了，他却先轻轻的到湖南去躲了，你说这种人可靠得住么？"

贵兴正欲回答，忽报有一个人，带了区表爷的信来求见，贵兴忙叫："请进来。"不多时果然踱进一人。贵兴抬头看时，只见来人生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见了贵兴，举手为礼。贵兴连忙还礼让坐，通过姓名，沛之取出爵兴的信递过去。贵兴拆开看了道："原来舍亲到湖南去，就是由先生指示的。先生这般高明，以后诸事，都要请教的了。"沛之不免谦让了几句。贵兴便命洗盏更酌，又叫沛之遍看众强徒的相貌，沛之随口说了些恭维的话。单看到了林大有，便许为一时豪杰，夸奖的了不得，珍重的请教了姓名，林大有也觉得顾盼自豪。等酒筵散了，贵兴便邀沛之到书房里去细谈。贵兴道："先生在南雄，便遇见舍亲，想来我与梁氏那一案，先生早就知道了。但这回梁天来进京御控，不知可有大碍？望先生指示！"沛之道："这是凌兄过于烦心了！君门万里，谈何容易，便可以御控！何况梁天来弟曾见过，那人

衰颓已极，晦气满面，一定不久于人世的了。莫说御控，我看他的寿命，只怕还不及到京呢！”贵兴大喜，正要回言，林大有忽然闯了进来道：“我说出一计，叫大爷放心！莫说梁天来必未告得准，倘使告准了，钦差那边还好打点，甚或至于打点不来，我还有一条妙计，叫钦差也束手无策。”贵兴大喜，忙问：“是何妙计？何不早说！”

不知林大有说出什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探案情沛之入虎穴　拟行贿李丰走江西

却说林大有献计道："此刻爵兴已经到了湖南，喜来又没了着落，万一天来果然告准了御状，派了钦差前来，若等钦差到了，方才打点，那就迟了。万一打点不来，岂不是'束手待毙'？此刻务必先派一个人到江西境上去等着，等钦差过境时，就在那里打点。打点妥当了，自然就安然无事；万一不妥，即刻飞马回来报信。我们预先雇定了海船，一声警报到了，我们就乘船出海。近的就到澳门，远的不妨到新嘉坡去走走。管叫他钦差也无法可施！"沛之拍手道："此计大妙！然而我看没有打点不来的钦差。俗话说的好，'黑眼睛看见了白银子'，哪里有不动心的道理呢？"贵兴道："只是到江西去的人，要靠得住，派哪个去好呢？"大有也在那里踌躇，想了半天，没做理会。贵兴又和沛之谈天，谈命，谈相，混了许久，又要沛之卜这回讼事的吉凶。沛之口似悬河的谈了好一会，只乐得贵兴手舞足蹈，相见恨晚。

当日便留下沛之，要同他商量对付梁天来及钦差之法，晚上又置酒相待。谈得投机之处，沛之闲闲的问起从前打官司的事。贵兴便取出历来的案卷给沛之看。沛之看一卷，问一卷，问他行贿多少，过付何人，看到萧抚院的一卷，就提及李丰。贵兴猛然想起到江西去打点钦差的，非李丰不可。当下就留沛之在家歇宿，约定明日一同到省城去。沛之乐得

应允。两人又谈至更深，方才安憩。

次日早起，贵兴打发众强徒先散去，约定在省城相见。便约了沛之，叫了船只，直到省城，一同到三德号里。贵兴先叫人去请李丰，不一会李丰到了，贵兴先介绍与沛之相见，彼此通过姓名，贵兴便叫置酒相待。因笑着说道："我今日一来与苏兄接风，二来与李兄饯行！"李丰讶道："弟并不出门，什么饯行？"贵兴笑道："少不得要烦你出一趟门。"李丰道："原来又是你的差使，但不知为了何事？"贵兴道："这件事只怕你未曾知道，知道了，只怕你也吃一惊。可知道这番出门，说是我的事，其实也有你的事。"李丰道："到底是什么事？要说就说，何苦这等藏头露尾的呢！"贵兴大声道："梁天来进京御控去了！倘控准了，彻底根究起来，怕不牵涉着你么？"李丰惊道，"当真的么？"贵兴道："谁哄你来？不信还有这位苏兄遇见他的呢。"李丰道："他就有这么大的胆量！"贵兴道："他有了胆量，少不得我要显神通。故此要烦你走一趟江西，就在那里等着。倘是他告准了，一定派钦差来查办，你就在那里迎着钦差去打点。至于上下使费，要多少是多少！"李丰道："何不直到京里去打点呢？"贵兴道："唉！我何尝不想来！先叫喜来带了银子，到南雄打点，又带了区舍亲的信，给那里的刘千总，托他从中斡旋，要在路上截他去路，硬栽他一个罪名，就在那里把他办了。……"李丰道："这就很好了！"贵兴道："自然是很好。叵耐喜来那厮，忽地里变了良心，把银子拐走了，直到此刻，仍旧没有下落。……"李丰拍案道："糟了，糕了！"贵兴道："后来得了这个信，我又托区舍亲带了银，到京里去打点。好得我京里有一个熟

人，就是从前住在我隔壁的陈翰林，要想托他打点。……”李丰道：“不好了！一定上当了！”贵兴道：“什么上当？”李丰道：“你且说下去。”贵兴道：“不想区舍亲走到南雄，遇了这位苏兄，苏兄精于风鉴，说舍亲百日之内，当有牢狱之灾，不宜进京，所以区舍亲又避到湖南去了。昨日他托苏兄带来一封信，说等过了百日之后，仍旧要到京里去。话虽如此，恐怕三个多月之后，事情或有变局，所以要烦你走一次江西。”李丰道：“几时去呢？”贵兴道：“自然要早点去，总是我们等他，他总不来等我们呀。”李兴道：“到得太早也无谓，不如我今日回去，托了折差，叫他到京里时，要紧代我们打听梁天来告准了不曾。一打听得是告准了，即飞速回来给信，我这里再动身未迟。”贵兴道：“恐怕来不及了呢。”李丰道：“尽来得及。你须知虽然告准了，都察院还要问过两堂，他这一告，是从慕德里司巡检告起，一直告到两广总督。这等重大案件，问过之后，还要奏闻请旨，还要等皇上派钦差；钦差奉过了旨，还要请训；不定还要奏派随员，然后出京，哪里会来不及呢？但是这番区令亲不进京去，是一件天幸的事。你方才说的什么陈翰林，可是那个被议过的么？”贵兴道：“正是！”李丰道：“这个人是个骗子呢！其实被议的陈翰林，早已死了，这个人是陈翰林的兄弟，冒了他死哥哥的名字，出来打抽丰。不然我不知道，因为陈翰林在京的时候，同萧中丞相识，他死的时候，中丞已经奠仪都送过了。这个人冒了名，到这里来，还冒冒失失的送给中丞一付对子，一本殿试策。中丞大为诧异，说陈某人怎么又活过来了，叫人去打听，知道是假冒的。便传了首县，交代要拿他。幸得南

海县和他是同乡，打听得他本人也是个秀才，因此代他讨了情，不曾拿办，只叫他赶紧自行回籍。这个人此刻未必在京。倘使在京，托了他岂不误事！”贵兴跌足道：“你为甚不早点说，我上了他的当也！”李丰道：“令亲不曾进京，有何上当？”贵兴道：“你有所不知，我先上了当了！”说罢就把买关节的事，一五一十详细告知。李丰拍手大笑道：“亏你不惶恐，还是个纳监读书的人呢！连这个诀窍都不懂得！”贵兴愕然道：“这里头还有甚诀窍？”李丰道：“凡科场的事，做起毛病来，无论请枪、关节，没有先送钱的，只写一张借票。譬如你那一年是丙午，那张借票，只写因场后需用，借到某人银多少，言明几日归还，底下注明丙午科举人某某。等中了之后，他凭票来取银，你可不能赖。倘使不中，他却不能问你！”贵兴道：“为甚不能问呢？他要撒赖起来，到底是自己出的笔据呀！”李丰道：“你真是个呆子！倘使不中，你可不是丙午科举人了呀！”贵兴拍手道：“原来有此妙法，我从此之后，又长进了一个学问了。”

两个人只顾滔滔而谈，沛之在旁边听了，却暗暗好笑。

说话之间，酒席已备，于是贵兴起身让座。饮酒中间，贵兴无话不谈。沛之也跟着敷衍，又谈了些星命的话，随意把贵兴恭维了几句，贵兴又手舞足蹈起来。又约定了日子，要请沛之去看风水。沛之答应过，李丰也嬲着要沛之看相，沛之也敷衍过了。又谈起去江西之事，沛之便问打算如何打点。李丰道：“这是随机应变的事，一时也预算不来，但不知祈伯肯破费多少？”贵兴道：“我已经说过，任凭多少，我无有不从的。”李丰道：“这个也只要打票子，不必要现银。你不要像在肇庆那一回的笨做。那位连太尊也是利令智

昏，任凭你大挑小担的银子，往衙门里送。这个叫外人看见，像什么呢！”贵兴道：“但不知哪一家银号通江西的汇兑？”李丰道：“你又呆了！这里省城的票子不好用么？那钦差左右是要到这里来的，难道他得了你的好处，就在江西回转么？”沛之道：“依我的愚见，李兄还是早点动身的好。那梁天来此时，怕已经到了京了，准不准就在这一两天里头。要等折差打听了回来，恐怕真个要来不及呢。”贵兴屈着指头算一算道：“不错！亏得苏兄提一提，若等折差打听了回来，一定误事，还是赶紧动身吧！”沛之又道：“李兄气色极佳，今年又交入印堂运，这一步运最好，这番到江西去，不定还有意外的喜事呢。”李丰道：“既然如此，我就去吧。”贵兴道：“几时走呢？我好预备票子。”李丰道：“明天就走，是来不及的，后天走吧。”贵兴大喜。当下又饮了一回，方才散座。沛之便要辞去，贵兴苦苦相留。沛之只说有事，改日再来奉访。贵兴问了住址，又送过十两银子，说是相金。沛之哪里肯受？辞了出来，回到客栈，自去干他的正事去了。

贵兴送过沛之，仍旧同李丰谈天，商量定了打多少票子，贵兴又告诉了他林大有的计。李丰道：“这一着打算，倒也是必不可少的，情愿备而不用的好。”贵兴也点头称是。李丰别去，约定贵兴明日送票子来，贵兴答应过了。到了明日，果然备齐了票子，又另外二百两银子盘费，亲身送到。李丰收过了，贵兴方才回号。再过了一天，李丰动身起行，贵兴亲自送了一程，再三叮嘱：“万一事情不妥，务当赶急先回，以便早作远遁之计。”李丰答应了，挥手而别。

贵兴回到号里，便叫人请了林大有来，同他商量雇定海船一事。大有道："这番一走，众弟兄都要跟着大爷走的，大爷又要带家眷，一只船恐怕还不够，我们何妨雇他两只？一只大爷坐了，一只众弟兄同坐。我仔细想过，到澳门还不妥，当必要到新加坡去。就便可以带点货物，大爷在那边，就可以开一家行店起来。"贵兴道："带货开店，还是后事，先要雇船要紧。"大有道："这个容易，待我明日就去问了船价来。"说罢别去。贵兴忽又想起苏沛之，便叫人按着他所说的住址去请来。

不知请了沛之来，有甚事商量？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林大有平空被捕　凌贵兴黑夜遭擒

却说贵兴叫人去请沛之，去了许久，回来说："那苏先生只在客栈里寄存行李，寄了两天，就来搬去了。问他搬到哪里，客栈里的人也不知道。"贵兴甚是疑惑。想道："他要到这里行道的，莫非已经租定了地方搬去了？"因交代店伙们，留心看街上各处，有苏沛之命相的招纸没有，倘是有时，看他住在哪里。店伙答应去了。贵兴还望他自己再来，谁知等了几天，毫无影响。便是托他去雇船的林大有，也绝迹不来。便叫人到北门外林聚仙馆去请他来。去了一会，只带了聚仙馆的一个伙计来，说道："林大有那天从大爷这里回去，正要去雇海船，却来了两个南海县差，拿了硬签来提了去。问他是什么案子，也不肯说，送他茶费，也不肯受。说是本官立刻要人，不能延迟的，没奈何只好跟了去。直到今天，还没有回来。我们到县里去打听，也打听不出一个消息。"贵兴听了，大惊失色。先打发那伙计回去，马上叫人去找了简勒先、黎阿二两个来。贵兴对二人说道："林大有不知为了什么案子，被南海县捉去了。你们两个衙门里熟悉些，赶紧去打听来，千万要打听是我的案子不是！"二人答应去了。

贵兴十分着急，恰好宗孔到了，贵兴便告知此事。宗孔道："侄老爹放心！要是我们的案子，没有单单捉大有一个

人的道理！我看总是他私贩烟土的案发作了。”贵兴终是不放心，皱着双眉，在那里长吁短叹。忽然跌足道：“断不是私贩烟土的案，要是那案时，他那林聚仙馆早封了！”宗孔道：“任凭他什么案，总不是我们这一案，我敢保的。此刻天来又进京去了，若说他告准了呢，钦差也来不了那么快，这里又有谁去告发呢？”贵兴听了，略略放心。

等到入黑时候，简、黎两个来了，摇头说道：“打听不出来。”贵兴道：“你们里面没有熟人么？”勒先道：“连衙门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才无从打听呢。那天提了进去，并不问话，就奉了内谕，叫钉起镣铐，收入内监。”贵兴大惊道：“这是一个重案了，为什么不问话呢？这件事实在可疑。”勒先道：“还有下文呢，昨天晚上，本官就在签押房里，叫提去问话，及至提到时，却只问得一句，‘你就是林大有么？’大有答应了一声‘是！’本官只点了点头，便取出一封申文，交给两个似家人打扮的人，连大有一并带了去，也不知是哪个衙门里的。南海衙门里的人，本来有两个和大有相好的，向那两个人问问他带到哪里去，谁知他两个只恶狠狠的瞪了一眼，一言不发的就去了。他们又不敢跟着走，所以此刻大有这个人在哪里，也不知道。”贵兴听了，越发疑心起来，闹了个坐立不安。向来可以商量的只有一个区爵兴，如今又到湖南去了。除了爵兴，只有林大有可以商量大事，此刻又闹出件事来，真是手足无措。勒先便道：“我们破了今夜工夫，去打听吧。从府里问起，一直问到制台衙门，总有一处着落的。”贵兴便道：“事不宜迟，快去吧！”二人答应去了。

这里贵兴急得同热锅上蚂蚁一般。宗孔道：“侄老爹，

何苦代他担忧！这个叫做'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呀！”贵兴道：“这件事来得离奇，我总怕就是我们那一案。”宗孔道：“这个又是白操心，我敢保得一定不是的。要是我们那一案，为甚单单提了他去？这一定是他自己犯了什么罪，被人告发了，闹出来的。”贵兴猛然想起，为甚不去打听他那一个原告呢？得了原告主名，就可以有点头绪了。

当夜等到三更时候，简、黎两个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阿二说道：“这件事很离奇！府里打听过没有，道里也没有，只有臬台衙门里，有点影响，却还不甚实在。打听里面的人，都不知道。只晓得昨天晚上，里面打发两名家人，带了一个札子出去，也不知道是到哪里去的。不多一会，就带了一名犯人回来，也不问话，也不收监，一直带到里面，也不知道安置在什么地方。直到今日，也没有消息，想来这就是大有了。听说这位新臬台，十分严正，此刻衙门里的人，一个个的都怀着鬼胎呢。”贵兴讶道：“怎么儿时换的新臬台？姓什么？”勒先道：“大爷怎么还不知道？是前天接印的。焦臬台已经调了浙江了，新臬台姓陈。”贵兴道：“我这几天心乱得很，连辕门抄也没有，所以不知道。我们倒要打点打点，送个礼去，将来也好有个照应。”说到这里，忽然又想起爵兴、李丰都不在家，没有人会钻这个门路。想到这里，不觉踌躇了一阵，却只想不起这么一个人来。因对勒先道：“明日再到县里去打听，林大有是哪一个原告？”勒先道：“还等大爷费心呢！代书门稿，哪里不打听过来？却只查不出哪个的原告。”贵兴听了，愈加忧疑道：“莫非有人拦舆？”勒先道：“拦舆也应该有人知道。”阿二道：“莫非原告是告到臬台那里去的么？”勒先道：“不错不错！

今夜来不及了，明日一早去打听吧。”

当下两人和宗孔，就在王德号安歇。只有贵兴一夜不曾合眼，心中犹如辘轳一般，忧这个，虑那个，越想越害怕起来。想不如雇了海船，趁早走了吧。想到了天亮，就坐起来。先叫醒了宗孔，告诉他要逃走的意思。宗孔道：“侄老爹为甚只管担这个心！哪里就是为了我们的案子！如果是我们的案子，大有捉去好几天了，为甚还不来捕捉我们呢？”宗孔这句话，却说得颇在理上，贵兴听了，略略放心。不一会，勒先也起来了，梳洗过后，也不等黎阿二，独自一个人到臬台衙门打听去了。

贵兴这里，又想起苏沛之，叫人四面八方去找寻，却哪里寻得出来？贵兴思量，他想是到别处去了，也就放过。直到了晚上，勒先方才回来。说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得了一点眉目。这件事，阖署上下，除了臬台自家知道，就是当日到南海县去提人的两个家人，也只知是个要犯，究竟不知为了何事，也没有个原告。连里面的师爷，也有许多并不知道有这件事的。我们大家测度了一天，想是这位臬台，久已知道大有这个人，这回是访拿地痞捉去的。听说一直提到内宅里去，并不寄监。这件事只怕不小，不然，从来也没有这等办法的。”贵兴道：“我们总要想个法子救他出来才好。”宗孔道：“这又何必呢！他这回事，又不是我们带累他的。”勒先道：“此刻要救他，也没有个下手的地方，只要盼他犯的不是死罪，就好商量了。”

这里正在议论纷纷，却好简当、叶盛也到了。他二人同林大有最是相好，也为得了信，特地来商量的。简当道：“我打听得是新臬台访拿地棍，开了一张名单，交给两县，内

中头一名就是大有。”贵兴忙问道：“下余那些都是什么人？”简当道：“下余那些，却不知道，只知一共有十二人。现在连大有已经拿到了七个，可是那六个都是寄在县监，只有大有提到衙里去，不懂是什么意思。”宗孔拍手道：“侄老爹，这回我的话怎么了？我说与我们并不相干的呢！”贵兴道：“你两个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救得他出来呢？”叶盛道：“此刻只有先到监里打点打点，免了他受苦，再作道理。”勒先道：“你还不知道，他并不在外监，也不在内监里呢。”叶盛讶道：“不在监里在哪里？难道请他在花厅里坐坐么？”勒先道：“岂但花厅里，还在内宅呢！”简当、叶盛听了，又是一番疑虑。勒先等听说是访拿地棍，不免又怀着鬼胎。只有贵兴略为放心，自以为是个读书人，断不至于派在地棍之内。既是访拿地棍，或者不涉到自己一案，因此心神定了一定。只是从此日日叫人去打听大有的事，怎奈总和泥牛入海一般，永无消息。起先几天，贵兴到号还有点疑惧，过了些时，虽然探不出大有消息，却也没有别的动静，慢慢的就把疑惧的一念全行忘怀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又过了两个多月。此时正是冬月中旬，忽然接到李丰从江西专差飞报的一封信。贵兴连忙拆开看时，上写着：

“钦使已抵江西，仍是前督孔公。幸副使为家叔，得以进言。款已收受，允为通融办理。足下宜先邀集众人，练习口供，并多邀邻佑耆民作保。此乃家叔切嘱，至要至要！仆刻随侍家叔，当与使节同来也。”

贵兴看罢，大喜道：“我看今番梁天来再奈我何！难得钦差恰是李丰的令叔，这回差他去得着也！”于是重赏了来人，约

了一群强徒，到谭村去商量口供。因为省城耳目众多，而且凌氏众人多在谭村，只得要移樽就教。当日齐集裕耕堂上，少不免又是肥鱼大肉，供养起来。又邀了村中几个有年纪的人来，央他们作个保证，每人先送十两，许了事后再当重谢。一众都是村中穷民，向来受他欺压，一个个只得点头应允，聚议到晚，方才别去。贵兴又与众强徒商议口供，次日又商议了一日，众强徒本要别去，因为贵兴高兴，要设筵预贺，众人就一同留下。到晚上又轰呼牛饮起来。正在酒兴畅酣时，忽听得门外一声炮响，四下里火把齐明，拥进一群人来，吓得贵兴手足无措。

未知来的是什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下监牢强徒纳闷　自出首李丰献谋

却说贵兴等辈，欢呼畅饮，要预贺官司得胜，正在兴高采烈时，忽然一声炮响，门外拥进多人，吓得贵兴直站起来。众强徒一齐出席，定睛看时，来的人分明一个个都穿着号衣，那号衣上是"韶州总镇亲兵"六个字。贵兴又是惊慌，又是疑惑，正不知是甚祸事。又见那些亲兵一个个的都是绰刀在手，走了进来，不问何人，见一个捉一个，捉住了就铐起来。一群强徒，出其不意，又见来势凶猛，不觉的都俯首就缚。那裕耕堂本来是一间五开间的大厅，此时也拥挤不开，竟有人满之患了。随后踱进来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儿，戎服佩刀，便问："都拿下了没有？"众亲兵答道："都拿下了，不曾走了一个！"那官儿便叫到里面去拿犯眷，当即有几名亲兵进去，不一会潘氏、杨氏、应科及婢女四名，都手铐手出来。那官儿取出一张单子，站在当中，点起名来。凌贵兴自然是头一名，其余便是凌宗孔、凌美闲、周赞先、李阿添、尤阿美、熊阿七、甘阿定、简当、叶盛、凌越文、凌越武、凌越顺、凌越和、凌宗孟、凌宗季、凌宗孝、凌宗和、凌其誉、凌海顺、凌柳郁、凌柳权、凌润保、凌润枝、黎阿二、简勒先、蔡顺。那官儿点过名，又看着那单子问贵兴道："还有一个林大有，一个区爵兴，一个喜来，哪里去了？"

贵兴此时已是面无人色，心中暗想这是哪里说起，莫非是

梁天来那一案？然而李丰来信，明明说是钦差收了礼，为甚还下此毒手？而且说是那一案，也应该是县差来提人，干得韶州甚事，要韶州总镇来拿我呢？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心头上小鹿乱撞，几乎未把那心从口里跳了出来，所以那官儿问他，他并未曾听见。那官儿又大喝了一声，再问一遍，贵兴方才惊定过来，答道："林大有犯了案，被官提去了，区爵兴到湖南去了，喜来早就逃走了。"那官儿道："是真话么？"贵兴道："是是！不敢撒慌！"那官儿便叫押了一起男女出门去，把他那大门反锁了，加了封条。驱赶着众犯，走到河边，下了快船。众水手撑篙打桨，飞也似的赶到省城。天还没亮，用对牌叫开城门，押到臬台衙门里。那官儿取出一角文书投递，门上传了进去。不一会陈臬台升坐大堂，那官儿参见过，陈臬台将各犯点过名，吩咐男犯收入内监，女犯先交官媒看管。

贵兴入到内监，犹如做梦一般，便问宗孔道："叔父，我们到底为了甚事，来到这里？"宗孔道："便是我正要问你呢，莫非我们在这里做梦么？"关闲道："你一个人做梦，难道我们大众都做梦么？"宗孔道："我但愿是做梦便好了，回来醒了，还是睡在自家床上，那我就快活了！"

看官！这等遭逢，犹如当头打了个闷棍一般，怎怪得他们疑是做梦呢！就是看官们看到这里，也会莫名其妙，也要疑惑闷气。待我先把这件事补了出来，破了这个闷吧。

原来梁天来自从度了南雄之后，一路上并无阻碍。到了北京，便到都察院去投了呈词，都御史陈式收了下来一看，见案情重大，又关碍着广东许多官员，心中犹疑不决，所以搁了三日，尚未批出。这一日值日引见，四鼓时候，便到朝房

去伺候。恰好遇见孔大鹏黄河工竣，回京复命。陈式想起天来呈词内，有“某年月日由两广总宪孔审明在案”一句，因对大鹏谈及，大鹏惊道：“这个案还未结么？”陈式道：“天来现在来京御控，我因为这案情太大，牵涉的人多，所以未曾批出去。”大鹏道：“赶紧批准了入奏！这是兄弟亲自提讯过，毫无遁饰的，不知后来怎样翻了。不能为牵涉人多，就把这个重案搁起的。”陈式道：“再商量吧。”大鹏道：“不必商量，就入奏请旨就是了。贵院不奏，兄弟明日就越俎了。”吓得陈式诺诺连声。不一会，里面叫起，二人方才住口不谈。

散朝之后，陈式回到都察院，赶忙就把天来的呈词批准了，又委了两员御史，把天来传到案下，问过口供，与呈词上无异。连忙就草了折稿，连夜誊正，到了四更时候，便去呈递。雍正皇帝看了这一本，不觉大怒。恰好这日孔大鹏也是召见，皇帝问了几句黄河工程的话，便问起梁天来一案。孔大鹏奏道：“此案经臣在两广总督任内时，亲提讯实，凌贵兴的是挟嫌纠众，伙劫梁天来家，攻打石室不进，用火烟熏毙七尸八命。梁天来遍赴有司衙门控告，被凌贵兴遍贿上下，以致冤沉数年，不得伸雪！”皇帝问道：“你既然讯实，为何不结案？”大鹏奏道：“臣虽已讯实，奈案内人犯未齐，故未办结。恰好奉旨命臣督办河工，匆匆交卸。当时臣即以所获人犯，交寄肇庆府监，谆嘱人犯获齐，赶即议结。嗣臣离任去后，不知如何又被翻案，以致案悬至今。”皇帝大怒道：“广东官吏如此贪墨，你在任时，何以不严行奏参！”大鹏吓得碰头，不敢回奏。歇了良久，皇帝威霁，又道：“朕即命你到广东去查办此案，所有广东贪墨官吏，据实严

参，以儆官邪，而伸民怨！”大鹏碰头谢恩，又跪过安，退出，回归私宅。

不一会，内阁抄来一道上谕，写着：“奉上喻着孔大鹏、李时枚往广东查办事件，即带同司员，照例驰驿前往，钦此。”又一会，门上拿了帖子来报客到。大鹏看那帖子时，正是李时枚，便叫“请！”

原来这李时枚便是李丰的叔父，现任刑部侍郎，为人风厉严正。康熙末年，他做御史，弹劾权贵，不遗余力，因此得了廷谴。及至雍正即位，起用废员，他便用了一个主事。雍正知道他是个严正君子，时时把他存放在心里，所以不到数年，就升到了侍郎。此番因为奉旨查办事件，特地来拜会商量。当下二人相见，寒暄数语之后，就商量定了奏派司员四人，次日开具名单入奏，奏旨准了。两位钦差就即日请训陛辞，带了司员，并原告天来，一同出京。

一路上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一天到了江西，李丰已经在那里候久了。当钦差未到以前，李丰就打听得两个钦差，一个是原审这案的孔制台，一个又是自己叔父，这位叔父是锋芒刺骨的一位风厉先生，京里的权贵，见了他也惧怕三分，如何敢去行贿？思量不如赶紧回去，告诉贵兴，叫他出海逃走。想定了，便收拾行李，准备动身。忽然又想起：“贵兴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呢？当日我也曾代他经过几回手，彻底根究起来，恐怕终不能免，难道我也跟他逃走么？若是不走呢，闹到头上来时，少不免要担点处分，并且恼了我叔父，以后要谋一个馆地也难了。若竟跟他走了，我所犯的罪，总不至于死，何苦离乡撇井的走到外国去呢！”想到这里，不觉呆了。忽又回想贵兴虽说是个读书人，其实他的行径，犹

如市井无赖的一般。他闹了这个重案，本来是神人共愤，天地不容的。我莫若拿了他的贿赂，到叔父那里去出首，将来就是问到当初我曾经过手的一节，我此时已经先行出首了，自然可以免罪，也可以讨好叔父。”又想道：“这种办法，未免对不住贵兴。”因此又踌躇着，独自一个人，心口商量了半天。到底顾全了贵兴，便误了自己，只好对不住，也做一次的了。决定了主意，就仍在客寓守候。等到一天，钦差到了，他便走到行辕求见。门上传了进去，李时枚发怒道：“这个人好没分晓，我们在路上是例不见客的，怎么这等冒昧！”孔大鹏道：“既是令侄，不是外人，就见见也不妨。”李时枚道：“他不好好在广东，不知迎到这里做甚？”孔大鹏道：“令侄向在哪里？”时枚道：“在萧中丞那边。”大鹏触着机，想起喜来当日口供，萧抚院那里过付赃银的，仿佛是姓李。因忙说道：“只管请进来见，或者这个案件的头绪，在令侄身上，可以探听得一二，亦未可知。”时枚听说，便叫门上去叫他进来。

不一会，李丰进来，见过时枚，又对大鹏行了礼，大鹏便让坐。李丰重复又对时枚跪下道：“侄儿特来叔父处请罪，乞叔父饶恕了，侄儿方敢说。”时枚道：“有话好好的起来说，装这个模样做甚么？”李丰方才起来，一旁坐下，慢慢的说道：“侄儿在广东，一时糊涂，结识了一个凌贵兴……”时枚道：“结识得好人！”李丰便涨红了脸，又慢慢的说道：“当日不合代他经手了两件事，后来追悔不及。近来他打听得梁天来进京御控，料定必要放钦差查办，又托了侄儿，先到这里等候，在这里打点钦差的下程。……”时枚勃然变色道：“嗄！你敢同他将了贿赂来么？”大鹏

道：“李大人且息怒，等令侄说完了，看是如何。”李丰方才宁一宁神，又说道：“侄儿前事已经后悔，此刻怎敢再犯！因为听得凌贵兴说，万一打点钦差不妥当，便要浮海远逃。侄儿想，倘使被他逃脱，这件案就永无结期，那梁天来的冤，也永无伸雪之日了。因此虚应了他，来此等候，要望钦差过境时，便出来自首，并告发贵兴举动，以赎前罪。不料恰遇叔父得了此差，为此特来叩见自首，求孔大人及叔父恕罪！”时枚冷笑道：“遇了我，你便自首，倘遇别个钦差，怕你又不经手过付么？”大鹏道：“此时且慢究此事。凌贵兴那厮，既然预备逃走，我们要先用滚单到广东，先提了人再说！”李丰道：“不消用滚单，小侄有一计，可使贵兴诸人一网就擒！”大鹏大喜，就问：“计将安出？”

李丰不慌不忙说出计来，却是要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留后嗣原告代求恩　定罪名钦差结冤案

却说孔大鹏听李丰说是有计可以一网捕尽本案各犯，不觉大喜，便问“计将安出？”李丰道：“这案人犯，有三四十人，就是用滚单饬令番禺县先行提人，提了这个，漏了那个，未必一时可以全行获案。并且那一班多半是江湖上的人，多少有点拳脚。事情闹急了，不免要拒捕。不如由小侄在此写一封信，专差一个人送给他，只说钦差已肯通融办理，叫他聚集全案诸人，商定口供。他得了信，一定信以为真，必要聚齐众人商议。大人随后动身，一到了广东境内，随便哪里的营里，札委他一两棚人，远远跟着信差去拿人，定然可以一网打尽。不然，此刻番禺县差，已经被贵兴结交得烂熟，倘使奉差之后，故意先给他一个信，岂不要误事？”孔大鹏听了大喜道：“就依世兄这个办法，就请写信。”时枚道：“你不要在这里花言巧语，却是暗暗通信给他。”李丰道：“侄儿写了信，请叔父看过再发就是。”大鹏道：李大人不必疑心。令侄既然诚心自首，断不如此。并且令侄写过信后，便可留在此处，和我们同行，他又何敢暗暗通信呢！”当下李丰写了信，呈与大鹏时枚看过，方才封口。时枚便打发一个差官，扮作平人模样，去送信。

次日，钦差起节。李丰到客寓里取回行李同行，梁天来自然也一起动身。天来这回御控，倒没有怎么大使费，所带

的盘缠，绰有余裕。今番跟了钦差出京，他在路上，却是里外打点，把两位钦差及四位随员的家人，都结交得很要好。李丰来自首的这件事，早就有人报知了，他听了自然欢喜。得便时就来拜望李丰，谢他照应，因此梁李两个相识起来，每日两个在路上都是一起同行。

不日来到韶州府地方，孔、李两钦差，便请了韶州总兵万福，到行辕来，交给他名单一纸，叫他委一个妥当的员弁，带两棚人，到省城三德号去捉凌贵兴一众人犯，不许走漏一名。万福领命，便去委了守备叶坚。叶坚奉委之后，便到行辕来请示辞行。大鹏交代说："凌贵兴一行人，倘不在三德号，便在谭村家里，千万小心，不可走漏一名。连犯眷也一起拿来。"又交代他一角文书，说："拿住之后，不拘何时，便带了这文书连人犯，一并到臬台衙门投到！"又道："那一班人犯，多是江湖盗贼，很有些拳脚，千万小心，不要被他逃走了。"叶坚领命，又去见万福，说："那一班既然是江湖强盗，两棚人恐怕不够，请带一哨人去。"万福答应了。叶守备又先打发两个亲信兵丁，先行兼程前去。打听贵兴一行人，是在省城，是在谭村，然后自己动身。布置得十分周密，所以手到擒来。贵兴以及众强徒，何尝梦想得到？怎怪得他入到监里，还疑是做梦呢！

闲话少提。且说两位钦差，打发叶守备去后，就在韶州驻节两日，先差两个司员，兼程到省，吊齐各署案卷备查。又行文巡抚，嘱把广州刘知府，肇庆连知府，番禺黄知县，慕德里司李巡检，一并撤任，调省候参。

这两日中间，梁天来和李丰着实谈得投机。李丰说起委员去拿凌贵兴一节，连犯眷都要拿来，这等严厉，贵兴不定

要犯一个灭族呢。天来猛然想起，“母亲常说，那一年中秋夜里，桂仙表妹，私行到我家中，说恐怕贵兴要闯灭族之祸，万一真闯了此祸时，求我们照应。今番京控，虽说我的大仇报了，然而亲情面上，怎忍见他灭族!”因对李丰说道：“李兄一向也同贵兴认得，今番他果然灭族，兄能设法救得他么？”李丰道：“这是王法所在，无可奈何的。”天来道：“我是亲情面上，不忍见他绝后。李兄见了李大人时，望乞说个方便，将来定案时节，可否赦免了他的儿子应科，以存凌氏一脉？好在应科还没有成丁，或者可以邀免了。也是我的亲戚，你的朋友，一场交情！”李丰听了，想起从前和贵兴相好，心中也是不忍。

忽然他又想起一件要紧事来，登时就辞了天来，去见时枚。恰好时枚同大鹏在一处谈天。李丰行过常礼，待坐一旁。便对时枚道：“侄儿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未曾交代明白。贵兴托侄儿到江西时，曾经打了几张银票，作为贿赂之用，侄儿未曾交出，此刻在行李里面，检了出来，请叔父做主。”说罢，双手递上。时枚接过一看，共是八张票子，每张五万，一共是四十万，不觉吐出舌头来。对孔大鹏道：“这厮到底有多少家产？这等挥霍，无怪广州满城官，都被他买倒了！”李丰道：“据说凌贵兴的父亲当日，掘着一处窖藏，那银子连他们自己也不知多少呢。”大鹏道：“这笔银子权且带在身边，等到结案之后，交给广州各善堂，拿去充公做善举吧。”李丰忽又后悔起来，暗想：“我何不私自拿起两张来享用呢？他们本来不知道数目的，此刻是已出之物了，万不能拿回来的了。”不觉暗暗跌足。因看见时枚今日颜色和平，不似往日，见了自己，便是正颜厉色的，便乘机

把梁天来代应科求情的话，直述了一遍。大鹏道：“我当日在海幢寺，他来告状时，我一见便知他是个忠厚之人，这原告代被告求情，倒是少有之事。”时枚道：“好在这小孩子还未成丁，这杀人放火，又不是女流的事，本来可以法外施仁的。”两人又议论了一番，李丰便辞退，去告诉天来，天来也自欢喜。

次日，钦差起节，不多几日，到了省城。合城文武官员，一齐到接官亭迎接，按着品级，排班恭请圣安。两钦差便排道到皇华馆歇息。那叶守备早在门首伺候。钦差下轿之后，他就跟着进来，禀知拿到人犯，都已交到臬司寄监，只有林大有已经另案被地方官提去，喜来早就在逃，区爵兴到湖南去了。大鹏叫且去歇息。

一会，众多文武，又来拜会的拜会，禀见的禀见，两钦差一概挡驾，单请了陈臬台来见。大鹏说起尚有三名人犯，未曾提到一节，陈臬台道：“这三名人犯，早就提到司里了。司里到省，上院禀见时，还未接印，先就交代南海县提了林大有。接过印，即刻就行文到湖南提区爵兴，到江西提喜来。还有两名杜勤、徐凤，虽然不是正犯，也是过付赃银的人证，也被司里传到。因这两名捐有职衔，现在交司狱厅看管。”两钦差大喜道：“原来贵司也知道这个案。”陈臬台道：“这是司里到省时，沿途访问的。此刻人犯齐备，证据确凿，只怕一堂就可以结案了。”两钦差益发欢喜，便传见先来的两个司员，问：“案卷都吊齐了没有？”回说：“都吊齐了。”两钦差便商量明日憩息一天，后天提审。牌示出去，陈臬司也自兴辞回衙。

到了提审那一天，两钦差公服升堂，在上首并坐，两旁

横列着四个公案，坐了四位随员。陈臬台在下首另外设了一座。首府、首县都在官厅伺候。刘、连两知府，黄知县，李巡检，都已先摘了顶戴，也传来在旁边预备问话。天来跪在一旁，先照着呈辞说了一遍，凌贵兴等众，由臬差带上堂来，一个个铁锁琅珰的，罗跪案下。大鹏把惊堂一拍道："凌贵兴！好个学者！溺信堪舆，躬犯王章，遍贿官吏，此案已经本大臣在任时审确，何得又逞刁翻案，从实招来！"贵兴供道："监生……"时枚怒喝道："好个监生！打嘴！"说罢，撤下签去。两旁差役接了签，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打得他牙血横流，两腮红肿。再问他时，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大鹏便道："凌贵兴，你今日死期到了！好好招了，免得皮肉受苦！你不要胡思乱想，当本大臣也是受贿之人！"说罢，叫传首县，两首县本来是在官厅伺候着，一传就到，大鹏拿出那八张银票来道："这里四十万银子，是凌贵兴送来行贿本大臣的，烦贵县拿去，传所属各善堂堂董来，均分领去，以充地方善举。"两首县诺诺连声，接了票子退去。大鹏又对贵兴道："凌贵兴，你此刻可死心塌地招了吧！"贵兴此时已是神魂飘荡，忽又听得陈臬台道："凌贵兴，今日再也不能容你刁狡！不信，你试抬头看本司是谁？"

一众强徒，押进来时，本来都是低着头，不敢仰视的。如今陈臬台这句话，虽是对贵兴一个说，却是大众都听得的，不觉一个个的都抬头去看。谁知不看犹可，这样一看，顿时叫贵兴死了半段身子。爵兴暗暗叫"上当！"喜来却莫名其妙。林大有这才明白南海县拉他的缘故。梁天来也看了一眼，却感激涕零的几乎不曾号啕大哭，原来这陈臬台不是

别人，正是在南海遇见天来、喜来、爵兴，到谭村去见贵兴，在裕耕堂住了一夜，细查贵兴各案卷、细问过付何人行贿多少的苏沛之！此时陈臬台把到了南雄以后，即变易姓名，改装私访的情形，对钦差略述一遍。又道：“司里因看见林大有，獐头鼠目，一定是诡计多端的，并且劝贵兴浮海远逃，也是他献的计，故不能不急急提了来，以灭他的羽翼。至于爵兴、喜来二个，当时是用调虎离山之计，暂时把他调开，又怕他闻风远飏，所以不等大人驾到，先移提回来，以备归案的。”爵兴跪的是在贵兴旁边，暗暗对贵兴说道：“此时苏、张复生，也不能置辩的了！招了吧，免受肉刑！”贵兴只得招了，他所招的话太长，重编这书的，不能把他都录出来。只有一句简便的话，是他所供的，同这一部“九命奇冤”载他的事迹一样就是了。

当下贵兴供过之后，众强徒也只得照直供了。各人画过供，杜勤、徐凤，也供了过付赃银。当下两钦差商量，定了凌贵兴凌迟处死；凌宗孔、凌美闲、区爵兴、林大有、周赞先、李阿添、尤阿美、熊阿七、黎阿二、甘阿定、简当、叶盛、简勒先十三名斩决，蔡顺及凌家一班越文、越武、越顺、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其誉、海顺、柳郁、柳权、润保、润枝十五名绞决；徐凤、杜勤革去职衔，问个徒罪；喜来也问了徒罪；犯眷分别笞责释放，应科年幼免责，这个处分，就是天来代求出来的了。又札饬番禺县，立提马半仙到案，重责五百板，架号一个月，递籍。还有许多付过赃银的，两钦差商量，因为过于牵连，不去追问了。议定之后，定于次日行刑，各各退堂。当下拟定了一个折稿，把曾经受贿的官，不分大小，据实陈奏请旨，五鼓时就拜发了。

天明之后，绑出各犯，请了王命，押到天字码头行刑。

可怜凌贵兴财雄一方，却受了这般结果，都是“迷信”两个字种的祸根。其余那一班强盗，更不必论他了。两钦差事毕之后，即择日起行，北上销差。后来奏折到京，奉了上谕，刘、连两知府，黄知县，李巡检，都得了个军罪；萧抚院得了降调处分；杨制台交部议处，焦臬司因多了夹死张凤一案，拿交刑部，这都是一个“贪”字的结果。只可怜刘知府到得了罪之后，还是个糊涂虫，萧抚院也有点上李丰的当。

说到此处，这一宗公案，算完结了。我这重编“九命奇冤”的，也就从此毕业了。

参考材料

《九命奇冤》的本事（节录）

罗尔纲

《九命奇冤》的传说，详见于欧苏的《霭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一则记事中。其全文如下：

梁天来，番禺潭村人也，与弟君来奉母至孝。祖父遗产不下十万。与后邻文学凌桂兴、国学凌宗孔为世戚，眷属频相往复。时有马坐仙者，以风水惑人。桂兴欲采科第，延马相宅，马指来天楼房谓曰："此宅先夺龙脉，若得此，何愁不联宴琼林也！"桂兴喜，厚谢马去。宗孔曰："天来现拥厚资，居货省会，此宅何缘归我也？不若瘗棺椁于其门，使之丧败，地必属我矣。"桂兴如言行之。天来筑墙以遮之，凌率仆从毁拆，抛砚以塞其池。梁母止其子不与较。凌又于路要截抢掠，殴辱致伤，天来悉忍耐，不挂于怀。梁母曰："他不知何故如此鱼肉我，汝谨避之。"已而入室搬取器皿，盗割田禾，并挞及梁母。桂兴妻妹极谏，受辱，皆愤恨而死。两家问罪，俱贿千金。宗孔反谓祸自天来，联结匪党穿腮七等，谋刃其兄弟父子，以偿姑姊。为乞人张凤所闻，密报天来。母曰："凶人刻不容置者，汝兄弟也，汝等可归肆；家中女流，或不在意也。"天来乃同子及弟回省。是日梁母诞辰，凌意天来等在家致祝，夜督人众挟兵器齐至，而梁门谨闭矣，乃攻之。壁宇坚固，铳炮不损，复用铁凿穴其扉，内铜闸日久生锈，边栏涩滞不得下，凌以柴薪环而焚之，浓烟火焰勃勃从破扉而入，又以风柜扇之，内庭妇女触烟尽毙，独梁母伏向坎中，得不死。邻人虽知，无敢救者。明旦，张凤奔闻天来，具呈报司，死者七人，君来妇

孕，是八命矣。司验之，即报县宰，为之恻然。桂兴馈金百镒，乃寝其事。广府吴亦受百镒，不为申理具详。臬司楼得凌厚赂，刑死张凤以灭口。时巡抚缺员，藩台懦弱，不准状。天来素闻总督孔公贤声，乃往肇庆具词拦舆诉其冤屈。孔公温语慰谕，即仰广府拘押诸犯到案。凌侦察者早已报知桂兴，使凌翰宰关说孔二，二，孔公弟也。二贪其金，言于孔公曰："凌家求宽其狱，今以礼馈，受之，亦无害也。"公曰：，"此言至于吾耳，非吾弟也。"二惭而出。桂兴自此梦魂惊跳，番宰同督役，押凌等成行。孔公严审，全不承招，命械其□（按此字刻本不清，故缺），始露真情，押监治罪。不意翌日孔公报升京堂，刻期赴任，孔公叮咛肇庆府杨，依案直办，不可糊涂，杨唯而退。既而凌翰宰浼典史邝介灵关通于杨，尽反行案，凌等无事，尽释回家。天来归哭于都城隍前，出遇桂兴于道，桂兴曰："汝还上控否？"答曰："未可遽定也。"桂兴手袖时钱百双，授之曰："赠买式纸。"天来受之，忿欲叩阍。其友蔡德先妻弟现为吏给，因浼其简札达之。将到梅岭，而梅关千总李受凌贿买，盘诘綦刻，幸果客殴明藏之过岭。至京，投书给事。给事与冢宰某公善，为之诉说其冤，望其便陈天听。冢宰曰："明日待漏正上章疏，试附其事于后。"及奏，世宗宪皇帝怒其双事归单，尾大不掉，得罪下狱。孔公时为大司马，闻之申救，面奏曰："此事经臣审判，随蒙宣召，发府办理，不意颠倒如此，望天可其奏"。上悦，刻即赦之出，呼天来。冢宰曰："草野颛蒙，安敢见圣。"上命赐以监生，方宣入殿。准其词，钦命巡抚鄂尔泰往勘其案。至南雄，凌遮道送礼，鄂公笑曰"事大须多金。"桂兴曰："清贫仅此耳。"鄂公曰："廉得汝财雄势大，陷害八命。兹敢污玷本院，前之贿通当道无疑矣。招认尚可原宥，不然，立诛于此！"桂兴曰"何凭焉？"鄂呼天来从舱而出，桂兴心战不能言，发向南雄府取刑具至，凌叔侄受尽苦楚，不

敢隐匿，乃拘挐于舟中。到署，遣本府照籍拘犯。桂兴宗孔在牢为鬼扑杀，余则六等定罪：斩穿腮七等八人，绞凌聚三等四人，军三人，流五人，徙凌翰宰邝介灵等十二人，枷杖不可计数。番禺县萧，肇清府杨，广州府吴，悉褫职为民，楼按察降俸，凡在案者，无一幸免。天来曰："云开雪恨矣！"兄弟复娶，亲友为之称觞。

翰楼氏曰："土豪之灭绝天理，至桂兴叔侄极矣！当道之暗无天日，至楼杨诸人极矣！此事起于雍正丁未九月，至辛亥五月始得昭雪，非圣天子当阳，贤臣用命，乌能有是哉？而独漏网于称天大罪之马坐仙，不免为之击案痛恨也！虽幸免夫国法，恐刀山剑树，冥王必不赦之矣。"

按欧苏的《翰楼逸志》自序于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其例言说："是编起草仅两月余"，是自序之年，即著书之年。据欧氏的记载，称这件大命案起于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九月，至雍正九年辛亥（一七三一）五月始得昭雪，是欧氏草这编《云开雪恨》之日，离这件大命案的完结已经六十一年了。所以欧氏的记载，乃是六十年后的传说的记载。按欧书例言说："愚性好博古，并好知今，自髫龀时闻说一事，刻腑不忘，欲撰说久矣。"又说："是编专是近世事迹，然多是乡邑人物，未及远取者。间或外省外府之人，必经本处人士目击确闻方敢采入。至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姑无暇深辨，一以情理为准。"又说："是编名逸志，实以世所遗轶之事，徒传于口，未经笔载者，一一采之，不令遗漏。"是欧书虽不是考证精确的记载，但它却得自乡里故老的传闻，所以欧氏这篇《云开雪恨》，乃是我们今日所见的一篇记载这件大命案的传说的最早的著作。在欧氏成书不久，有"安和先生"的《警富新书》小说，据撰序人"敏斋居

士”的年月题记为嘉庆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是后于欧书不过十五年。《警富新书》小说里的人物事迹，与《云开雪恨》笔记里的人物事迹，十分之七八是相同的。安和先生的小说是否据自欧苏的记载，而加以增损呢，还是据自当时本地的传说，所谓“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以致略有不同呢，我们已经无法追考了。在《警富新书》之后，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吴趼人著的《九命奇冤》。《九命奇冤》即以《警富新书》为底本而重编的。不过，欧氏的记载，却是可以代表几十年来广州府附近一带对于这件大命案的流行的传说是无疑的，所以我们要考证《九命奇冤》的本事，便应该对这篇记载的内容先加以考证。

按欧苏的记载，称这一件大命案起于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九月，至雍正九年辛亥（一七三一）五月始得昭雪。最初平反此案的人为“总督孔公”，后来昭雪此案的为“钦差大臣巡抚鄂尔泰”，受凌氏厚赂刑死张凤的为“臬司楼”，其后楼氏因此案受降俸的处分。考王先谦《东华续录》，总督孔公即广东总督孔毓珣，臬司楼即楼俨。但考《耆献类征初编》中《疆臣十五孔毓珣传》，国史本传及家传，都没有记他审判这件大命案的记载。据《东华续录》的记载，雍正五年九月前，孔毓珣已离广东。而楼俨之署广东按察使为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十一月己巳，在孔毓珣离广东之后，其解任在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十月，也不是到雍正九年因此案始受降俸处分，其年月也有参差。至于鄂尔泰，考《东华续录》及《清史列传》，其时初为云南总督，旋为云贵总督，后为云南贵州广西总督，他没有做过钦差大臣来广东查办命案。（《警富新书》钦差大臣改为孔大鹏李时拔，《九命奇

冤》"时拔"则作"时枚"，按都无此人此事）再按欧氏所记，称这件大命案的事主梁天来曾亲到京叩阍上诉，清世宗准其词，钦命巡抚鄂尔泰往勘其案。倘果真有此事，《东华续录》中应有登载，今查《东华续录》自雍正五年九月以至雍正九年五月的记载，也未载有此事。据以上的考证，凡欧氏的记载所涉及的人物，其国史本传及家传都未记及此案，其所记年月与所记的人物之陟黜也有参差，而其所记情节，考之正史又有并无其事者。至于官书，对此案也全无记录。那么，据此看来，欧氏所记难道是出自向壁虚造吗？或者这个乡里流传的传说还有其核心所在呢？我们除了上面对欧氏记载所记的"人"与"时"，在官书或其人的家传方面考证提出我们的怀疑之外，应该再搜集别种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朋友梁方仲先生，是番禺的世族。他的家乡，正是这件大命案产生的番禺县的黄埔乡。我曾经向梁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梁先生说："这件大命案流传下来的口碑，而今还是有的。现在番禺县属有些地方，梁凌还是不通婚，（但却不是处处都是这样，如我的高祖便娶番禺县深境乡凌氏太夫人，又我的六世祖也娶凌氏。）据说其起因便是由于这件大命案。"我听了梁先生的话，后来又在同治《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杂记里得到一段记载。这段记载，是替凌贵卿（按凌贵卿诸书都作"贵兴"，惟欧苏《云开雪恨》作"桂兴"，同治《番禺县志》此段记事是据自采访册参修的，与欧苏得自传闻不同，当以同治《番禺县志》为可信）辨诬的。其全文如下：

世传梁天来七尸八命事，皆诟罪于凌贵卿，而苏古侪（珥）赠贵卿子汉亭诗曰："九疑风雨暗崎岖，八节波涛险有余。世路合裁招隐赋，俗情催广绝交书。传闻入市人成虎，亲见张弧

鬼满车。旧约耦耕堂愿筑，平田龟坼又何如！”凌后人名扬藻有答黄香石书，辨此事之诬尤详。

按这一段记载下注道：“据《粤小记》、采访册参修。”同治时修《番禺县志》的采访册，今当不可再得。《粤小记》一书，我在北平各大图书馆、琉璃厂各书店访求了几年也都不可得。今年夏，梁先生从南京来，我因把这一段记载向梁先生请教，梁先生的意见，以为：“这段据《粤小记》及采访册参修的短短的记载，是极值得重视的。我们目前虽得不到《粤小记》及采访册，但我们从这段记载里，已经看出这个流之民间见之著作的《九命奇冤》的本事的核心。这段记载里所说的黄香石，（有诗名，世称与谭康侯农部张南山太守为粤东三子。）即先祖母周太夫人的外祖父。凌氏既有后人给他们的先人辨诬，则凌贵兴之为实有其人可知；再从另一方面看，七尸八命这一件大命案，为实有其事可知，梁天来之为实有其人又可知。而今问题只在这里：世传梁天来七尸八命事，都认为凌贵兴所为，而凌子汉亭有友名苏珥者为赋其诗，叹人情之险恶，对此事极力认为是给人家所陷害，凌后人复有辨诬之举，这自然是片面之辞。但文献不足证，且年代久远，则我们对这一件大命案的案情之是非曲直一点，自应以疑传疑为是。”我对于梁先生的意见，是完全同意的。现在，我对《九命奇冤》的本事这一个问题，暂时得到一个结论如下：

《九命奇冤》的本事，据同治《番禺县志》的记载，梁天来七尸八命事是有的。（方志中未提及刖死张凤事，按加张凤才是九命。）凌贵兴这人也是有的。惟此案世传为凌贵兴所为，而凌子有友为其赋诗辨诬，凌后人也有辨诬之举，此固有为亲者洗脱罪名

的嫌疑，但凌贵兴方面是否另有他的冤情，则不可知罢了。吾于世所传梁天来叩阍上控，清世宗为此案特派钦差大臣来广东查办等情节，都不见于官书及所记人物的家传，这些，大概都是后人附加的了。

载天津《益世报：史学》，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

《九命奇冤》凶犯穿腮七档案之发现（节录）

罗尔纲

我这一段大胆意见（编者按：此指上文末一段结论），最近，居然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所藏的乾隆朝的档案里找出新的史料，给我证实一部分了。

我发现的史料共两件，一件是乾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署理广东巡抚鄂尔泰的题本（按这时鄂尔泰以两广总督署理广东巡抚），一件是乾隆二年十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徐本的题本。这两件题本，都是奏陈审结广州府南海县强盗穿腮七打劫顺德县黑江乡民蔡绘郡案而旁及打劫梁天来家烟死多命等案事的。（中略）按欧苏记打劫梁天来家的凶犯为匪党穿腮七等，匪党行凶的情形为用火攻致烟死多命，此点与档案所记全同（《九命奇冤》则改穿腮七为林大有，而事实则全同）。鄂尔泰的题本奏道：

> 兹据广东按察使司按察使王恕将续获逸盗穿腮七即何信夔审明，拟招于梁天来案详解前来，臣随吊唤该犯亲加研讯，据将本案所找入伙，上盗分赃各情形悉与先获罗维公等原招吻合，

其为本案正盗无疑。穿腮七即何信夔，合依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律应拟斩立决。该犯又认行劫顺德县民董卓德及番禺县民梁天来家高要县黎圣兼等客船连本案共四次，诚为法所难宥。查黎圣兼案先经臣核审具题，董卓德案现经审明，彼二案与本案该犯均系听找入伙，并未下手伤人，惟梁天来案该犯下手放火烟死多命，经臣审拟斩枭刺字，现在另疏具题，应请归于梁天来案从重归结。

按鄂尔泰题本已残，只存末两页，其全文已略如上录。惟徐本的题本完整无缺，鄂尔泰所奏各情节均可考见于徐本的提本，因徐本所题，乃先录鄂尔泰原奏情节，而后近以九卿会议定拟上奏请旨。但徐本的题本原文太长，不能尽录，在这里，我们只好择要节录出来。如记高要县关称道：

高要县关称：穿腮七即何信夔一犯，业奉批行将该犯移解番禺县归于梁天来案内从重审结。兹敝县黎圣兼一案，业已审明将穿腮七拟斩立决，并声明行劫黎圣兼蔡绘郡董卓德三案，俱非该犯为首，亦未下手伤人。惟行劫梁天来一案，该犯下手放火，烟死多人。罪情重大，应于彼案审明刺字从重归结。现在缮招具详并将该犯移解番禺县归案审解在案，合就移知等因。

记番禺县审问穿腮七的供词道：

准番禺县关称：吊出盗犯穿腮七即何信夔，查照移来原招当堂审讯，问："穿腮七即何信夔，你是那里人？今年多少岁？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五夜打劫顺德县黑江乡民蔡绘郡家同党共有多少人？谁人为首起意找党？谁做窝家线跻？在何处商量聚会？各拿甚么器械？谁人把风？谁人入室？劫得赃物多少？在何处俵分？你名下分得多少？如今赃械现在何处？你从前劫过人家几次？有无妻室子女财产并同居父兄伯叔弟郎知情分赃？逐一从实供来！"供："小的是南海县石龙村人，今年四十四岁。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五夜打劫顺德县黑江乡蔡绘郡家，小的是罗维公找去的（纲按：下叙劫蔡绘郡家及分赃情形事，从略）小的前于雍正元年九月初四夜同卖柴三们劫过顺德县黑江村董卓德家一次，并未下手伤人。雍正五年九月初三夜又同许万昌们劫过番禺县潭村梁天来家一次，系小的动手放火烧烟。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夜，又在高要县三榕河下劫过黎圣兼们客船一次，并未有下手伤人。连本案共四次，余外并无别劫案。小的父母都已死了，没有妻室子女田产。也没有同居伯叔弟兄知情分赃是实。”又问：“你行劫蔡绘郡家之后，又连劫梁天来黎圣兼二案，一向游往何处？在谁人家窝藏歇宿？再实供来！”又供：“小的打劫蔡绘郡家后，差人四处访缉，小的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一日，走到番禺县慕德里司横潞村平日熟识的谢世名家躲避，就于九月初三日夜去打劫梁天来弟兄家。劫后逃往广西地方与人挑担度活，夜里在坊店或在冷庙内歇宿，并无人家窝藏。至雍正十一年九月内，回至黄连地方，想寻熟识人借贷，遇着陈亚掉找小的入伙，在三榕河下劫过黎圣兼们客船后，就逃往鹤山恩平开平各处替人挑担度活，都系在荒岗古庙歇宿，并无窝家。上年二月在古劳地方闲荡，见有两个人来盘问打劫三榕河下客船的事，小的慌忙要走，就被他们拿获的。”

最后，便是九卿会奏，道：

查该署抚既称“穿腮七即何信夔，又认劫董卓德家梁天来家及黎圣兼等客船连本案共为四次，诚法所难宥。黎圣兼董卓德二案并本案，审明该犯系听找入伙，并未下手伤人，惟梁天来案该犯放火烟死多命，经臣审拟斩枭另疏具题”等语，应如该署抚所题，穿腮七即何信夔，合依强盗已行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律应拟斩立决，不准援赦，归于行劫梁天来案内从重正法，仍于各案行劫处所张挂告谕众知之。其黎圣兼之案，先经臣部

题结，董卓德梁天来之案，臣部现在另疏核题。

刑部此奏既上，乾隆二年十月十六日奉旨依议。我们从上录署理广东巡抚鄂尔泰及刑部尚书徐本这两封题本看起来，可以证实《九命奇冤》所根据的梁天来兄弟家的大命案的事是确实有的。打劫梁家的凶犯为匪党穿腮七等，匪党行凶是用火熏攻，致烟死多命，都是确有其事的。据番禺县审问穿腮七的供词，穿腮七的姓名为何信夔，他是南海县石龙村人。他在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五夜打劫顺德县黑江乡民蔡绘郡家后，因差人四处访缉，在雍正五年九月初一日，走到番禺县幕德里司横滘村平日熟识的谢世名家躲避，就在九月初三日夜同许万昌们去打劫潭村梁天来兄弟家，他自认是他动手放火烧烟，攻劫梁家。他在打劫梁天来兄弟家后，雍正十一年九月又听人找入伙，在三榕河下劫黎圣兼等客船。后来到乾隆元年二月，才在古劳地方被捕供出前情。据此，我们可以考见梁天来家被劫的日期为雍正五年九月初三日，穿腮七是同许万昌们合伙前往打劫梁天来家的。匪党的姓名，在徐本的题本中，除穿腮七及许万昌两人外，还有梁连义一人。九卿会奏引前事道：

> 据署理广东巡抚印务傅泰疏称，于雍正七年八月内组获逸盗梁连义到案，将梁连义归于行劫梁天来案内拟以斩决具题。亦经臣部等衙门议复，将法所难宥之梁连义归于梁天来案内正法。

按欧苏的《云开雪恨》记此案"起于雍正丁未九月，至辛亥五月始得昭雪"。又称当日结案定罪是："斩穿腮七等八人，绞凌聚三等四人，军三人，流五人，徒凌翰宰邝介灵等十二人，枷杖不可计数。"雍正丁未即雍正五年，辛亥即

九年，欧氏称此案起于雍正五年九月，是不错的。至称此案到雍正九年才得昭雪，似亦可信。因为至雍正七年八月署理东广巡抚傅泰任内，才缉获逸盗梁连义到案，拟归于行劫梁天来案内正法，往返奏议，至雍正九年始定谳。又据这封刑部题本所记梁连义被拿获于雍正七年八月，其后归案正法，而动手放火打劫的凶犯穿腮七则直到乾隆元年二月才被拿获，经署理广东巡抚鄂尔泰拟斩立决，乾隆二年十月才奉旨依议，归案正法，则凶犯的破获正法，乃时有先后，并非同时破获，同时定案，此读欧氏记时所应注意者也。上面所述，都是从这两封题本内所考见的事实。惟梁天来案世传为凌贵兴主使，《九命奇冤》即据此铺叙，而两封题本内所记穿腮七打劫梁天来家事，却无只字涉及凌贵兴。但这两封题本都是专为题奏审结穿腮七打劫蔡绘郡一案事的，在此两封题本内，对梁天来案不过因案情有关而旁及，所以我们还不能据此来推翻传说。据这两封题本所记，署理广东巡抚鄂尔泰及刑部尚书徐本，在那两封题本中，必有详细的口供可以给我们考证，来解决这个问题。又据刑部题本，知雍正七年还有署理广东巡抚傅泰审结梁连义归于行劫梁天来案内拟斩决的题本，而在雍正五、六、七三年间，石礼哈与傅泰两人巡抚任内，必还有关于梁天来案的题本可知。现在，专为题奏审结穿腮七打劫蔡绘郡家的题本已经发现，而雍正乾隆两朝档案，还存在北京大学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等处，将来必有陆续发现的一天，给我们来解决《九命奇冤》本事梁天来大命案是否凌贵兴的主使这一个最后的问题。

载天津《益世报：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

评介文章篇目

批评《九命奇冤》　　正厂

载《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

评《九命奇冤》　　许君远

载《晨报副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至九日。

《警富新书》与《九命奇冤》　　李饶

载《大晚报》，一九三六年间。

九命奇冤
吴趼人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燕赵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石家庄市中原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　7.75印张　2插页　165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330·13　定价：1.35元

装帧设计：杜之逵

书号：10330·13
定价： 1.35 元